皇清經解

ニ仁12
478
95

仁
478
.95

尚書集注音疏

學海堂
吳江徵君聲著

大誓上第六十一〔注〕太誓上中下三篇孔氏古文亦有之不在二十四篇逸書之數者以當時列于學官博士所課不曰之爲逸書也今亡〔疏〕知孔氏古文有此三篇者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劉向別錄則云五十八篇案伏生書二十八篇般庚出二篇爲三十加逸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四加大誓三篇則五十七別錄依古文顧命分出康王之誥故五十八若無太誓三篇不符其數故知古文亦有之也今文本有此三篇而古文亦有故云亦也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七略亦云然是當時太誓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也自東晉別有僞作而是篇遂爲所奪以至于亡今采入其遺文各不聯屬不可排次約略錄之十不存一故曰今亡

周書一

維三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注)鄭康成曰四月
周四月也發周武王也卒父業故稱太子孟津地名聲謂畢星
名西方宿也畢爲天网主网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
于畢求天助也　宿息(疏)經文見尚書大傳及詩思文正義鄭注
柚反(疏)四月經之注見詩思文正義云四月周四月也者太誓敘云一
乃此月至太子大傳注也惟孟津地名句
月戊午師渡孟津史記周本紀則云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
是建子之月在商爲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
是周月故以此四月爲周四月謂建卯之月也然則太誓所紀皆
卒父業故稱太子者埠誓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是武王名
發也周本紀云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是
太子之稱爲卒父業故也詩文王有聲敘云武王能廣文王之
聲卒其伐功也是武王卒父業之明文也周本紀注引馬融注
曰畢文王墓地名案經言上祭則所祭者在上非祭文王墓矣
故不用馬注而以畢爲星名西方白虎宿有畢星是也後漢書
蘇竟傳延岑護軍鄧仲況擁兵據南陽陰縣爲寇劉龔爲其謀
主竟以書曉龔其書有云畢爲天网主网羅無道之君故武王
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是正說此經之事故用其說以說
毛詩大東傳云畢所以掩兔也釋天云濁謂之畢孫炎注云掩

兔之畢或呼爲濁因名星然則星之所以名畢正取施于兔网故
云畢爲天网又史記天官書云畢曰畢車說文网部云畢田网也

周公曰都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注)格當爲假假言至言
也(疏)此經及下條並引見周禮太祝疏蓋是篇唐初猶在賈公
彥孔穎達顏師古司馬貞諸人皆及見之其所倫引皆可
信者故從宋之案太祝疏云太誓云周公曰都悉哉予聞古先
哲王之格言以下太子發拜首稽首據有以下二字則所引之
文上下不聯屬中必別有文詞矣今不可攷見姑分其文爲二
條空一格而錄之可也今以此二條文在此者據下條稱太子
是未稱王之時自當在白魚入舟之前而此條又在其上詳亂
經文白乃告司徒云云以下至白魚入舟文似一貫不可羼入
它文故以此二條列于乃告司徒之上孟津之上之下而未知
其于上下文何相承接否姑皆空一格以次之以後雜采諸文
若不聯屬輒仿此空一格馬注云格當爲假者凡尚書假字唐
人輒改作格此據賈公彥引作格推其原文當爲假矣今原文
不可攷疑事毋質故不直改作假但見其證于
注而以說文人部云假至也故云格言至言也　太子發拜手
稽首(疏)上疏已具詳　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凡齊栗信哉齊
皆反(注)司徒司馬司空三公官也馬融曰諸凡諸受符節有司也

（疏）此經見周本紀及尚書大傳大傳無齊栗字信哉作允才古才哉字通元哉之誼未聞故從周本紀文注云司徒司馬司空三公官也者大傳引此經并傳傳曰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是伏生錄舊說如此則是古經師之誼也故從之以為說馬注見周本紀注　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功畢力賞罰以定厥功于先祖之遺家與師（家徐醉反注）（俗通作遂）（注）左右助也言我無所知惟以先祖之臣助我小子以定所受于先公之功也畢或為必力或作立（疏）此經并見尚書大傳及周本紀二文略有異同大傳以先祖下有先父字先公下無功字又無家與師三字茲則從本紀文本紀無產看字小子在予字下又無于先祖之遺五字茲則從大傳文注云產者助也者誼具答繇謨疏云畢或為必力或作立茲擇長而從爾存其異字于注師尚父左杖黃戊右把白旄以號曰蒼蒼兕兕總爾衆庶與尒舟楫後至者斬父方武反杖直尚反戊于伐反（俗作鉞音誼皆別兕）（注）鄭康成曰師尚父文王于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大師號曰尚父尊之號令之軍濛重者聲謂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杖持戊斧把握也馬融曰白旄聲牛尾蒼兕主舟楫官名或說蒼兕者水中之獸也時出浮揚一身九頭善覆人船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欲令急渡不急渡蒼兕害女（磻百禾反令之力信反欲令力仁反）（疏）此經見史記齊世家索隱以為今文尚書太誓以號曰齊世家實作以誓曰據周本紀作號曰而禮駟引鄭注有號字之誼則太誓實作號可知故從號鄭注見詩大明正義及周本紀注尚書中候謀云文王作酆酆人一朝扶老至者八十萬戶至磻谿之水呂尚釣崖王下趍拜曰望公七年矣齊世家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西伯出獵遇太公于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故云師尚父文王于磻谿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為太師也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子云號曰尚父尊之者毛詩大明傳云尚父可尚可父是尚父為尊之之號也是號令相類故云號令之令發號也說文人部云令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者劉向別錄文也見齊世家注云杖持戊斧把握也者說文木部戊

部手部支也馬注見堋誓釋文及齊世家索隱云蒼兕主舟楫官名者以云總尒衆庶與尒身楫故以爲主舟楫之官也或說云云出王充論衡是應篇其說與馬異蓋今文家說也雖近于怪異姑存之以廣異聞可也　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祭羣公咸曰休哉跪去詭反涘鉏史反祭力召反或作燎則別矣注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鄭康成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與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俾王應天命定號也涘厓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聲謂跪拜也祭柴祭天也（疏）此經見詩思文正義及後漢書杜篤傳注馬注見周本紀注禮記檀弓云殷人尚白故云白者殷家之正色鄭注見詩思文正義云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者謂徵子箕子比干三仁尚在也據周本紀先記白魚入舟火流爲烏之瑞乃後說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師歸居二年間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于是武王徧告諸侯乃東伐紂是觀兵之時三仁猶在也云得白魚之瑞即變俾王應天命定號也者鄭以中候我應說文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旦俾太子河洛復告遭朕備王而此經升舟俾太子白魚入舟之下即云王跪取故以爲得魚即俾王也緯書之言雖未可深信顧與此經適相符合是可據以爲說矣釋地云涘爲厓故云涘厓也云燔魚以祭變禮也者祭天之禮本用特牛茲因受瑞而報祭即以所得之魚爲牲是權時之禮故云變禮云跪拜也祭柴祭天也名說文足部火部文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爲雕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雕鷲鳥也明武王能修紂魄然安定意也鄭康成曰五日祭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雕當爲雅雅烏也祭後五日而有火爲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色穀紀后稷之德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

誅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斛麥也詩曰貽我來斛鶩
利反數色主反雅衣家反烏盧都反假移嫁反牟莫浮反（疏）此經及鄭注見詩思文正義馬注見周本紀注及索隱云雕鶩烏也者謂猛鷙疾擊之烏象王者誅伐不誰故云明武王能伐紂云皞然安定意也者解皞之誰爲安定若言誅紂則天下安定也鄭云五日祭後日數者謂燔魚以祭之明日爲一日數至六日也鄭以五日是天須夏紂五年之意一日當一年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踰年卽位爲八年至十二年伐紂是而五年至第六年乃爲須夏紂五年故知此是除祭日數爲五日也云王屋所在之舍上者時在師中未必有屋故以舍上解之謂軍行舍止之處或設車宮轅門或爲壇遷宮棘門者周禮掌舍職所云會同之舍是其上必張帷幕以爲屋王屋指謂此爾故鄭云所在之舍上馬云王所居屋蓋亦謂是但未見舍止之意不如鄭誼明確也云雕當爲雅雅烏也者書大傳引此經云有火流于王屋色爲赤烏三足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亦引云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毛詩小弁傳云鵻卑居卑居雅烏也說文隹部云雅楚烏也一名鵻一名卑居秦謂之雅案秦故周地雅烏同物異名當時火流爲烏周人謂之雅爾雅與雕偏傍同容或譌誤故云雕當爲雅雅烏也引書說禮說者證天報武王之瑞實是烏非雕也鄭有明據故不從馬說其說優于馬矣書說者據詩思文正義謂是尚書緯旋機

斛及合符后之文禮說者禮緯也未聞其書名緯書皆謂之說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者何書也鄭答曰尚書緯也高爲注時在文网中嫌引秘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烏有孝名者說文云烏孝烏也象形詮象古文烏象古文烏省云穀紀后稷之德者詩正義引書說注云稷始農稼今烏銜穀故云紀之也云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者假暇夏殷皆同字多方云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注彼文云夏之言暇天顯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也是須假五年之說也云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者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踰年卽位爲八年至十一年是以時而三年矣云穀益斛麥也者據禮說言穀芒又言王命曰牟牟卽斛之省文斛是穀之多芒者又思文詩云詒我來斛故以穀爲斛麥且引思文詩以證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見爻宴反）（注）茂勉也天見此瑞以勸詩所謂上帝臨女也恐恃之言天命不可恃當敬承之非所當喜茂或爲復（疏）此經見尚書大傳注茂勉釋詁文云詩所謂上帝臨女也者所謂大明篇文也鄭箋彼詩云臨視也女女武王也天護視女伐紂必克則詩意是言天助武王與此勸武王同意故引以爲況云茂或爲復者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

引云周公曰復　正叶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無窮丕天
哉復哉是也　之大律注叶攻也鄭康成曰丕大也律濩也〔疏〕漢書郊祀志下
太誓曰正叶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又平當傳當
上書引書云正叶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于亡窮二文所引
上三句同而末句則異蓋皆太誓之文實一文而引者節之有
互異尒此經當倣有其異文故并合而錄之注云叶攻也者說
文卜部云叶讀與稽同則叶稽古今字易履上九云視履攻詳
虞觶注云攻稽也此經兩見引于漢書者實皆作稽茲特从古
作叶爾故云叶攻也鄭注見後漢書班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
彪子固附傳注丕大律濩竝釋詁文　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云云然則周公書其即大傳所引周公
誥于王王動色變〔疏〕攻知此經見周禮太祝疏所倣周公書今無從
日茂哉茂哉云云與抑或不止是茂哉云云也據漢書所引正
叶古云云頗近似周公書之言雖未敢謂必是亦未可謂必非
始與正叶古云云炎茂哉云云之下而以此文又承其下而各
空一格以別之庶不蹈于勉强幸合之咎也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
同詞皆曰受可伐矣王曰尒未知天命未可伐維丙午王還師

前師乃鼓柎譟師乃柎前歌後舞極于上天三地咸曰攻攻無
怠天將有立父母舉之有政有居〔柎方庾反誤色到反〕〔柎土匊反三古文下〕〔注〕天命
武王須夏紂五年時猶未也故曰未可伐鼓擊也大傳柎爲鼓
依字當爲柎柎形如小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咎繇謨曰博柎
是也譟讙也柎者伏兵刃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柎柎或爲
愆鄭康成曰愆喜也衆大喜前歌後舞也聲謂極至也至于上
天下地讙呼之聲徹上下也衆皆勸勉武王毋解怠天將有立
聖意者爲民父母民賴有善政得有安尻〔鼓方庾反著之若反
愆土匊反解居隘反〕〔疏〕馬融書敘稱太誓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
詞詩閟宮正義云太誓說十一年觀兵孟津之時八百諸侯
皆曰受可伐王曰尒未知天意未可伐尚書大傳云維丙午王
還師前師乃鼓譟師乃柎前歌後舞詩大明正義引太誓曰
師乃鼓譟前歌後舞假于上天下地咸曰攻攻無怠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
義云太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攻攻無怠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

有政有居此經集合諸文而錄之大傳維丙午云云雖不傳書
曰據鄭注周禮引書曰前師乃鼓鼛譟說文手部引周書曰師
乃揖則大傳所云是太誓文矣史記曰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
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據此則未可伐下當接維
丙午還師云云也注云天命武王須夏紂五年時猶未也者說
其前疏說文支部云鼓擊也故云鼓擊也云大傳揖為鼛依
字當為揖者鼛揖皆以付為聲大傳云前師乃鼓鼛譟者蓋晚
近俗學以揖是鼓類因變文从鼓而為鼛爾說文無鼛字則作
揖為是故云當為揖云揖形如小鼓以韋為之箸之以楝者鄭
注周禮太師職及禮記明堂位皆云然其說本諸伏生書大傳
其由來舊矣引咎繇謨者據鄭注咎繇謨亦云搏揖以韋為之
裝之以楝形如小鼓則彼云搏揖正與此鼓揖同故引以證此
鼛字當為揖也周禮大司馬職云車徒皆譟鄭注云譟讙也且
引此經以證茲云譟讙也用鄭君周禮注誼也云揖者伏兵刃
以習擊刺也詩曰左旋右抽者說文手部文詩曰者鄭風清人
詩也今毛詩作左旋右抽蓋三家詩有作左旋右揖者說文所
傳引也云揖或為愐者說文心部云愐說也鄭云愐與揖雖異字
說文異訓伏孔一家其誼均是故並取之極至釋詁文云天將有立
聖德者為民父母民賴有善政得有安尼者鄭箋鴻雁詩序引
此大誓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尼彼正義申之云言天將有立

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尼案詩正義悉宗
諸此條必得鄭指故取其說而改潤用之○據正義謂此太誓
上篇是觀兵時事中下二篇是伐紂時事此與上
諸條尋繹其文則皆觀兵時事也茲錄為上篇

太誓中第六十二疏太誓篇并雜采傳記諸子所引太誓而太誓亡
逸者傳于其後亦皆不聯約略詮次區為中下二篇云

周書二

司馬在前注肅曰司馬太公也疏此經及王肅注並見詩大明
正義遍周書克殷解云武王
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然則為司馬注 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
而尼前者當是太公故用肅注
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世毀況委反注壞古外反馬融曰動逆天地人
也離遏其王父母弟遏古文逖注遠也鄭康成曰王父母弟祖父
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
淫聲用變亂正聲以說婦人故今台發維龔行天罰勗哉夫子

斷多管反台弋注勗勉也鄭康成曰夫子丈夫之儕不可再之反說余薛反注最勉也鄭康成曰夫子丈夫之儕不可再

不可三言注再更舉也更舉則通前觀兵爲三矣故曰不可再不

可三言今必誅紂觀古疏自今殷王紂以下至此皆周本紀文玩反疏今采入此經者彼本紀上文明言武

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下即接此文知此是太誓之注也則其文爲太

采集馬鄭注以爲注馬鄭注則故是太誓之注也則其文爲太

誓無疑矣又漢書谷永傳引書曰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

天顏師古注以爲今文太誓舉一以反三則餘文從同益可知

矣馬融注凡三條竝見周本紀注三正者天地人之正道故馬

云勤通天地人也邊遠釋詁文王父母弟即從父昆弟與己同

稱者故鄭云祖父母之族云必言毋弟舉親者言之也者謂不

曰從父昆弟而曰王父母弟是欲以毋弟見其親也晉勉亦釋

詁文周本紀實作勉哉夫子茲易爲晉者蓋史記錄尚書輒用

訓詁代經文字故作勉爾據毋誓篇有四晉字史記錄之皆作

勉則此文史記作勉其在太誓原文必實作晉可知矣說文夫

部云夫丈夫也馬融注論語學而云子者男子之通稱故鄭云

夫子丈夫之儕云再更舉也蓋此時已是再舉故此後更舉通前觀兵爲二矣爲此解者欲見經言不可三

即是不可再之意

兩句意實一貫也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閹

國政而無益于羣者役在上位而不耐進即者逐與爰御反即古文以爲賢

字疏此經見劉向說苑第二

馬在前以下皆太誓遺文以爲賢

之馬鄭皆爲之注自東晉爲

眼人遂翕然信奉以爲孔壁古文出別有太誓三篇世無其正

以故浸微而至于亡今采撫世共遺文止此而已未知得有什

之一二否于是以意定之約分爲上中二篇將更以傳記諸子

所引者補于其後焉觀其遺文記火流殼至之事且無諸傳記

所引之語故馬融雖爲之注不能無疑今姑備錄焉說而辯之

于左馬融書敘曰太誓後得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及火復于上至于王屋流爲雄

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入于王舟燕喜之禮不語中乎又春秋引太

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太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

祥戎商必克孟子引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

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太誓曰予克

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

良今之太誓皆無此語吾見

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

聲辯之曰案融之意以太誓

伏生之尚書大傳乎太誓維

既引其文矣其所以不傳者

徵君尚書集注音疏

八篇之外不能記憶其全故爾大傳引九共曰予辨下土使民乎平使民無敖引帝告曰施章乃服明上下能述其片語而不傳其全文是其不能記憶之明驗也然則太誓雖不出于伏生不得謂非秦火以前伏生所藏財桑之舊文矣且漢書藝文志云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計伏生書二十八篇三分般庚則爲三十加孔氏多出之二十四篇才五十四加太誓則不符其數又李顒集注尚書于此太誓三篇適五十七無太誓則不符其數又李顒集注尚書于此太誓輒引孔安國曰則孔氏古文亦有此篇安國且作傳矣而兩漢諸儒備見今文古文者未嘗疑太誓有今古文之異然則今文太誓同乎古文又可知矣融獨以其後得而疑之則五十四篇惡在其可信耶若其所傳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則婁敬說高帝嘗言之矣司馬子長亦錄其文于本紀矣不既信而有徵乎又若火流爲雕以穀俱來斯乃符命之應僞竈書馬圖之屬也孔子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論語記孔子之言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然則符瑞之徵聖人且覬幸遇之而乃以火流穀至爲神怪謂爲子所不語豈通論乎且思文之詩爲誕妄乎不然詩則信之書則疑之進退皆無據矣融又以書傳所引太誓甚多而疑此太誓皆無有聲又案湯誓篇傳曰伏生既又出諸孔壁今文古文若合符節而子小子履敢用元牡云云載于墨子兼愛篇而湯誓未有其文故孔安國注論語堯曰篇不敢質言湯誓之文而云聖子引湯誓其詞若此又墨子尚賢篇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勠力同心以治天下而湯誓中亦無之然而謂湯誓爲僞書則不可以此相況太誓亦猶是爾夫復奚疑哉不獨此也大傳引般庚曰若惪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引無逸曰嗚呼天子爵今般庚無逸具在而皆無是言經與傳俱出于伏生不應傳述其文浮反遺其語然則伏生既傳之後歐陽夏侯遞有師承猶不能無闕逸況太誓經焚書之餘百年而出反怪其有遺逸耶且夫傳記諸書夫人而見之矣苟欲僞造必不敢張空拳以自吐其胸臆并不敢出神奇以駭人之觀聽直將摭拾典籍以糞補綴依據詆理以爲干城以求雖陋曲其欺于後世如彼僞孔氏之所爲矣安肯故留此間隙以滋後人之議哉蓋惟當時實有其事爲奚官據事直書而無所顧忌故有火流穀至之文逮其後遺文殘闕傳之者謹守殘編而不敢補緝故無諸傳記所引之語斯何足怪乎李長之說吾不謂然故爲此辯

紂夷居不肎事上帝鬼神棄毀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毋僇其務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居君御反肎可等反僇力反縱子用反注夷居倨嫚也僇讀爲勠力之勠言已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疏自此以下雜采傳記及諸子所引皆漢學

官之太誓所無者今以意次其先後而附錄焉亦各不聯屬皆
至格以此之此條則三見引于墨子而字多互異爾墨子非命
上篇云于太誓曰紂夷居不肎事上帝鬼神禍厥先神禔不祀
乃曰吾民有命無廖僤務屑天亦縱之棄而弗葆又非命中篇云
先王之書泰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而不肎事上帝棄厥先
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天不亦棄縱而不葆又天
志中篇云大明之道曰紂越厥夷居不肎事上帝棄厥先神祇
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僤務天下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察蓋墨
子之道爲孟子所譏其書遂浸微故至今而字多譌姓故同一
文而每引輒異今合是三引各擇其誼理明順者而从錄之注
云夷居倨嫚也者說文人部云倨不遜也又尸部云居蹲也又
凡部云尻處也然則三字各異而此文夷居當解爲蹲居而乃
云倨嫚者蓋蹲居即倨嫚之狀誼實相近其字亦通史記酈生
列傳云不宜倨見又張耳列傳云高祖箕倨詈漢書作箕踞罵詈踞即居字通矣此文若解
爲蹲居則是居與倨字通矣此文若解
則言其心性心性則有常者也據言不肎事上帝鬼神則倨嫚
之解爲允當矣云僇者說文人部云僇辱行僇也力部云勠并力也又戈部云戮殺也三字誼各異而古者
輒假借通用之成十三年左傳云勠力同心孔氏正義本作戮
力陸氏釋文所據本則作勠力又史記項羽本紀云將戮力而
攻秦漢書項籍傳作勠力是勠戮字通而禮記大學云辟則爲

天下僇矣史記孫甘誓湯誓之文奴戮作弟僇是皆以僇爲戮
然則亦可以僇爲勠矣此文僇字必解爲勠力乃與其務文相
近矣云毋爲勠力于鬼神之務者解其務爲鬼神之務也必爲
是解者墨子明鬼篇云古者聖王必與鬼神爲其務又云今執
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此非命天志引書
之意與明鬼篇大指略同且承不肎事上帝鬼神不祀先神祇
之文下而云毋僇其務自是謂毋僇力于鬼神之務也引墨子者非命中篇文是墨子說太誓之意　小人見姦
巧乃聞不言也發辟鈞注墨子曰此言見淫辟不以吉者其皇
亦猶淫辟者也辟由益反疏注墨子尚同下篇引太誓之言然且說其
同也言知姦巧之情而匿不以告比事發覺則　紂有億兆夷
其皇與彼姦巧者同故云其皇亦猶淫辟者也　人
人亦有離悳余有亂十人同心同悳悳衣注十萬曰億十億曰
兆一說萬萬曰悳萬悳曰兆夷人平民也余我亂治也十人謂
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天散宜生南宮括名上照反
天衣小反又一昭二十四年左傳引太誓文如此注云十萬
畜反散色但反疏注悳十億曰兆者十萬曰悳說文心部文國

語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兆民以百千萬推之則億兆亦皆以十相乘是十萬爲億也云一說萬萬曰億萬億曰兆者毛詩豐年傳云數萬至萬曰億鄭注禮記內則云萬億曰兆億之數有異說者韋昭注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今人乃以萬萬爲億是舊有此二種之數故先儒說有不同于此經當兼是二說誼乃完備釋詁云夷平也億兆是民數故云夷平民也杜預注左傳乃以夷爲叛治益釋詁文云十人謂文母之安得有四夷杜解非也余我亂治益釋詁文云十人謂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者論語泰伯篇引武王曰予有亂十人即此文也彼文既引此而又記孔子之言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故馬鄭注彼文皆以文母備十人之數茲即用彼注以爲注案毛詩敘云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左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則文母之內治所以左文王治理周家者至矣故云子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然則古論語本無臣字子惠子曰古文論語左傳皆無臣字故馬鄭皆以文母與十人之數皆人無識人爲邑姜夫之甚矣　天眡自我民眡天聽自我民聽

注趙岐曰自从也言天之眡聽从人所欲也疏孟子萬章篇引太誓文如此注趙岐曰者即用孟子注也

國語周語及鄭語亦再引太誓文同韋昭注國語云今周書太誓無此言其散亡乎杜預注左傳亦云今尚書無此文案此文與孟子所引天眡自我民眡云云語意一貫文當相屬然終不敢必今以此二文相次比而姑空一格以區之　朕寱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寱莫朋反俗作夢乃別爲一字注韋昭曰朕武王自謂也叶合也襲亦合也休美也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兵也言武王寱與卜合又合美善之祥以兵伐殷當必克之見夷反疏國語宴

周語單襄公引太誓文如此注韋昭曰者即用國語注也叶之訓和襲訓爲重故皆爲合也休美釋文禮記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故云祥福之先見者也戎商循中庸言戎衣鄭注中庸云戎兵也衣讀如殷齊人言殷聲如衣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韋于此注云戎兵也以兵伐殷與鄭注中庸義同

于西土注墨子曰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厶也作私則別矣疏墨子兼愛下篇引太誓文而說其誼云茲從宋經文即用其說以爲注　子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辠紂克予非朕

文考有皇惟予小子無良（注）鄭康成曰克勝也非予武非我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皇則言有惠也無良無功善也（疏）禮記坊記篇引太誓文如此鄭注以爲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詞今太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注鄭康成曰者卽坊記注也克勝釋詁文太誓下第六十三疏凡四條皆似在誅紂之後故緝以爲下篇

周書三

惡乎君子而有顯惠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惡威都反其行下注墨子曰孟反喪色宕反）

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發以非之（疏）墨子非命下篇云太誓之言也于去發曰惡乎君子云云且說其誼曰昔有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所云云去發不可攷以其備太誓之言故錄之且引其說以爲注共日有字疑誤以意改爲昔者紂

獨夫紂（注）紂殘虐衆叛親離故曰獨夫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獨夫猶一夫也（疏）荀子議兵篇引太誓文止此一句姊亦錄之注引孟子曰者梁惠王下篇文也彼文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對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未聞弑君則孟子所云一夫正指謂紂故引以證

惠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疏）管子法禁篇引太誓文如論語稱武王曰予有亂十人則左傳所引是武王誓師之言此言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此與左傳所引相似然據且有臣三千與有亂十人不同自是兩文故以分列于中下二篇焉案孟子盡心篇稱武王伐殷虎賁三千人則此有臣三千謂虎賁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疆與彊同）（注）趙岐曰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雍雍揚也侵紂之疆畔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歡比于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惠優前代也

此似當在太誓篇終今以列于下篇之末注趙岐曰者卽孟子注也云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雍雍揚也者毛詩大明篇云雍揚如

摧之飛揚也云民有簞食壺漿之歡者破孟子上文言其君子實元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其下乃引此經以證故趙是云然

坰誓第六十四

周書四　尙書十

時甲子昧爽〔注〕昧爽旦明也鄭康成說以詩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疏〕昧爽旦明也者說文日部文昧闇也爽明也由闇而明之時故曰旦明也鄭注引詩者大明篇文案鄭箋大明詩云肆故今也會合也以天期以至兵甲之彊師帥之武故今伐殷合兵以清明書坰誓曰時甲子昧爽云云蓋鄭以詩言清明即此經昧爽故箋詩引此經而于此亦引詩以證又案鄭注此經必先解昧爽之義乃後引詩以證但大明正義止爾鄭注坰誓引詩不具引鄭注今不得詳聞其注故不云鄭康成曰而變文言鄭康成說以詩曰云云若鄭注攻工記績人職鄭司農說以論語王朝至于商郊坰壄乃誓坰蒙六反正義本作曰繪事後素坰牧字別矣依說文作坰偽古文亦作坰〔注〕坰朝歌南七十里地鄭康成曰郊外曰壄將戰于郊故至坰壄而誓〔疏〕云坰朝歌南七十里地者說文土部文朝歌紂所都地名也鄭注見正義郊外曰壄壄古野字也案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茲云郊外曰壄者毛詩傳云坰遠野也又云郊外曰坰是郊外可通偁野矣杜子春注周禮載師職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鄭注君陳敘亦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坰在朝歌南七十里是在遠郊之內近郊外曰壄故鄭云郊外曰壄王左杖黃戉右秉白旄以麾麾許爲反從手靡聲俗書麻下爲毛非〔注〕秉執也麾指麾也〔疏〕秉執釋詁文說文手部云麾旌旗所以指麾也故云麾指麾也曰湯矣西土之人〔注〕湯遠也〔疏〕釋詁文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注〕天子有友諸侯之誼故偁友邦馬融曰冢大也〔疏〕周禮大宗伯職云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鄭注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誼且引此經以證茲云天子有友諸侯之誼故曰友邦用周禮鄭注誼也馬注見周本紀注冢大釋詁文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長中賞反〔注〕御治也治事之臣總曰徒以下亞次也眾也謂次于公之眾卿師氏中大夫也周禮屬地官凡軍旅

王舉則從蓋周先時本有是官周公因之者也鄭康成曰千夫長師衛也百夫長亦衛也下行嫁反從才用反衛色（疏）鄭箋思類反或肖作率亦作帥（疏）齊詩云御治也且引書越乃御事以詮故云御治也以御事爲治事之臣也案伏生書傳以太誓司徒司馬司空爲天子三公則此司徒司馬司空當與之同亦三公矣三公無職而云御事之臣總目司徒以下者蓋三公平時坐而論道無所職司今在軍中不無所治且司馬掌兵軍亦乃其所專司也故以御事爲總目司徒以下也亞亦釋言文亦衆釋詁文司徒司馬司空既是三公則亞亦是次于公者自是卿矣故云謂次于公之衆卿云師氏中大夫也周禮敎官之屬有師氏職云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亦王舉則從者師氏職中大夫一人敎官是地官也云凡軍亦王舉則從鄭注云舉猶行也茲但云軍亦者以祭祀之等與此經無當故節引其文以證王親自行軍則師氏從也云蓋周先時本有是官周公因之者也者周禮是後此周公攝政時所作而此經以有師氏官君行則從者其後周公作周禮有師氏官有王舉則從師氏從武王伐紂是周初本有之職是亦襲先時之制也鄭注見正義引周禮夏官敘官云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故鄭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亦帥皆下大夫故千一百之整數周禮又有百人爲卒今文王肅據之而以百夫長爲卒長其千夫長則以爲師帥不限定一千人之長乎肅誼非也　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人反正（注）八國皆戎蠻之國馬融曰羌去羊反髳莫包反纑洛乎反誼本或作盧茲从史記濮百木反（疏）云八國皆戎蠻之國者謂西戎南蠻也文十六年左傳云庸人帥羣蠻以伐楚則戎是南蠻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爲國用則蜀在西南後漢書西羌傳稱武王伐商羌髳率師會于牧野言羌髳則羌亦西戎矣微纑見立政篇彭則無聞此三國皆未詳其所在案周國于西而化行于南國則彼從于周者其爲西戎南蠻可知逸周書王會解正南之國有百濮又國語鄭語史伯曰未逃難于濮而蠻則濮亦南蠻國故知八國皆戎蠻也馬注見周本紀（疏）音扶反俗通作稱（注）再舉注再舉偏皆別也比平費反（疏）再舉也戈句子戟也比此相次比也干盾也矛酋矛修（疏）說文冓部云再并舉也故云再舉也俗通用偶爲再故釋反（疏）言云偶舉也是从俗而別也云戈句子戟也者鄭注考工冶氏云戈今句子戟也或謂之雞頭或謂之雞頸云比相次比也者說文比部文釋言云干捍也孫炎注云干盾所以自蔽扞

故云干盾也公羊昭二十五年傳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何休注云干盾也以朱飾盾周禮攻工記有酋矛夷矛此云矛酋矛不及夷矛者攻工記言車有六等之數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斯最崇矣夷矛三尋大長不與六等之數是兵車不建夷矛則此止是酋矛矣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維家之索牝步乙反晨食珍反从白注雞知時畜也當晨而鳴牝雞則否喻婦人無男事也索猶散也畜吸柚反疏雞部文云當晨而鳴者易說卦云巽爲雞九家注云應八風也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爲雞故雞知時而鳴也又春秋說題詞云雞剖而成雞二九順陽厭故雞知時而鳴也又春秋說題詞云雞爲積陽南方之象火陽精物炎上故陽出雞鳴以類感也云牝雞則否者漢書五行志云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爲雄冠距鳴將是化爲雄乃鳴牝雞不晨鳴也云喻婦人無男事也者漢書外戚傳班倢伃賦云悲晨婦之作戒兮張妾注云書云牝雞之晨維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茲用其誰云索猶散也者鄭注禮記檀弓誼也今商王紂惟婦言是用紂僞孔本作受史記傳曰紂有億兆夷人引見禮記曰子克紂又曰紂克子引見荀子曰獨夫紂引見管子曰紂有臣億萬人僞孔氏取以入其所爲之大誓悉改作受然則此文亦僞孔氏改作受爾史記作紂必是尚書本字茲故从紂注婦謂妲己也史記曰妲己之言是从妲多達反己吉里反佞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比而亡殷引史記者殷本紀文以證婦之謂妲己也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不荅僞孔氏作弗荅茲从史記荅多合反注鄭康成曰肆祀不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荅問也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聲謂迪進也言不登進之今文王爲任疏鄭注云肆祀名者見詩酌正義案酌詩云相子肆祀鄭箋云助我陳祭祀之饌是解肆爲陳與此不同者彼詩正義引此注而通解之云祭必肆之故言肆祀尚書指言紂之所棄故知祭名此言所助是其爲肆故不以爲祭名理亦相通也荅問也句見周本紀注不荅是謂置之不問故解荅爲問誓首以下見正義迪進釋詁文云言不登進之者史記云遺其王父母弟不用不登進即不用也云今文王爲任者蔡邕石經作任父母弟不迪任蓋字誤妬存其字于注而不用其誼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

邑遁百乎反長申賞反〔注〕遁亡崇尊也崇或爲宗宗亦尊也尊長逃亡之皐人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百姓爲姦宄于商國邑國也春秋傳曰紂爲天下逋逃主〔疏〕逋亡說文走部文宣十二年左傳云師叔楚之崇也謂楚之尊貴者故云崇尊也漢書谷永傳永對尚書問引此經作是宗是長故云崇或爲宗禮記檀弓云天下其孰能宗子鄭注云宗尊也茲承崇尊之訓故云宗亦尊也邑國說文邑部文商邑史記作商國故解邑爲國引春秋傳者昭七年左傳文也藏匿逋逃之皐人若爲其主人然傳所云爲天下逋逃主正此經崇長逋逃多皐之事故引以證焉今予發惟襲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注〕愆過也鄭康成曰玅整玅暇用兵之術玅火〔疏〕愆過釋言文舍人孫炎愆作譸釋言作譸从籀文愆愆過也鄭注見詩大明正義成十六年左傳欒鍼曰日臣之使于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玅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玅以暇是用兵貴整齊閒暇故云玅整玅暇解經止字玅整解齊字也夫子昜故〔注〕昜勉〔疏〕釋詁文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注〕六伐七伐衍字也鄭康成曰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疏〕行何剛反云六伐七伐衍字也者鄭注禮記樂記引此文云不過四伐五伐又曲禮正義及樂記正義引此經皆無六伐七伐字且鄭注此云多者五伐則不合有六伐七伐可見鄭本古文尚書實無六伐而曰爲衍字可也鄭注見禮記曲禮正義云伐謂擊刺也者擊用戈刺用矛也鄭注樂記云一擊一刺爲一伐案周禮大司馬職云徒三刺此言四伐五伐不同者彼是大閱此謂臨陳故有異也昜哉夫子尚桓桓桓威武貌〔疏〕注見周本紀注云桓桓威武貌者釋詁云桓桓桓茲从說文所引〔注〕鄭康成曰桓桓烈烈威也詩敍云桓桓武志也桓桓字通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如豺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貔貍兮反〔注〕鄭康成曰共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聲謂今文曰如虎如豹如豺如商歐陽喬說商猛獸也攫居縛反〔疏〕鄭注見曲禮丹宜反禮正義云商丹宜反說文豸部云貔豹屬出貉國字林云豹似虎貝文然則貔是豹之種類豹又爲虎類則貔亦虎類矣云

今文曰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
廣音義曰離與螭同文選西
也檢尚書二十八篇未有螭字歐陽何由有是說據史記如離
之文則必歐陽尚書作螭而爲是說歐陽書故是今文也若然
今文作螭茲引今文作离者說文螭與离自是兩字後學輒混
用螭以爲离字故史記音義及文選注皆作螭說文內部引歐
陽喬說离猶擒獸也即文選注所引歐陽尚書說是也字當以說
文爲正據說文虫部螭若龍而黃或曰無角曰螭則非此經所
云也茲故從离案漢書儒林傳歐陽氏無名喬者歐陽和伯之
曾孫名高爲博士緜是尚書有歐陽氏學歐陽喬當即歐陽高
喬高字相似音義又
俱相近而字可通也于商郊弗禦克奔以役西土禦偽孔本作
包承詔改尚書字遂于正義本改御爲近大謬矣釋文云御解爲迎衛
馬作禦案史記亦作禦據鄭注則鄭本亦作禦茲故从禦〔注〕于
往也坰在紂都近郊之外故言往商都鄭康成曰禦禦禦謂禦
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疏〕于往
鄭箋棫樸詩誼也云坰在紂都近郊之外故言往商郊者天子
之國五十里爲近郊坰去紂都七十里是在近郊之外矣言此
者以上文言至于商郊坰野下文言于商郊坰野乃是遠郊近郊之間通可云
特明此是指近郊上文商郊坰野傚坰即在郊而此又言于商郊故
也紂奔走商郊則戰時未至近郊此訓于爲往言
往商郊者蓋紂師既至坰野坰野逆戰故即戰于坰野此誓師之時
紂師未至武王本欲前進至近郊故言往商郊與敘文不相妨
也鄭于上文注云將戰于郊故至坰野而誓亦謂武王欲至近
郊而戰也鄭注見周本紀注云禦禦禦梁禦善也禦暴也者毛詩湯傳
云禦禦梁禦善是禦暴矣釋詁云殺克也公羊
隱元年傳云克之者何
殺之也故云克殺也　昜哉夫子尒所弗昜其于尒躬有戮注
鄭康成曰所言且也〔疏〕注見周本紀注云所言且也者所
且皆語詞故解所之爲言且也
武成弟六十五〔注〕孔是逸書二十二今亡鄭康成曰武成逸書
建武之際亡〔疏〕鄭注見正義建武者東漢光武皇帝年
號也建武之際亡然則鄭君不及見乎

周書五

維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
旁鋪光反霸鋪百反
俗作魄非其誼矣〔注〕一月斗柄初昏建子之月殷之十二月
在周爲正月也不言正月者時未改正朔故但以數紀言一月

也壬辰初二日也旁死霸也翼日明日也周鎬京也鎬禾槀反〔疏〕云一月斗柄二日爲旁死霸也翼日明日也周鎬京也鎬禾槀反〔疏〕云一月斗柄
月者謂北斗之柄于初昏時正指北仁子位是爲建子之月周正建子則以是月爲歲首知經言一月謂是月矣云殷之十二
月者商正建丑則建子之月是其十二月矣云不言正月者時
末改正朔故但以數紀言一月也者既是建子則是月爲正月
矣兹不言正月而言一月故決之云以未改正朔故也益改朔
必待既定天下之後此時猶未以建子之正朔頒于天下也云
壬辰初二日也者以下云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則二月庚
申朔也逆而推之是月月小則辛卯朔故壬辰爲初二日也云
旁死霸月徧體皆暗也者逸周書世俘解曰旁生霸既是月大盛滿之時則旁死霸自是
旁廣大月大時也旁生霸既是月大盛滿之時則旁死霸自是
徧體皆暗不可見之時矣云月三日爲哉生霸者禮記鄉飲酒
誼云月者三日則成霸又康誥哉生霸馬融注云謂月三日始
生兆朏名曰霸是也月三日爲生之始則二日爲死之極故云
故二日爲旁死霸也劉歆解旁爲傍謂死霸爲朔二日爲死之韋
反古誼其說非也釋言云翼明也故云翼日明日也文王有聲
詩云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則武王是時必自鎬京往
故云周鎬京也粵若來二月旁死霸粵五日甲子咸鐳商王紂〔注〕若猶

而也粵若來者于是而來也月晦爲死霸死霸朔也是月庚申
朔鐳殺也〔疏〕鄭注周禮旅師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則若與而
聲相近也又儀禮鄉飲酒禮云公如大夫入鄭注
讀如爲若隱七年左傳云歃如忘釋文引服虔注云如而也然
則若與如如與而而與若皆同誼故云若猶而也月明生爲生
霸則明盡爲死霸晦則明盡故云月晦爲死霸死霸則是晦
之次日故云朔也云是月庚申朔者據言粵五日甲子以逆推
此既死霸是庚申朔矣鐳殺說文金部文維四月死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蔡于
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毖于周廟
廟古文廟毖古文祕〔注〕旁生霸月盛滿時謂望也死旁生霸猶死望
麥反與祕同
也是日乙巳于甲乙當爲十七日益是月十六日望也庚戌二
十二日也庚戌蔡于周廟獻紂及紂妻之祕也毖所俘獲者之
首也乙卯祀毖獻庶毖也〔疏〕云旁生霸月盛滿時謂望也俘方
相望以朝君也故从月从臣从王俗輒作望非也者謁具上疏望者月滿與日
猶无望也者猶召誥言二月无望也云无旁生霸
也是日乙巳者據言粵六日庚戌武王蔡于周廟獻紂及紂妻之祕也毖所俘獲者之
首也乙卯祀毖獻庶毖也〔疏〕云旁生霸月盛滿時謂望也俘方
相望以朝君也故从月从臣从王俗輒作望非也者謁具上疏望者月滿與日
猶无望也者猶召誥言二月无望也云无旁生霸
也是日乙巳者據言粵六

日庚戌知此日是乙巳矣云于甲乙當爲十七日者劉歆三統厤謂是歲二月後有閏月二月庚申朔閏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四月己丑朔知然者以上文月日推之若無閏月則四月不得有庚戌故知信有閏月四月是己丑朔當不誤也準此己丑朔以推則乙巳是十七日矣云蓋是月十六日望也者蓋日月之行皆有遲速故日月相望或在十五日或在十六日此死霸乙推此乙巳乃是十七日容或望在生霸本應十六日今以甲乙十六日故十七日爲死霸生霸也準此以推則庚戌是二十二日矣云庚戌蔡于周庶獻紂及紂妻之祭也乙卯祀祭獻庶祭也者逸周書世俘解云時四月丙午朏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蔡于周維予沖子綏文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人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伐厥四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于郊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祭祭入武王在祀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乃以先祭祭入蔡于周庶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俘于天位粤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祭于周庶是其事也故據以爲說毛詩皇矣傳云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祭禮記王制云以訊祭告鄭注亦以祭爲馘字亦作聝或从耳或从首此經據世俘解則祭是首故言首也以上經文證據劉歆三統厤所引見王充論衡語增篇

書律厤志　血流浮杵杵昌反疏此經

周書六　尚書十一

維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注訊祭告疏訊祭告鄭注禮記王制云以訊祭告鄭注亦以祭爲馘字亦作聝或从耳或从首此經據世俘解則祭是首故言首也以上經文證據劉歆三統厤所引見王充論衡語增篇采地名在畿內子爵也異畿內謂之子大傳曰武王勝殷繼公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采地七任反爻方武反朝鮮上止召反下相然反來朝其朝竝直召反疏訊祭告鄭注禮記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言標異畿內故謂之子異于畿內之公侯伯也大傳言繼公子祿父者謂封武庚也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采地七任反爻方武反朝鮮上止召反下相然反來朝其朝竝直召反疏訊祭告鄭注禮記王制云殷爵三等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言標異畿內故謂之子異于畿內之公侯伯也大傳言繼公子祿父者謂封武庚也

祿父武庚字也云釋箕子之囚者箕子彊諫紂紂怒囚之今武王釋之也云箕子不忍爲周之釋走之朝鮮朝鮮在中國之外東北海隅遠哉海隅明己不臣于周也云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已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者蓋武王封箕子于朝鮮遠在海外所以異于中國之諸侯以示不敢亞之意以全箕子不諭之志如此則在箕子亦可受之矣既受周之封不可全不爲臣故于十三祀者順經而說也案武王伐紂乃十三年事此言十三祀則不出一年內也計武王誅紂以二月五日其釋箕子之四應即在此時箕子得釋而走當亦不甚後武王于是遣使即朝鮮而封之不過兩三月爾箕子旡受封乃後來朝容可及秋冬之間猶是十三年也顧商曰祀周曰年茲云十三祀以周之紀年從商之俗號者蓋尊異箕子不以爲臣故不敢更祀爲年也　王乃言曰尹

戲箕子維天会隲下舉相叶孚尻我不知其彝倫攸敘（会衣今反隲之）

日反相（注）馬融曰会覆也隲升也升猶舉也舉猶生也聲謂会息匠反

之者所以發之也相助也叶和也合也彝常倫理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誼以和合民所尻之理我不知

其尻天常理所次敘也（覆方救反）疏馬注見釋文云会覆也者說文是会有覆誼也隲升釋詁文云升猶舉也舉猶生也者展轉訓釋欲解隲之誼爲生也云会古文雲守篇引此經而申說之云然茲用其誼釋詁文云茲此也云叶和也合也者說文協部云協衆之和同也重文作叶又作叶皆古文協也則叶有和誼正月詩云洽此其鄰毛傳云洽合也韓詩此作協此其鄰則叶又爲合也彝常釋詁文倫理說文倫部文云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誼者采用高誘呂氏春秋之注也呂氏春秋引此經而說之云会之者所以發之也高氏爲此注則所云助天舉發明之以仁誼可爲此經相叶孚尻理即所謂孚尻所謂彝倫也云以和合民所居之理者足成高誘誼也云我不知其尻天常理所次敘也者漢書五行志引此經而應劭注云茲節用其注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堙洪水汩陳其五行堙衣辰反汩王孚反从水曰聲僞孔本作汩蓋晉宋以來俗字盛行日與日幾于無分故汩汩者詳經意當爲亂誼汩則是汩羅淵乃水名非其誼也方言汩疾也疾流則淵亂上林賦曰汩乎混流是汩爲亂也又古人訓詁多反誼如亂之爲治祖之爲存是也說文云汩治水也反其誼則爲亂故知此當作汩蔡邕石經作曰蓋汩字省水爾

陳直〔注〕堙塞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
人反
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今文堙爲伊汨爲曰塞所〔疏〕堙塞至
則反五行漢
書五行志應劭注也益五行志引此經故采用其注堙塞說文
土部文且引此經以證則其誼確矣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汨兮
混流張衡南都賦云潨戾滅汨則汨誼爲亂故云汨亂也云其
餘所陳列皆亂者水是五行之一塞洪水而五行皆亂故曰其
餘云今文堙爲伊汨爲曰者據蔡邕石經本帝乃震怒弗畀鴻範九疇鯀命殛殂弗正
義本作不玆從漢書五行志所引畀必二反疇〔注〕鄭康成曰帝
直猶反殛音棘反正義本作數玆從說文所引
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瀆九類言王所
問所由敗也聲謂畀与鴻大範法疇類殛敗也
別是〔疏〕鄭注見史記宋世家注符瑞皆天所命下言天乃錫禹
一字与余呂反賜予
也俗混作與乃
鴻範九疇此言帝乃震怒弗畀鴻範九疇故云帝天也
說文丌部云畀相付与之約在閣上也故云畀与鴻洪古今字
鴻大範瀆竝釋詁文易否九四云壽離祉九家注云壽者類也
疇與壽通故云疇類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注〕殛死先殛後死也
殛敗說文歹部文

嗣繼興起也鄭康成說以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
禹〔疏〕羽山其後鯀終其年命而死于其所爾以經言殛死嫌似
殺之故辯之必知殛非殺者四凶同惡共工讙兜或流或放鯀
是禹之父方將用禹豈反殺鯀耶故高誘注呂覽行論篇引此
經亦以爲先殛後死也又鄭志荅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尸東
裔至死不得反于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舜興之若以爲
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
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己言懼其意有慙德爲說父不肖
則辜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是鄭君亦謂殛鯀實非殺也
嗣繼釋詁文興起釋言文鄭注見宋世家注引春秋傳者僖三
十三年左傳文也　天乃錫禹鴻範九疇彝倫攸斁〔注〕錫賜也天賜禹大
瀆九類謂洛書也即下文所陳是〔疏〕錫賜釋詁文云天賜禹大
所陳是者班固漢書五行志引此下文初一日至畀用六極五法九類謂洛書也即下文
十六字謂洛書本文所謂天乃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
是漢經師舊說以九疇即洛書即下文所陳是也　初一日五行〔注〕言行者欲言爲天行
气之誼也爲于此班固白虎通五行篇誼也播五行爲于四時生相休王是爲天行气之誼〔次二曰〕

羞用五事羞爲孔本作敬漢書五行志及孔光傳引此皆作羞茲从之（注）羞當爲苟古文苟字作羞與羞相似故誤也苟自急勑也苟己力反羞同（疏）云羞當爲苟者說文苟部云苟自急勑也从羊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善美同意案五事乃切身之事人當自整勑者于苟義爲允當于羞誼無取也云古文苟字作羞與羞相似故誤也者說文苟字重文作羞云古文苟作羞也漢書多古字竊意原書必真作羞由羞與羞字畫相似又經典羞字多而羞字絕少學者薇于罕見故誤羞爲羞也乃藝文志亦引作羞且云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則班氏已誤作羞矣次三曰農用八政（注）鄭康成曰農讀爲醲醲聲謂醲旱也一說農者食之本食爲八政首故以農爲名（疏）醲奴冬反鄭注見正義案說文云醲旱酒也鄭讀農爲醲蓋欲訓爲旱也但正義不具引鄭注其誼未明故聲增成其誼云醲旱也一說者漢書五行志張晏之注也釋文引馬融注與此略同蓋舊有是說姑采以備一誼不爾馬融曰者以馬注不若此詳也次四曰旹用五紀（注）旹合也合成五行爲之條紀也（疏）漢書五行志引此經應劭注云旹合也合成五行爲之條紀也案五紀非紀五行劭言五行非也茲故改爲五位五位者國語周語云王欲合

是五位三所而用之韋昭注云五位歲月日星辰也據此則星辰當五位之二五紀則合星辰爲一并厤數而五是不同矣茲以五位解五紀者蓋厤數即所以紀歲月日星辰因不外乎五位也言合成五位爲之條紀則厤數亦該在其中矣次五曰建用皇極（注）建立皇君也皇或爲王王亦君也極中也（疏）建立鄭注周禮天官誼也皇君釋詁文云皇或爲王者尚書大傳作王極也釋詁王亦訓君故云王亦君也大傳云王之不極是謂不建鄭注云王君也極中也茲悉从其誼次六曰艾用三德（注）艾當爲乂乂治也（疏）云艾及蔡邕石經皆作艾案實是雙字从艾則古通借字乂則俗所用也案說文艾艸也从艸乂聲乂治也从乂从艸乂聲當爲乂者漢書五行志引曰艾用三德應劭注云艾治也案說文艸部云艾冰臺也从艸乂聲辟部云乂治也从辟乂聲然則艾是艸名與乂之訓治異以同是乂聲故古通借艾爲乂依應氏訓誼則字當作乂次七曰明用卜疑（注）卜以問疑也疑事明攷之以蓍龜蓍式脂反龜从誼攷所引（疏）云卜以問疑也者說文卜部文也漢書五行志引此文應劭注云疑事明攷之于蓍龜茲采其注以說次八曰念用庶徵（念奴店反）（注）庶衆徵驗也謂衆行得失之驗行下孟反（疏）禮記禮器

正義引此注而不言誰氏注以意度之必是鄭注弟不敢意必故不傳鄭君也庶釋詁文孟康注漢書五行志以休徵爲善行之驗是徵爲驗也下經言肅乂哲謀聖則休徵應之是眾行得失之驗次九曰鄉用五福畏用六極鄉昕恙反畏正義本作威乃衞包承詔所改據記宋世家漢書古文訓則僞孔本實作畏畏古文畏也案史谷永傳皆引作畏故从畏注天所以鄉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惡人用六極以上洛書文也初一曰等禹所弟敘龜背凡三十八字一說着用等字亦禹所加洛書止二十字未知孰是樂勒臛反疏漢書五行志引此文應劭注云言天所以鄉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惡人用六極蓋采用之宋世家注引馬融注不具引止云言天所以畏惡人用六極未聞其詳蓋置不用也云以上洛書文也者謂五行志引劉歆說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鴻範是也則以九疇爲洛書先儒有是說也但五行志備引此文而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則統初一曰等字皆爲龜文矣今云初一曰等禹所弟敘龜背凡三十八字者蓋天道窈冥未必盡宣秘藴當止示以九疇不復一一爲之次弟且以禹之聖意豈不能定九疇之先後而必書天爲之弟乎劉向說以爲着用農用等一十八字龜背有之總三十八字此說似是五行志故依以爲說言龜背者也一說者劉向之子歆之說也雖與其父說不同亦頗近似今不能定其孰是故竝錄之釋文引馬融注云從五行以下至六極洛書文也未詳馬意兼包着用等字言之與抑否與未有分曉故置不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僞孔本此五行及下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叶疑庶徵五福等字上各有一二以至八九等字史記宋世家全載此篇竝無此等數目字漢書谷永傳永對策引此篇皇極皇建其有極無五字說文卜部引此篇叶疑亦不言七然猶可曰引書者不必盡如本文也若蔡邕石經殘碑此篇有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之文三德上無六字則可知尚書本無此等數目字也且古文簡質上既有初一次二等弟此以下必不重出一二等字明是僞孔氏謬增以亂經以欺世也今悉十云之以還其朔（注）水位在北仁北仁者陽气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準也言養物平均有準則也火在南仁南仁者陽在上萬物承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七也陽气用事萬物變七也木

在東北東北者陽气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气動躍觸地而出也金在西北西北者会始起金之爲言禁也言秋時萬物会气所禁止也土在中央土之爲言吐也主吐含萬物鄭康成曰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任如深反匕呼牛反俗作疏水位在北方至吐含萬物疏通多脫誤茲則據禮記月令正義所引以正之云水位在北北者易說卦曰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是水位于北也云陽气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者北匕子位于二十四气爲冬至于卦爲復一陽動于下而未升故云在黃泉之下明堂月令仲冬之月陰陽爭諸生蕩鄭注云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芽也是陽气在黃泉任養萬物也云水之爲言準也者周禮攷工記云匠人建國水地以縣蓋水無不平準言平也準地必資于水故水之言準也鄭注云準故書或作水則水準同物也云火在南方夏盛熄在火又云迎夏于南郊是火在南也云陽在上萬物丞枝者夏時陽气在上長養萬物物皆盛長艸草皆丞枝也云火之爲言委隨也者春秋元命包文火必委附于物而後然亦隨物俱滅是委隨之義也云火之爲言

七也者火能匕物故爲匕也云陽气用事萬物變匕也者夏時火王故云陽气用事堯典云平秩南譌譌之言匕是夏時萬物變匕也云木在東北者月令云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又云迎春于東郊是木位在東也故于文東从木云東北者陽气始動萬物始生者說文云東動也書大傳云東北者何也動匕也物之動也易說卦傳云萬物出乎震震東北也又云震動也是東北陽始動物始生也云木之爲言觸也陽气動躍者亦元命包文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冒亦觸之誼故云觸地而出也云金在西北者月令云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又云迎秋于西郊是金在西也云西北者陰始起者白虎通云少陰見于申壯于酉申酉是西北也云金之爲言禁也者金主秋周禮秋官掌邦禁是金爲禁也云土在中央者月令云中央土是也云土之爲言吐也土吐含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中也土地之吐生萬物者說文云土地之下一物出形也鄭注禹貢亦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是也鄭注見宋世家注云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也者漢書五行志云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是陰陽所生之次也若夫播五行于四時而木火土金水更相休王則是相生迭王之次與此次不同故鄭君以此爲陰陽所生之次

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下行嫁反注同上時掌反注同曲區玉反〔注〕水陰也卑故下火曰潤下火炎上木曰曲直

陽也尊故上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从革从革者从火而革也土吐生萬物故可稼穡肅曰穡之斂之曰穡少式邵反穡之斂力驗反〔疏〕水陰也至从革亦白虎通五行篇尊傳尊奏對曰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是也云火陽也尊故上者火光外舒故爲陽表記云火尊而不親是火尊之明文也云木王于秋秋爲陰中故云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宋世家注引馬融注云金之性从火而更可銷鑠茲云从革者从火而革也雖未用馬注而意實與馬同也云土吐生萬物者詩具上疏書洪範注鄭注周禮司稼敛官云穜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說文禾部云穀可收曰穡肅言穜之曰穡謹可通也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穡作甘鹹夷〔注〕水王于冬冬岳反王固臧故味鹹鹹所以堅之也猶一五味得鹹乃堅也火王于夏夏主長養故味苦苦者所以養也猶五味需苦可以養也木王于春春主發生故味酸酸所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金

王于秋秋主殺傷成物故味辛辛所以殺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殺也土王于四季合載四行有中和之性故味甘猶五味以甘爲主也王于況反臧才郎反長之賞反〔疏〕此注亦用白虎通五行篇諧而改潤之者明堂月令云某日立冬盛熹在水是水王于冬也禮記鄉飲酒諧云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書大傳亦云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藏于中也是冬主固藏也固藏欲堅故水味鹹故云鹹所以堅之也云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此借驗于貪味者易析腐以鹽鹽之則乾蕝耐久是同此月令云立夏盛熹在火是火王于夏矣書大傳云夏者假也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鄉飲酒諧云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是夏主長養也猶五味需苦可以養也者鄭注周禮疾醫云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是鄭君以酒當苦味又注酒正云取醴酒味異然則酒味以苦爲正也禮記射諧云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是需苦可以養也月令云立春盛熹在木是木王于春也國語周語曰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韋昭以爲孟春之月月令季春云生气方盛陽气發洩勾者畢出萌者盡達是春主發生也云酸所以達生也者高誘注呂氏春秋孟春紀云酸者鑽也萬物應陽鑽地而出是酸所以達生也云猶五味得酸乃達也者鄭

注周禮疾醫五味以醯當酸味又注醯人云齏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醯人職云王舉則共齏菹醯物六十甕是則醯所以宣達食物之性故云五味得酸乃達也月令云立秋盛德在金是金王于秋也秋時物皆成熟月令孟秋言天地始肅仲秋言殺氣浸盛是秋主殺傷成物也云衛五味得辛乃委殺之性使無過羸是五味得辛乃委者若薑桂之屬所以制食物之性使無過羸委殺也云土王于四季者一歲三百六十五日餘四時各九十一日有奇以五行分配之則土于四時之季每季王十八日故十奇總七十三日其木火金水各王一時亦皆得七十三日故十二辰配十二月辰戌丑未四辰當四季之月皆屬土也白虎通云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也是土王四季含載四行也云有中和之性故味甘者土位中央中故和和故味甘故月令于中央土言其味甘也云猶五味以甘爲主者周禮食醫云凡味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鄭注云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水火金木之載于上是五味以甘爲主之證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眡四曰聽五曰思貌箱文作貌

注鄭康成曰此數本諸陰陽昭明人相見之次也疏注見正義云人相見其所眡所聽皆可以知其所思故先見次言次眡次聽次思是之次者人相見則先見其貌既見則必有言因其言則可以知其所眡所聽皆可以知其所思故先見次言次眡次聽次思是

人相見之次也貌曰恭言曰從眡曰明聽曰聰思曰叡叡古芮反古文作睿籀文作叡

注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叡通也鄭康成曰叡通于政事此襲明聰叡行之于我身其從則是使人從我似與上下章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刺也聲謂從順也叡深明也乖古裹反刺勅幸反

从束刀與刺宇从束東異疏鄭君以爲通于政事鄭注見詩愷風正義及正義馬鄭皆解从爲聽从則从是就人說與襲明聰叡就己身說者不同鄭欲明其不異故互舉以決之云此襲明聰叡行之于我身其从則是彼人从我創與上下章者比特設難詞也乃後解之云我是而彼从亦我所爲不乖刺也是固然矣聲謂以爲費解故別解爲从順則从謂其言之順亦是就己身說與襲明聰叡不韋誼側差勝也禮記孔子閒居云气志既从鄭彼注云从順也此亦當爲是解也文十四年左傳晉人內捷箇于邾邾人日齊出貜且長寘子日其貜取其順此訓从爲順實爲允愜也說文邾部云叡深明也通也叡字有此二誼馬注止云通也其誼未備故聲足成之云叡深明也襲作肅从作雙明作晢聰作謀叡作聖雙僞孔本作火非也詩小旻云或肅或火

又乃假借字依治訓則
字當作雙皆之舌反（注）肅敬雙治哲瞭也心明曰聖鄭康成
曰皆謂政所致也君貌龔則臣禮肅君言从則臣職治君眡明
則臣昭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叡則臣賢智（瞭力小反）（禮
樂記云肅肅敬也故云肅肅敬雙治說文辟部文鄭注書大傳五
行傳云悊瞭也彼文悊即此經哲也故云哲瞭也鄭注周禮
春官敘官云瞭目明貌說文日部云皆昭晳明也此經哲屬眡
誼爲明故爲瞭也云心明曰聖者鄭注五行傳誼也鄭注見正
義又見詩小旻正義云皆謂君致其政所致也者謂君致其臣也蓋君
能龔从明聰叡則其政必修臣下奉行之必能肅雙哲謀聖而
政休徵矣案鄭注大傳五行傳云君貌不龔則是不能敬其事
君言不从則是不能治其事君眡不明則是不能瞭其事君聽
不聰則是不能謀其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是肅
雙皆謀聖皆就君言此注以肅雙皆謀聖屬臣言者鄭注五行
傳又云君臣不敬則倨慢如狂矣君臣不治則僭差矣君臣不
瞭則荼綏矣君臣心有不明則相雰冒矣是
則君臣皆當肅雙皆謀聖事眡相因不言可知故鄭君以肅雙皆
謀聖屬臣言也蓋正以率下下自則敬
之理所固然孔穎達乃妄駁之過矣）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
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注）鄭康成
曰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也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
貨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
也司空掌尻民之官司徒掌敎民之官也司寇掌詰盜賊之官
賓掌諸侯朝覲之官若周禮大行人是也師掌軍旅之官若司
馬也（嘶呼罪反詰皆（疏）注見正義云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宜
吉反朝直遥反（疏）也者食者民之天故爲最先貨所以通
有無利民用故貨次之食貨既足民生昌矣聖主成民而后
致力于神故祀又次之王制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
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故司空在司徒之先先教而後詰故司
寇在司徒之後禀正賓服故次之以賓其有暴虐無
道不率化者則出六師以征之故又次以師是其職先後之宜
也云食謂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者國語周語云昔我先王
世后稷又云夏之衰也棄穆弗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則后
稷是官名也堯典云女后稷播時百穀是掌民食之官也云貨
掌金帛之官若周禮司貨賄是也者案周禮秋官有掌貨賄之
官職闕無攷其次在掌客掌訝掌交掌察之後當是專掌朝聘

之貨賄鄭所云司貨賄疑不謂是天官有太府玉府內府外府及職內職歲賦幣之屬皆是掌貨賄之官鄭蓋謂是與云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是也云司空掌冗民之官者周禮司空官七王制云司空執度度地居民是掌冗民之官也云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是也云司寇掌詰盜賊之官者案周禮司寇為刑官小宰職云五日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是司寇掌詰盜賊也云賓掌諸侯朝覲之官若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以下備數夏宗冬遇時會殷同等事又云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賓客是大行人掌諸侯朝覲也云師掌軍旅之官若司馬也者周禮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是司馬掌軍旅也案食貨之等鄭必皆以官言之者以言八政政事必各有官司之經或與事或舉官互相備也鄭于三官各舉其事與食貨等各舉掌之官與經互相發明證甚精當孔穎達駁之非也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曆五曰

名數

（注）分至啓閉以紀歲朔望朏晦以紀月永短昏昕以紀日列星見伏昏旦中日月躔逶以紀星曆贏縮經緯終始相差以紀厤數朔分尾反昕吸斤反見賢遍反（疏）此注用戴氏震說也震字東原徽州休寧人善天文精于厤數所著有原象迎日推策記等書茲采用其原象誤也云分至啓閉以紀歲者分謂春分秋分至謂冬夏至啓謂立春立夏閉謂立秋立冬是為八節冬至日在斗牛南之極立春在營室春分在婁當南北之中交于赤道而北立夏在畢夏至在東井北之極立秋在翼秋分在角亦當南北之中交于赤道而南立冬在尾冬至仍復于斗牛日循黃道一匝而成歲矣是分至啓閉以紀歲也云朔望朏晦以紀月者朔謂日月合會以是日為月之初一朔之言始也望字从月从臣从壬壬朝廷也月滿與日相望以朝君也謂月之十五日也朏字从月出謂月三日之昏始生兆霸見于西方也晦謂月之二十九日或三十日月行將及日其外畔向天皆受日光而普明由地上望之則冥闇無見故曰晦也是紀月之盈朒消息也云永短昏昕以紀日者永謂仲夏晝長短謂仲冬晝短昏之字从日从氏省日氏下而冥也鄭注士昏禮云日入三商為昏昕者日明日將出也晝長則宵短晝短則宵長以昏昕為度是所以紀日也云列星見伏昏旦中日月躔逶以紀星曆者見謂見于東方詩云三星在天毛傳云

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匚也是昏見也夏小正云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國語云辰角見草木節解則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昭四年左傳云西陸朝覿是皆謂旦見東匚也伏者日躔其宿則其星隨日西沒而不見若夏小正云三月參則伏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傳曰伏也者非亡之詞也是無南匚若明堂月令孟春昏參中旦尾中仲春昏弧中旦建星中之屬是也日月躔逐若躔謂行歷其次遂謂行過而去若月令孟春日在營室鄭注云日月會于娵訾仲春日在奎注云日月會于降婁之屬是然則列星見伏以紀曆今合見星曆者蓋曆即列星之分爲十二次者故經合星曆爲一法亦合言之也云贏縮經緯終始相差以紀厤數者贏謂行遲疾而前侵縮謂行遲而不及經謂恆星緯謂土木火金水五星也天左旋一匆而日右行一度月右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歲一匆天月則二十七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二弱而一匆天日月交會之後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月一匆天之外又行及日而一會是其常也惟是十九日不及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一會者亦有過乎此而後可定月之大小矣故今憲書或兩月頻小且或三月相仍皆大是日月有贏縮也日月在天必假恆星以識其躔舍而恆星則六十九年二百九日半而又遂一度

不忒而星之見伏昏旦中歷久必變厤家必隨時修改以云民不可執古以律今也故云贏縮經緯終始相差以紀厤數但五緯止于占變于厤數無關茲併言經緯者便文順言之爾非有取于五星也戴氏震又云紀歲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日者察之晝夜刻漏中八里差紀星曆者察之十有二次眾星與黃赤道相直紀厤數者察之圭臬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皇極皇建其有極〔注〕君以性情覆成五事立中和之政覆孚〔疏〕伏生大傳五行救反傳以王極配五事爲六鄭注五行傳云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天變匕爲陰爲陽覆成五行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也案鄭言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和之政以注此言性情者性卑也情者性之發也發而中節則和故以性情覆成五事立中和之政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注〕斂聚敷布也說文十部文也釋詁云斂聚也說文支部云与賜予也故云錫与也馬注見宋世家注　維時厥庶民于女極〔注〕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眾民于女取中正以歸

心也〔疏〕注亦見宋世家注　錫女保極〔注〕鄭康成曰又賜女以守中之道〔疏〕注亦見宋世家注言眾民不但于女取中又賜女以守中之道承上而言故云又也云守中者鄭解保爲守也周禮小祝云有寇戎之事則保郊哀元年左傳云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是保有守誰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佚爲朋〔注〕人無有比德維皇作極〔注〕步恆反說文云古文鳳象形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爲朋黨比賀反〔注〕人謂臣也凡其眾民無有淫佚爲朋擾者臣無有比周爲惠者維君爲中道以示之則故也〔疏〕云人謂臣也者以經既非謂民自是謂臣矣假樂詩云宜民宜人是亦以人爲臣也　凡厥庶民有猶有爲有守女則念之〔注〕猶謀也馬融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爲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疏〕猶謀釋詁文馬云行有所趣舍者有謀有爲是有所執守則不爲不謀是有所趣舍也　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注〕離麗皇大也則濛也言民之行雖不合于中而亦不麗于咎惡是其人可教之使合于中者當寬大其法以受之行下孟反〔疏〕離麗易彖傳文皇大毛詩皇矣傳文是也則法釋詁文不合于中不麗于惡則是猶可爲善之人故云可教之使合于中者云寬大其法者雖未合于中且受而教之是寬大其取人之法也　而康而色曰予卤敯惠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敯攻擊反今通作好〔注〕而女康安也女其安和女之顏色以宣示人曰我所敯者惠使明知上之所敯而從之則子之庶能叶于極也夫然後女則子之以爵祿則是人斯期勉于君之極矣夫房〔疏〕禮記中庸云物而強與鄭注云而之言女也敷反〔疏〕敷云而女康安釋詁文經文曰字承而康而色之下則子卤敯惠之言自是君上宣示其意于人也故云以宣示人曰我所敯者惠孝經曰示之以敯惡而民知禁禮記緇衣曰上敯是物下必有甚者矣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敯而民不从是民輒从上之所敯也故云使明知上之所敯而从之經言錫之福注言与之以爵祿者君所加人之福則是爵祿下文雖錫之福鄭注亦解爲爵祿也云期勉于君之極者解經其字爲期勉也召誥云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是其有期勉之謂也毋侮鰥寡而畏高

明毋侮鰥寡从史記本也僞孔本作七虐煢獨釋文云馬本作七侮據此則馬本當與史記同必作七侮鰥寡故从史記〔注〕無妻曰鰥無夫曰寡是皆窮民毋侵侮之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聲謂一讀畏爲威言威以御之也〔疏〕禮記王制云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茲云無妻曰鰥無夫曰寡不言老者蓋男子三十女子二十爲嫁娶之限過是而無妻無夫即爲鰥寡非必老者也云是皆窮民者王制禹鰥寡孤獨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孟子梁惠王篇亦以此四者爲天下之窮民也馬注見宋世家注釋文云畏如字徐云鄭音威聲謂一讀畏爲威者用鄭讀也案鄭讀與馬注雖各不同要皆允當宜並存之人之有耐有爲使善其行而邦其昌行下孟反〔注〕善進也邦或爲國肅曰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疏〕善進釋詁文云邦或爲國者史記作國鄭沖進說文解字其上書引此經亦作國肅注見宋世家注凡毕正人无富方穀女不能使有敬于而家時人斯其毕〔注〕无盡也仁猶常也穀祿也凡其正人盡富之以常祿則可使人勸于善而有好于女家矣乃若女不能使之有好于女家者是人斯爲皋惡之人矣一曰无已也〔疏〕公羊桓三年傳云既者何盡也言无盡也云无已猶常也者禮記檀弓云左右就養無已鄭注云已猶常也穀祿釋言文周禮太宰職云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鄭君注云班祿所以富臣下書曰无富仁穀據鄭注所引則此經之意謂无富之以仁穀故解云盡富之以常祿乃合經意也云一曰无已也者毛詩汝墳傳有无已之訓于此言已富之以常祿誼亦通但經言凡氏詞自當以无盡之訓爲正解无已之誼附存可也于其無敢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僞孔本于好下增悳字而于女字屬下讀史記無悳字據鄭注則鄭本亦無悳字而以女字屬上讀正合史記茲从之〔注〕鄭康成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爵祿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爲于僞反注見家注經承上文女不能使有好于女家而言無好于女則無好女謂無好于而家也故鄭云無好于女家之人云謂爲天子結怨于民者明堂月令云毋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結怨于民即取怨于下也毋偏毋頗遵王之誼頗偏也多省聲則頗與誼音本相叶唐開元詔令改頗爲陂改誼爲義殊屬無謂茲改正復古

注遵循誼法也〔疏〕遵循釋詁文呂氏春秋貴公篇引此經高誘注云誼法也茲采用之毋有作玻

注玻ㄙ玻也僤公平于曲惠也ㄙ息夷反

遵王之道玻正義本作好茲从說文所引〔注〕玻惡本于性情不必皆ㄙ以言作玻則是俗作私音同誼〔疏〕此注亦用高誘呂氏春秋注也云玻私玻也僤余六反別僤余六反者玻惡本于性情不必皆ㄙ以言作玻則是有意作之故以爲私玻下言作惡亦同此矣云僤公平于曲惠也者僤之言賣謂市私恩曲意以行惠也若昭三年左傳言齊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是也宋世家注引馬融注亦云玻私玻也以不若此詳故舍彼引此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惡烏路反〔注〕作惡擅作威也〔疏〕此注亦用高誘呂氏春秋注也云擅作威者擅之言專謂專爲威虐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案說文云攩ㄢ聲也从手黨聲然則此文黨當爲攩但經典黨字相承用之矣攩蓋通省假借字也故仍作黨〔注〕鄭康成曰黨ㄢ黨聲謂蕩蕩平易也詩云

匪便則與五帝本紀錄堯典文采章作便章采豔作便便程〔注〕采在作便在正同以相比況則此實是采采非平平矣〔注〕采辨治也〔疏〕治直吏反〔疏〕詩云采采辨治也者毛詩宋本傳誼也案今毛詩與此同故引以爲證詩作便便則與史記引此作王道便便同然則今詩作平平與尚書采誤爲平平左右釋文以爲韓詩作便便是采采故此用詩傳誼爲說襄十一年左傳引詩作便蕃左右服虔注云辨治不絕之貌誼與毛詩傳合又案僞孔氏昧改古訓而于此傳亦云辨治蓋由辨治之誼無能易之故毋反毋側王道正直〔注〕馬融曰反反道也側頃側也頃起盈反今通作傾〔疏〕注見宋世家注會其有極〔注〕鄭康成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疏〕注亦見宋世家注歸其有極〔注〕鄭康成曰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疏〕注亦見宋世家注史記則皆作皇極而惟此一處作王極則此王極不與上皇極同且據馬注王不屬極爲誼則固敘有異此當从史記作王僞孔本概作皇極非也〔注〕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不以王極字聯屬爲誼者據下文云凡厥庶民極之敷言參觀兩文則此王謂王者言王者

盡其極所謂極卽是皇極之極王則不作皇字解也是彝是訓于帝其順順僞孔本作訓史記作順據馬注則馬本亦作順案史記及馬本皆本孔氏古文今从之（注）彝常也馬融曰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于天爲順也（疏）彝常釋詁文馬注亦見宋世家注案當云是大中而常行之道用是教訓天下凡毕庶毕極之專言（注）馬融曰亦盡極專疑引者脫一道字是順是行此順字僞孔本亦作訓茲亦从史記（注）肅曰順而行之（疏）注亦見宋世家注肅曰是謂天子順行民言奈鄭注不可得聞無可折衷據云民內言于上與上條馬注合則順行民言誼益不謬姑仍其說以近天子之光（疏）近附說文辵部文宋世家注引王肅注云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案近之爲益古無是訓肅誼非是近附也天子順行民言庶民得以附天子之光靳反（注）故不用曰天子作毕父母以爲天下王（注）庶民歸附天子乃曰天子爲民父母爲天下所歸往矣大傳曰毋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故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食夕（疏）經言爲天下王注云爲天下所歸往也蔡邕獨斷亦云天下之所歸往故傳天下王之誼爲歸往也引大傳者明書鴻範傳文是正說此經之誼故取以爲注案彼傳又有云爲之城郭以屋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飲食之是乃申說生之食之教之誨之之誼也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注）鄭康成曰正直中平之人克能也剛柔能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于滅亡之道非能也治直吏反（疏）注見詩鄭箋裘正義彼正義既引此注且申之曰然則正直者謂不剛不柔每事得中也剛克者雖剛而能以柔濟之柔克者雖柔而能以剛濟之故三者各爲一德是也克能釋言文云謂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者昭二十年左傳云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惟能和政故可以成治立功也云剛則彊柔則弱者謂一于剛一于柔若左傳晉陽處父以剛見殺溫大夫趙羅無勇而被獲故云陷于滅亡之道非能也平康正直彊不友剛

克燮友柔克不正義本作弗燮叶反（注）鄭康成曰人臣各有一德天子擇使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差正之聲謂燮和也燮或爲內行下孟反差初宜反（疏）鄭注見正義上經言艾用三惠是謂君之治民當用三惠之人以治之然則三惠皆屬臣言故鄭云人臣各有一惠而已天子擇使之云使不失舊職而可矣云不順孝敬之行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但使守其舊職而可矣云不順孝敬之行者爾雅云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言不友則不孝可知故云誅治之者若周禮大司寇職所云刑不順孝敬云使剛能之人誅治之不順孝敬之人治之差正之者中和之行當寬以御之故使柔能之人靜以鎮撫之而已燮和釋詁文云燮或爲內者史記直作反漸卽炎反僞孔本作沈潛文云內友柔克沈漸剛克五年左傳引作沈漸史記亦作沈漸茲從之（注）沈陰也漸積也陰謀漸積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故（疏）宋世家注引馬融注云沈陰也潛伏也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故

漸君親無將將而誅案馬本蓋作沈潛故云潛伏今考叢其實從古作沈漸與馬本不同故稍改其意而用之蓋沈陰足該潛伏故別爲漸積之訓似愈于馬注也明堂月令曰季春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是沈陰同謂故云沈陰也王逸注楚詞云稍積日漸故云漸積也云陰謀漸積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故者易文言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由積漸使然也云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者公羊莊三十二年傳文以言亂賊之人亦當使剛能之人誅治之也　高明柔克（注）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柔克之

惠裹也（疏）注見宋世家注云亦以惠裹也者亦上燮友柔克也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辟邪益反）（注）馬融曰辟君也不言王者闕諸侯也鄭康成曰此凡君明臣之言也作福專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王食備珍美也（疏）馬注見宋世家注辟君釋詁文俗作手傍箸卯非（疏）云不言王者闕諸侯也者禮記坊記及喪服四制皆云土無二王坊記又云春秋不書楚越之王喪恐民之惑也是諸侯不得侔王若言王則專謂天子今不言王而言辟辟之言君諸侯于其國內全乎爲君故云闕諸侯也禮記王制云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

二卿皆命于其君是諸侯得爵命大夫也康誥是周公誥康叔之書而云敬明乃罰禮記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是諸侯得專刑罰也禮記玉藻云諸侯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是諸侯亦得備珍美故知言辟是關諸侯也鄭注見公羊成元年疏及宋世家注云凡君曰臣之言凡是最括之詞然則鄭意亦以維辟該天子諸侯與馬誼同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辟由益反忒土得反)(注)鄭康成曰害于女家福去室凶于女國亂下民肅曰大夫稱家言秉權之臣必滅家復害其國也聲謂辟秉僭差忒疑也權歸于臣則下僚諂附用是僭差疑貳矣今文凶上有而字復伏救反(疏)鄭注見公羊成元年疏頗起盈反(疏)家者周禮載師以家邑之田任都地謂大夫之采地也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氏之司馬竊臣我家臣也是大夫稱家也詩板篇云民之多辟鄭箋云民之行多爲爲衰辟者是辟爲衰也僭差毛詩篇傳詁也釋文引馬融注云忒惡也今不用之者漢書王嘉傳嘉上封事諫封董賢引此經而說之云

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然則忒之爲詁不壹也詩鴟鴞敘云詁不壹也其詩云其義不忒毛傳云忒疑也疑是疑貳即不壹之謂訓忒爲疑似傻于馬誼也云權歸于臣則下僚諂附者歷代皆然悉數乃留更僕未可終也經典之中凡人與民對舉者皆以民爲庶民人爲官僚故此以人爲下傻也云民將生心者若隱元年左傳云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謂太叔侵國而君弗除之恐民疑君欲授之國而生貳必也然則臣侵君權民將有生疑貳之心者故云也云今文凶上有而字者蔡邕石經作而凶于而國

(注)鄭康成曰將放疑事選擇可立者立爲卜人簽人聲謂問龜曰卜問著曰筮(著式呂反)鄭注見正義建復言立故鄭云選擇可立者立也經言建脂反(疏)即立也經言建周禮春官敘官云問龜曰卜問著曰筮卜剝龜也象灸龜之形一曰象龜兆之縱橫也又竹部云筮易卜用蓍也是龜爲卜蓍爲筮也云問著曰筮茲用其誼說文卜部云辭上云問爲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鬱虞傳注云謂問于蓍龜也

乃命卜簽曰雨曰濟曰圛曰雾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貣濟子詣反正義本改作霽史記及鄭注周

禮所引皆作濟鄭孔本同圍
禮注皆引作圍鄭孔本亦同
蒙且以曰蒙罟曰圍上茲據
反正義本作悔茲從說文所
記注鄭康成曰卜五占之用
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之兆卦之名凡七
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气如雨然也濟者
如雨止之雲气在上也圍者色澤而北明也雰者气不釋鬱冥
冥也克者如祓气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斁斁
之言晦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貢聲聞舊說云圍者如升
雲半有半無衍演也廣也貢態也古文圍爲悇鄭注見宋世家注云卜五占之
勿反祓孚沸反又七代反悇鄭注見宋世家注云卜五占之
易反又夷昔反孟芒浮反
兆象有此五者爲占者之用也據此則濟圍雰克也者言卜之
史記同僞孔本脫去之字非也釋文引馬注云占筮也見以占

屬貞悔則馬以占之用二爲句矣鄭不从之者說文卜部云占
視兆問也从卜口然則占本爲占卜兆楊周禮占人掌占龜又
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瘳但兆卦皆有繇詞皆須
推究故卜筮皆得言占故占人云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
之八故又義禮士冠篇云筮人還東面旅占是筮卦亦云占也
此文占與衍貢對舉則占爲占兆衍爲推衍卦意不得以占屬
筮故鄭以卜五占之用爲句馬誼非也云雨者兆之體气如雨
然也者鄭注周禮占人云體兆象也色兆气也然則謂兆之气
色濃惹形象如欲雨然也云天濟謂之霽說文雨部云霽雨止也故知兆象如雨止之狀
天云濟者如雨止之雲气在上也者釋
得名爲濟也云圍者色澤而北明也又注周禮占人云凡卜象吉色善墨大瘳明則逢吉此言色
象者气不釋鬱冥冥也者說文雨部
云霧地气發天不應也雰繒文霧省然則雰是气不揚越兆气
如之故云气不釋鬱冥冥也者周
禮眡祲掌十輝之法一曰祲鄭仲師注云祲陰陽气相侵也兆
名爲克如彼陰陽之气相侵犯也云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
斁者易卦乾下坤上爲否泰象曰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是卦以下爲內
上爲外也蠱卦巽下艮上巽爲風艮爲山僖十五年左傳云蠱
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
易卦之上體也貞正子夏易
傳誼也云斁之言晦晦猶終也者

晦是月之終卦終于上循月終于晦故上卦曰晦取終之義也云卦象多變故言衍貢者易繫辭上云爻者言乎變者也說卦云觀變于陰陽而立卦是卦象多變也衍貢者謂推演之以廣其說以盡其情狀易繫上云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又云變而通之以盡利故之舞之以盡神是之謂衍貢與聲聞舊說者說文曰部引此經曰圜而說之云圜升雲半有半無是其說也鄭叔重受學于賈侍中違所纂說文解字頗用師說此經圜字古文作惛賈君從今文定爲圜則此說必賈君尚書說也在鄭君之前故曰舊說鄭君不用是說者蓋嫌其與雨止之雲气在上相似故爾聲以爲升雲半有半無比雨止之雲气在上尤明矣與鄭所言色澤而光明亦合而與濟之兆象亦不嫌相同故采以廣大衍之數五十鄭注云衍演也演而廣之當兼此二說乃足也貢態劉熙釋名釋天之文也貢字或作忒俗又僞作惡下心今釋名从俗文矣說文云態意也貢之言態則衍貢謂推衍其意也云古文圜爲惛孟者鄭有五日圜注云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惛今文作圜賈達以今文盩載驅詩云古文尚書以惛爲圜彼正義云鴻範卜疑論卜兆古文作惛今文作圜賈達以今文按之定以爲圜故鄭依賈氏所奏从定爲圜于古文則爲惛案今史記作曰涕蓋象書偏旁心字作屮與氷相似容或譌焉司馬子長从安國問故其書多古文說其必从古文作惛後人寫其書誤作涕爾鄭注周禮大卜引此文作曰圜曰孟是古文多

爲孟也

立時人作卜簭注鄭康成曰立是能分兆卦之名者以爲卜人簭人疏注見宋世家注三人占則从二人之言注鄭康成曰卜簭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眇之深疏注見賈公彥義禮士喪禮疏及宋世家注云卜簭各三人者士喪禮簭宅卒簭執卦以示命簭者命簭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鄭彼注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又卜葬曰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遂兆者也案周禮云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遂兆鄭彼注云兆者可知矣云大卜掌三兆三易者以三兆三易證卜簭皆必三人灼龜發于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遂之鬱縛是用名之焉杜子春云玉兆有周之兆又云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彼注云連山似山出內气也歸藏萬物莫不歸而藏于其中杜子春云連山虞羲歸藏黃帝是鄭說三兆三易既用子春說矣鄭君易贊乃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周禮注章者案鄭志趙商據子春三兆三易之無據故箸子春說而己近師皆荅之曰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以爲夏殷周然則三兆三易其說難定鄭君且不敢專从姑兩存可也云從其多者者一人爲少二人爲多成六年左傳欒武

子曰善鈞从衆商書曰三人占从二人衆故也是其證也案三人之占从二人苟三人悉同則从固不待言矣女則有大疑注女女武王也疏白虎通蓍龜篇俱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茲从其說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舉謀及卜筮舉古文民僞孔本作人蔡邕石經作民注鄭康成曰卿士六卿掌事者聲謂謀及卿士庶民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于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者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前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之謂大同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僞孔本脫雨而注而女字茲从史記增也馬融曰逢大也疏馬注見釋文禮記儒行云衣逢掖之衣鄭注云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是逢僞大

女則从龜从筮从卿士并庶人舉并吉庶人舉从龜从筮从女則并卿士并吉注鄭康成曰此三者皆从多故僞吉疏注見宋世家注女則从龜从筮并卿士并庶民并作內吉作外凶注鄭康成曰此并者多以故舉事于內則吉竟外則凶竟吉梗反俗疏注亦見宋世家注加土傍非案龜从筮并內吉外凶若龜并筮从則作內亦凶以曠姬僞夫人一之不吉筮并內吉不如从長云云公弗聽卒立之後卒僞亂是龜并筮从雖于內亦凶也作凶注鄭康成曰龜筮共韋于人用靜吉用事疏注亦見宋世家注庶徵曰雨曰暘曰奧曰寒曰風奧帽六反从史記作注鄭康成曰雨木气也春始施生故木气僞雨暘金气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气僞暘奧火气也寒水气也風土气也凡气非風不行

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气爲風〔疏〕注見正義又見詩漸漸之石正義五事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心屬土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毀罰恆雨言之不從是謂不乂乂毀罰恆陽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毀罰恆奥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毀罰恆寒思之不容是謂不聖聖毀罰恆風故鄭君以雨爲木气暘爲金气奥爲火气寒爲水气風爲土气也曰眚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艸繇蘗繇武袁反正義本作蕃茲从史記及說文所引〔注〕眚是也言是五者備至各以其敘矣注云遝是也亦引說文甫反

蘗矣蘗豐也〔疏〕眚是釋詁文孫炎曰眚人則五氏來備注引此文爲說而云氏與是古字通又荀爽附傳云五遝咸備言是五者來備即此經曰眚五者來備之文僞孔氏讀曰眚絕句屬上爲誼與漢儒異讀矣聲突此經爲說然則五是來備循言是五者來備注云遝是也亦引荀爽附傳云五遝咸備各以其敘矣何又言各以其敘矣何若如僞孔言五者各以眚則曰眚即是各以其敘矣注云遝是也亦引荀爽附傳云五遝咸備各以其敘矣注云遝是也亦引以其敘乎僞孔誼非是茲讀曰眚五者順其敘也蘗豐說文林部文案說文解蘗字云蘗豐也从林枼聲枼或說規模字从大卅數之積也林者木之多也卅與一極備凶極備凶古或以凶爲无故史記作凶僞孔本同唐本則改从眚俗字矣〔注〕極備即所謂恆也

凶讀曰无五者之中一者極備或一者極凶皆凶〔疏〕備是具足之誼言極則遍多矣下文恆雨恆暘之等皆謂常久如是常久則亦遍多故云極備即所謂恆也云凶讀曰无者古字亂或以凶爲无如周禮司市云凶者使有鄭仲師注云无此物則開利其道使之有又詩谷風云何有有何凶是皆以凶爲无此經凶字誼亦然也

曰休徵〔注〕善行之驗也行下孟反〔疏〕漢書五行志引此經孟康注云即下文眚雨眚暘之屬是由肅善行之驗也茲采用之案休徵之由肅聖所致故云善行之驗

曰肅眚雨若〔注〕皃曰木鄭誼也漢書五事得皃事得則木气應故眚雨順之〔疏〕皃曰木鄭誼也漢書五行志云儿皃傷者病木气故皃曰木也皃曰龔龔作肅故云肅則皃事得鄭注上文以雨爲木气故云木气應故眚雨順之

曰乂暘若曰哲暘若〔注〕言曰乂哲則視事得視曰火火气應故眚奥順之〔疏〕視曰明明作哲故云哲則視事得視曰火亦鄭誼也漢書五行志云凡視傷者病火气故視曰火鄭君注上文云奥

火气也故云火气應故眚奧順之 曰謀眚寒若注謀則聽事得聽曰水水气應故眚寒順之 疏聽曰聰聰作謀故云謀則聽事得聽曰水亦鄭君謂也漢書五行志云凡聽傷者病水气故聽也故云水气應則眚寒順之 曰聖眚風若注孔子曰聖者通也兼四而明然則聖者勹兒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猶土之令哉四行故思心通聖則土气應之土气應則眚風順之勹百茅反

今通 疏鄭注大傳五行傳云孔子說休徵曰聖者通也兼四而作包 疏明然則所謂聖者包兒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所引孔子之言蓋或尚書緯文今不可攷矣據云說休徵曰則是正說此經也故節取以注此云聖者包兒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乃鄭君之言今取其言以承兼四而明之下故云然則也云兼四而明者謂聖兼肅乂哲謀四者而明此其所以爲通也聖行傳云思心曰土故思心通聖則土气應之鄭注上文以風爲土气故云土气應則眚風順之也 曰咎徵注惡行之驗也 疏咎與休對孟子休徵爲善行之驗則咎徵是惡行之驗矣 曰狂恆雨若注鄭康成曰君臣不敬則倨傲如狂矣兒曰木木主春气生生气失則踰其節故恆雨 疏此鄭注大傳五行傳注也漢書五行志云人君行己體兒反不能敬萬事失在狂狂易故其咎狂故鄭君云君臣不敬則倨傲如狂矣云兒曰木者說其前疏明堂月令云某日立春盛德在木故云木主春月令季春云生气方盛陽气發洩勾萌者畢出萌者盡達故云春气生气生云生气失則踰其節故恆雨者鄭注上經云春始施生故木气爲雨是鄭意以雨爲物所賴以生故以雨當生气生气得則眚雨若生气失則無節而恆也案五行志云上嫚下暴則陰气勝故其罰常雨又云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气易以相變故兒傷則致秋陰恆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于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气不得相并故視傷常奧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如其說則似雨爲金气暘爲木气以兒傷言傷之故金木相沴而相變也若兒言不傷則金木不相沴何以肅則時雨若燮則時暘若乎見知雨爲木气暘爲金气志說似非故鄭君不用其說 曰僭恆暘若注鄭康成曰君臣不治則僭差矣言曰金金主秋秋气殺殺气失故恆暘 疏此注亦五行傳注也漢書五行志云言上號令不順民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故鄭云君臣不治則僭差矣云言曰金者說具前疏明堂月令云某日立秋盛德在金

故云金主秋月令孟秋云天地始肅仲秋云殺气浸盛故云秋气殺云殺气失故恆暘者月令孟秋云行春令則其國乃旱仲秋云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是殺气失而恆暘也曰荼恆奧若荼式魚反僞孔本作念正義本作豫皆非史記漢書皆作舒大傳作荼古以荼爲舒字也注荼故从荼與舒遲之舒鄭康成曰君眠不瞭則舒緩矣視曰火火主夏讀爲舒遲之舒鄭康成曰君眠不瞭則舒緩矣視曰火火主夏夏气長長气失故恆奧瞭力弔反疏禮記玉藻說珽制云諸侯賞反舒是古字或以荼爲舒也此經據大傳作荼史記及漢書則皆作舒何休注公羊成元年傳引此亦作舒然則大傳作荼乃是假借以爲舒字故从鄭君禮記注讀也此鄭注亦五行傳注也漢書五行志云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故鄭云君眠不瞭則舒緩矣云視曰火者說具前疏明堂月令云某日立夏盛德在火故云火主夏禮記鄉飲酒誼云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故云夏气長云長气失故恆奧者五行志云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舒緩故其罰常奧也曰急恆寒若注鄭康成曰急急促自用也者急與緩反下注同疏正義曰此經之注見正義君臣不謀以下則亦五行傳注也漢書五行志云上偏聽下情隔塞則不能謀慮利害失在叢急故其咎急故鄭云君臣不謀則急矣云聽曰水者說具前疏明堂月令云某日立冬盛德在水故水主冬鄉飲酒誼云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臧也故云冬气臧云臧气失故恆寒者五行志云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促迫故其罰恆寒也曰雰恆風若雰从雨矛聲當音毛浮反或音莫紅反聲之轉也爲孔本遂作蒙矣大傳作雰字漢書作霧以豬爲聲矛孜豬皆同聲也茲從雰注鄭康成曰雰聲近冢冢冒也君臣心有不明則相冢冒矣思心曰土土主四時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臧之气風亦出內雨暘寒奧之徵皆所以殖萬物之性命者也殖气失故恆風冢毛紅反長中賞反臧才郎反內奴遂反疏雰與冢皆脣音是爲雙聲音轉最近故云雰聲近冢惟此四字是此經之注見爾雅釋天那氏疏冢冒以下則皆五行傳注也說文曰部云冢冒也漢書五行志云兒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由心不明之故也故云君臣心有不明則相冢冒矣五行志云凡思心傷者病土气故云

思心日土白虎通五行篇云土王四季各十八日故云土王四時案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五行迭相休王均分之應各王七十三日九百十三日四分日之三四季則春季王十八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十七析其土王之日于舒長冬气短促四時日數不能齊一則土之寄王應亦修短不齊故略其奇分正言十八日也四時春生夏長秋殺冬藏四气送爲消長故云四時主消息生殺長藏之气風能致雨亦能止雨也釋天云月出而風爲暴是風而雨南風則興北風則寒谷風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是風而暴是風而寒也月令季夏云溫風始至又季秋云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是風而煖也七月詩云一之日觱發風亦出內雨暘寒興之徵釋名云風者汎也爲能汎博萬物案准南天文訓云何謂八風距冬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又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又四十五日景風至又四十五日涼風至又四十五日閶闔風至不周風尼西北主殺生廣莫風尼北亡廣莫者言陽气在下陰莫陽廣大也條風尼東北主出萬物條之言條治萬物而出之明庶風尼東亡明庶者明眾物盡出也清明風尼東南維主風吹萬物景風尼南亡景者言陽气道竟故曰景風涼風尼西南維主地地者沈養萬物气也閶闔風尼西亡閶者倡也陽者藏也言陽气道萬物閶闔而入也自虎通八風篇云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功是八風歷四時而生殖萬物故云皆所以施萬物之

性命者也云殖气失故恆風者殖气失則生殺長藏之气皆亂矣故恆風五行志云雨旱寒奧亦以風爲本四气皆亂故其罰恆風也

曰王眚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眚毋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乂用微家用不寧爲孔本眚作省毋作亡正義本畯作俊茲並从史記注馬融曰言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聲謂眚讀爲夕省其典刑之省卿士分職治事如月統于歲師眾尹正也眾職之官統于卿如日統于月畯民材于人者章顯微隱也鄭康成曰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獨風雨寒奧而已疏馬注見宋世家注王者總攝羣臣故云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也云眚讀爲夕省其典刑之省者夕通公羊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省左氏穀梁春秋皆作肆大眚

康誥云人有小臬非眚又云乃惟眚災潛夫論引之兩眚字皆作省是眚省同字也此經據馬注言所眚職則眚實爲省察正如國語所云省其典刑之謂故讀从彼文之省云卿士分職治事如日統于歲者馬解王眚維歲謂王者所眚職如歲兼四時卿士則分職治事皆統于王者則卿士維月當謂卿士之統于王如月之統于歲是仿馬說也師眾釋詁文尹正釋言文云眾正之官統于卿如日統于月者眾正之官謂正官大夫若周禮太府司會載師師氏太卜太祝之等皆與其屬爲長者或屬天官或屬地官或屬春官是皆統于卿者其餘不能悉數也卿士統于王如月統于歲則師尹之統于卿者如日統于月矣云畯民材千人者者說文人部云俊才過千人馬融注咎繇謨云材德過千人爲俊畯與俊古字通也章謂表明之故云章顯釋詁云俊畯也故云徵隱行也說文彳部云徵隱也鄭注見正義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者王眚維歲云云言君之統臣如歲之統月日是陳君臣之象也歲月日時毋易承王眚云云而言則是諭君臣位正成皇極之事也日月歲時既易則所謂王之不極是謂不建也王極配五事爲六故承庶徵而言之也云其道得者謂歲月日時毋易其道失者謂日月歲時无易也庶舉維星星有玫風星有玫雨注星恆星也恆星甚眾庶民之象且有好尚亦似民此以下段論以言王極出政之事也馬融

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鄭康成曰中央土气爲風東仁木气爲雨箕東仁木病木克土土爲妃尚妻之所好故風也畢西仁金克木木爲妃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奧中宮四季好寒也是由己所充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宿息疏云星恆星不見公羊傳云恆星者何列星也何休注云恆常也常以時列見然則匏天除五緯之外皆恆星也故史記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傍三星三公又云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亞位也然則列星是王公貴臣之象今以爲庶民之象者蓋匏天之星除列宿三垣之外尚多不可勝紀且有好風好雨之星不啻萬數其別布于天如氏之散處于地故經以星諭民言庶民維星注順經文而云庶民之象也云且有好尚亦似民者民各有情欲故有嗜好星宜無嗜好矣乃亦有好風好雨之與民之有情欲相似也云此以下段諭以言王極出政之事也者上文鄭注云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則自歲月日時毋易以至下文則以風雨皆言王極之事特段星以諭民段日月之行以諭出政爾馬注

見宋世家注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春秋緯曰月離于箕則風颺沙鄭仲師注周禮大宗伯云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故云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鄭注見正義云中央土氣爲風東仁木氣爲雨者說具前疏東仁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西仁白虎七宿奎婁胃昴畢觜參故云箕東仁木宿畢西仁金宿云木克土土爲妃金克木木爲妃者陰陽家有五行妃合之說甲乙木也丙丁火也戊己土也庚辛金也壬癸水也木克土土畏木以己爲甲妃金克木木畏金以乙爲庚妃火克金金畏火以辛爲丙妃水克火火畏水以丁爲壬妃土克水水畏土以癸爲戊妃故昭九年左傳云火水火之牡也對歆說云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爲牡陰偶爲妃故曰水火之牡也又曰火水妃也是五行以受克者爲妃也云推此則南宮好陽北宮好奧中宮四季好寒也者由从妻所好推之則妃故南宮好陽北宮水也水克火奧火气爲水妃故北宮好奧中宮四季好寒此水气爲土妃故中宮四季好寒此日所克而得其妃之所好也日月之行有冬有夏注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一日光道日冬則南夏則北冬至于牽牛夏至于東井日之所行爲中道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月有九行者黃道一黑道二出黃道北綠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立春春分月東從青道立秋秋分西從白道立冬冬至北從黑道立夏夏至南從綠道然用之一決房中道故日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鄭康成曰四時之間合于黃道聲謂諭王者政令四時各有宜也晷居告反疏日有中道以下至有冬有夏並漢書天文志文彼文黑道二上脫黃道一三字茲从河圖帝覽嬉增之彼文綠道作赤道子以天體中央去南北極適均處有赤道之名嫌其名同易混故易名綠道綠者純赤也明堂月令云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冬之月日在斗此云夏至于東井與月令合云冬至于牽牛與月令異者月令據月初夏至冬至則月中也仲夏日在鶉首鶉首之初至中皆東井度也仲夏月初至中日總在東井故志與月令無殊仲冬日在星紀釋天云星紀斗牽牛也劉歆三統曆云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冬至日在牛初度是月初月中不同宿志與月令所舉異時故不同也冬至日南極云云至則寒

爲害者僖五年左傳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冬至日南極也冬至日南極則夏至日北極矣蓋二十八宿環列于天當日所行之黃道而斜絡乎赤道之交南北適中也自亢氏而漸南至牽牛爲南之極自胃昴而漸北至東井而北之極故春分日在奎秋分日在角當南北之中冬至在牽牛則南之極也此據古麻家有九道八行之說所以攷其差也借青絲白黑以

此之借八節之名以命之春分青道爲正東立春青道爲東南冬至黑道爲正北立冬黑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道爲西北夏至絲道爲正南立夏絲道爲西南如交在冬至南緯二十三度半而入陰麻半交必在春分黃道內五度半春分九南北緯則月北緯五度半是爲春分青道北三十交退在立冬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麻半交必在立春黃道內五度半立春南緯十六度奇則月南緯幾十一度是爲立春青道又三十交復在秋分无南北緯十六度奇而入陰麻半交必在冬至黃道裏五度半立冬南緯十三度半則月南緯十八度是爲冬至南緯二十二度半而入陰麻半交必在立冬黑道又三十交退在立夏絲道爲東北秋分白道爲正西立秋白

古麻以自南而北交于黃道爲中交常以中交爲主今麻謂之正交古麻自北而南爲正交今麻謂之中交日食朔當交也月食望當交也九道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攷諸古麻未有明哲其必分之故者錄今思之可以攷當交半交距赤道遠近焉可以明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可以辨交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交遠近及當交而有食焉古法之廢而宜舉者若此類是也案戴氏所言南北緯者在赤道南爲南緯在赤道北爲北緯蓋戴氏善天文又長于麻算故能言之精審如此也鄭注見禮記月令正義云四時之閒合于黃道者謂四季土王之日也合于黃道則與日同道矣漢志紀月之行止言其四時從青絲白黑之道而不及黃道故鄭注必更有言當不止此八字而禮記正義所引止此而已不得聞其詳矣云以諭王者政令四時各有宜者王者出政必順天時若明堂月令所紀十二月之令是也若孟春行夏令之等謂之反令反令則必有災月令具言之矣漢書魏相傳相奏表云東仁之神太皞乘震執規司春南仁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仁之神少皞乘兌執矩司秋北仁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仁之卦不可以治西仁南仁之卦不可以治北仁春興兌治則凋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霿是四時政令各有所宜也此經是說王極之事則此言日月之冬夏異行乃是諭王者政令四時異宜也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月去中道遂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遂而西入畢則多雨詩曰月離于箕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春秋說曰月離于箕則風颺沙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以諭王之不極政教失中雖从民欲不能無亂滂鮑黃反注疏言失中道云云至言多雨也亦漢書天文志文案志云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與在東南爲風其星軫也月去中道遂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是則然矣志又云西仁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遂而西入畢則多雨此則非鄭君之誼雨爲木氣畢西方金宿金克木木爲妃畢妃鄭君蓋也依鄭君之誼雨爲木氣畢度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道則雨陰道則陰雨是亦一說也東北東南皆陽道西則陰道也引詩者小雅漸漸之石篇文彼毛傳云日離陰星則雨與志言出滂道相似也云言多雨也者釋滂沱之之誼爲多雨以證月入畢則多雨也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云孔子既歿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立爲師師之如夫子時也它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畢昨莫月不宿畢乎它日月宿畢竟不雨有若无以應是

滂沱爲多雨之證也引春秋說者春秋緯文以證月入箕則多風也春秋說本鄭注所引云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故也者亦鄭注也竝見正義不俻鄭者欲以春秋說與所引詩詞聯比以同證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不便識別故也日在下而光盛星在上而光微故日見時星不可見上言日月之行此止言月故解所以不言日之故以日從星不可見也云以諭王之不極政教失中雖从民欲不能無亂者土以日月之行諭王者政教則此言月失道而從星是諭政教失中也庶民維星則從星是諭從民欲月從星而風雨則風雨非時風時雨故知以風雨諭亂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脩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鄭籀文折從艸在氷中氷寒故折（注）鄭康成曰此數本諸其君者諸其君者謂福先壽極先

是天枉之名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昏曰折思慮不毅曰弱寒大傳凶短折思不睿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从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皃不肅之罰弱王不極之罰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寧言从則致脩攸好德皃恭則致考終命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气性相感以諭言之思睿則无擁神安而保命故壽若雰則不逭傷神天性所以短折也聽聰則謀當所求而會故致富章而失計故貧也視明昭晰性得而安寧不明以擾神而疾也言从由于悳故攸好德也不从而无悳所以悳爾皃龔則頌儼形美而成性以終其命皃毀故致惡也不能爲大中所以弱也所惡顯路反俊吉窈反夭衣少反齔初委反冠古亂反當多浪反擾如少反俗輒作容音同而誼異矣（疏）注見正義及詩既醉正義云此

凶短折皆其欲惡之君者壽是人所君欲凶短折是君所不欲也云以下緣人意輕重爲次者謂富以下四者亦皆人所欲疾以下五者亦皆人所惡其欲惡皆有甚與不甚各隨其甚不甚爲先後也釋詁云寧康安也故云康寧人平安也考成釋詁文云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者考終命與六極之惡相對佼好言之佼好非必姿媚但容皃端惡是皃醜故解考終命兼佼好者禮記祭統文備者百順之名無所不順之謂也說文而部亦云福備也者禮記祭統文齒部云齔毀齒也男八月生齒七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從齒七聲鄭注周禮司齕亦云齔毀齒也男八歲女七歲而毀齒則未齔謂七歲以下義禮喪服傳所謂無服之殤也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娶然則未冠曰短謂不及二十未昏曰折謂不及三十也案男女三十是昏娶之限非必三十而始昏容有既昏而夭猶才滿三十者亦爲折也漢書五行志云傷人曰凶禽獸曰短艸木曰折一曰凶夭也兄喪弟曰折案禮極皆止就人言若兼禽獸草木則何有貧富何有敗惡不可通矣又兄喪弟父喪子自是屬憂不得以爲短折其說謬甚吾從鄭誼可也引大傳者依生書傳之五行傳也案彼傳云兒之不簇是謂不之不從是謂不雙孚罰常暘孚極惡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孚罰恆寒孚極貧思之不容是謂不謀孚極弱是謂不聖孚罰極風孚極凶短折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孚罰恆陰孚極弱是傳以各徵爲罰不以六極爲罰鄭君引之而以六極是天所以畀惡人創是天所以降之罰矣鄭用大傳之誼不改其文也其所以某極由于某事失者其誼具于大傳之注案鄭注大傳以思心屬土土陁萬物陁气失則于人爲凶短折視屬火主夏夏气長長气失故于人爲疾言屬金主秋秋气殺殺气失故于人爲惡聽屬水主冬冬气臧臧气失故于人爲貧皃屬木主春春气生生气失故于人爲剛愎剛气失故于人爲弱是其誼也云反此而云以下者以見福亦由于五事也壽者凶短折之事故鄭君反覆推言之以反思不睿則致凶短折故睿則致壽富者貧之反聽不聰則貧故聰則致富康寧者疾之反視不明則疾故明則康寧卤妄者惡之反言不从則致卤妄故从則致卤妄考終命者惡之反皃不壽則惡故壽則致考終命言考終者則壽可知大戴禮武王踐阼武王帶名有云壽則壽誼與此合云所以然者不但行運气性言所以致富致極之故不但行運气性言所以誼言之以下反覆推明五事得則致福失則致極自然之理也

分器弟六十七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七

忘埶弟六十八（注）孔氏逸書二十三今亡

周書八

魯巢命弟六十九（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九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四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五

尚書集注音疏

學海堂

吳江徵君臧　著

金縢弟七十

周書十　尚書十二

无克商二年王有疾不念（念爰苑反僞孔本作弗念正義本作弗豫說文引作不忘茲从說文）（注）（疏）詩豳風譜正義引鄭注以爲武王于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正義引王肅注以爲克殷明年案如肅說則當云維克商二年矣經言无克商二年是不數克商之年而云二年鄭誼誠是肅說非也云克商之年歲在鶉火是年歲在壽星故曰二年者國語周語泠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歲謂歲星也歲星爲陽左行于天太歲爲陰右行于地皆歲歷一辰歲星在鶉火則太歲在協洽鶉火午也明年歲星在鶉尾則太歲在作噩壽麇鶉尾巳也涒灘申也又明年歲星在壽星則太歲在作噩壽星則克商之後二年矣此雖未用鄭注寔依鄭誼以說也念喜說文心部文

我其爲王穆卜（爲云注二爲僞反）公太公名公穆敬也鄭康成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名上照反（疏）史記魯世家錄此篇文偏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念羣臣懼太公召公太公召公釋訓云穆穆敬也單言穆當亦同誼又尚書大傳虞傳說於穆清廟之誼云穆者敬之也故云穆敬也鄭注見魯世家注據下文周公言未可以戚我先王故知二公欲就文王廟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注）鄭康成曰戚憂也周公旣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止二公之卜云未可以憂怖我先王也（疏）注見正義小明詩云自詒伊戚毛傳訓戚爲憂故鄭云戚憂也云周公旣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者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爲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其事也周公爲文王之子武

弟不容不聞是言旣聞則武王于時年未九十三四周公以此之故而止二公之卜則創公必知其疾必瘳矣然謂周公將欲以功自居不欲二公有其功也周公豈其然乎鄭云然者以周公旣知武王必瘳則無庸卜矣何爲止二公之卜而潛自卜乎且經言公乃自以爲功又言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亦謂公欲以武王疾瘳爲已功也鄭益據此爲說也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壇徒丹反注同墠常單反）注馬融曰壇土堂鄭康成曰時爲壇墠于鄴壇之處猶存焉聲謂封土曰壇餘地曰墠三壇者太王王季文王各一壇也功或爲質（處昌慮反）疏馬注見釋文云壇土屋者築土爲壇必四面起堵將如堂基然故曰土堂鄭注見正義云特爲壇墠于鄴壇墠之處猶存焉者案漢書地理志鄴水出左狄風鄴縣東南後漢書言鄴君西入關事狄風馬融鄭君蓋皆至鄴日睹其壇墠遺地而云然也云封土曰壇餘地曰墠者鄭注禮記喪法云然餘地者謂去草萊辟餘空地爲廣平之場墠卽場也卽于其中聚土而築之爲壇故云封土曰壇猶鄭注周禮封人欲官所云聚土曰封也云三壇者太王王季文王各一壇也者時將告太王王季文王又別爲一壇于南方周公所立故知此三壇是三王各一壇也云功或爲質者史記云周公于是乃自以爲質案質讀當如周鄭交質之質謂

公以己爲質質于三王以代武王此誼當是顧後文云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史記亦作自以爲功據文當前後相應故于經仍作功而存質字于注爲壇于南方北面注別爲一壇于三壇之南

周公所立也言北面則三壇南鄉可知鄉所疏于三壇之南北然則三壇亦鄉是壇故云三壇南鄉也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可知斯亦君南面臣北面之誼也

太王王季文王注鄭康成曰植古置字聲謂秉執也珪古文圭疏鄭注見正義論語微子篇云植其杖而耘是置爲今文植乃古字故云植古置字又說文木部植字重文作樴从寘是古字植與置同也秉執釋詁文珪古文圭者說文土部文

注鄭康成曰冊謂簡書也周公所作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疏注見魯世家注冊者編竹簡爲之其製字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篇之形故云冊謂簡書也案義禮媚禮記云百名以上書于冊不及百名書于方蓋方用一板局于易盡故字少者用之冊編竹簡亂可聯續故字多者用之此祝詞凡百二十有八字故書于冊云周公所作也者以祝詞紓誠之至非它人所能代爲自是周公自作云祝者且讀此簡書以告三王者謂史官讀此周公所作之祝詞非是維爾元孫某遘厲虐疾遘

豆注鄭康成曰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聲謂遘遇厲惡也疏注鄭反見正義以父前子名之誼則告太王王季文王當名武王禹元孫發今此諱發而云某必由後來成王聞金縢之書得此冊文讀之不敢斥名而云某後錄書者從成王之讀因遂作某其實周公冊書本作發字故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下云以旦代某之身同此可知矣遘遇易象傳文厲惡毛詩瞻卬傳誼也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子將史反注曰子同注鄭康成曰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女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爲並于僞

反疏注見正義云丕讀曰不者古丕不二字通說具殷庚上篇疏舉陶誤云啓哅哅而泣子弗子謂不暇子愛其子故云愛子孫曰子禮記中庸云子庶民鄭彼注云子猶愛也誼與此同也史記云是有負子之責于天是言三王不救元孫將負上天之責故云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爲天所責也

以旦代某之身注旦周公名也君父疾病方困臣子不忍默爾視其獻欲爲之請命于鬼神求以身代

非不知命不可請死不可代也出于忠孝之誠不能已爾周公
優爲之注兩爲字先者于僞反後者如字〔疏〕逸周書柔武小開武寶典寤敬諸篇輒言名周公旦大開武言訪于周公旦是旦爲周公之名此文言以旦代某是周公自名于三王之前也故云旦周公名也正義引鄭志弟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困當瘞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鄭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獻欲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于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此注君父疾病方困以下云云祖鄭意以爲說也予仁若乃耐多材多執不耐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執耐事鬼神乃字从書古文訓本正義本作考執牛祭反〔注〕仁若衍字也乃古文巧俗讀乃爲考或旦改作考字非也耐字屬乃讀巧耐故多材執也周公自譽而謂元孫不若者謂三王欲取元孫毋令子孫于下地注毋布右助四方用是能定爾子孫于下地注毋布右助也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右助四方用是能定爾子孫于下地注毋布右助也〔疏〕逸周書柔武小開武寶典寤敬諸篇輒言名周公旦大開武言訪于周公旦是旦爲周公之名此文言以旦代某是周公自名于三王之前也故云旦周公名也正義引鄭志弟子趙商問曰若武王未終疾困當瘞信命之終雖請不得自古以來何患不爲鄭答曰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默爾視其獻欲歸其命于天中心惻然欲爲之請命周公達于此禮著在尚書若君父之病不爲請命豈忠孝之志也此注君父疾病方困以下云云祖鄭意以爲說也予仁若乃耐多材多執不耐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執耐事鬼神乃字从書古文訓本正義本作考執牛祭反〔注〕仁若衍字也乃古文巧俗讀乃爲考或旦改作考字非也耐字屬乃讀巧耐故多材執也周公自譽而謂元孫不若者謂三王欲取元孫毋令

地對帝庭言故曰下地疏重布說文寸部文
則誼校詳也云武王受命于說文又部又重出右字訓手口相助
馬融注也見魯世家注不俑馬融曰者欲使注文融洽不便識
兆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
帝與我九齡是武王受命帝庭之事也云對帝庭言故曰下地
者帝者天帝對上天言則地爲下矣言此四匚之中罔不祇畏
者欲見下地即指謂人世不謂地之下也
注祇敬疏祇敬釋詁文
說文示部同
所肎歸史記无逸戲字僞孔本有之姑从僞孔隊直類反正
義本葆作寶无所字竝从史記肎因稱反與依同注
鄭康成曰降下也葆猶主也有所肎歸也肎亦歸也无隊失天之所下主命
命使元孫爲宗廟之主則我先王亦長有所肎歸矣葆或爲寶
使元孫長爲宗廟之主則我先王亦長有所肎歸也
疏鄭注見魯世家注降下說文自部文云葆猶主也者史記留
侯世家云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謂立是石爲主
而祀之也是葆之誼猶主也鬼神馮肎宗廟宗廟有主則有所
依歸故云有所肎歸爲宗廟之主也據此注則鄭本亦作有所

肎歸與史記同僞孔本削去所字非也聲謂主命使元孫爲祭
祀主之命者申明鄭君葆猶主之誼也云祭祀主者凡天地社
稷山川之祀皆主之不獨宗廟宗廟其一爾既命之有天下則
凡所當祀者皆命主之矣此即上文命于帝庭之命也說文肎
部云肎歸也此經肎歸聯文故云肎亦
歸也云葆或爲寶者正義本作寶也
本元其字
从史記增
今我其即命于元龜
注傳曰就受三王之命于大龜疏即之言就故云
就受三王之命
以作以其竢上有
以字未知是否姑仍僞孔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竢爾
本歸字
屬上讀注許聽竢待也馬融曰待爾命武王當瘉我當死也瘉爰
主反俗作疏許聽竢待說文言部立
俞下心非疏部文馬注見魯世家注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屏必郢反注傳曰屏藏也言不得事神藏才
郢反疏說文尸部云屏屏蔽
退也隱也是屏有隱蔽之意故得爲藏也禮記曾子問篇孔子
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昵遂奉以出反必告
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然則以玉禮神
事畢必藏其玉傳訓屏爲藏當不謬姑用其說乃卜三龜一習
吉注就三王而卜故卜三龜習重也
重直
疏史記云于是乃卽
容反三王而卜卜人皆

日吉故云就三王而卜故卜偽孔傳乃云以三王之龜卜故卜三龜案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是一龜而用三兆兆各一龜三兆必占三龜也士喪禮卜筮日占者三人鄭注謂三人掌玉兆瓦兆邊兆者是三兆占一龜之明證則此三龜不爲三兆而別異傳說非是云習重也者易象傳云習坎重險也是習誼爲重也開闢見書乃并是吉開偽孔本作啓鄭注周禮卜師引此作開吾以鄭所引闢以灼反俗作籥乃別一字(注)鄭康成曰闢開藏之管也開兆書藏之室以管乃見三龜占書亦合于是吉聲謂闢關下牡也開藏兆書室之關牡也并或爲逢注三藏字前兩字疏鄭注見正義鄭注周禮司門引先才盎反後才郎反疏鄭注云管謂闢也故于此注以闢爲開藏之管也云開兆書藏之室以管者藏兆書之所謂之兆書藏謂以管開藏兆書之室也云乃見三龜占書亦合于是吉者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鄭彼注云頌謂籀也每體十籀然則龜兆之體總三兆凡三百六十籀詞凡三千六百皆有成書藏于太卜既卜得兆象兼占書即籀也周公既卜三龜開書合于是吉者解并之誼爲合言以占兆果吉也云闢關下牡也者說文門部文先鄭注周

司門云鍵謂牡此云闢下牡則闢即鍵矣案鄭以闢爲管則鍵以開門者乃是牝器今以爲牡則與鄭韋異又案月令孟冬云修鍵閉慎管籥閉與管聯文與鍵異文則闢是管非鍵鄭說是矣然必用說文易鄭闢故不以闢爲管而以爲闔闔牡也云并或爲逢者王充論衡卜筮篇引此作逢也公曰體兆象也圖謀釋詁文鄭注王其無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維永終是圖茲攸詒耐念予一人無偽孔本作网史記所錄及鄭注周禮所引皆作無吾从無(注)體兆象也圖謀釋詁文鄭注曰茲此也攸所也詒予也耐能也予小子新命謂公既得吉兆人告武王曰王其无害我小子絜新以詩命于三王維長終周道是謀茲所待三王之命皆示以吉兆是能念我天子保安之矣絜今尚反俗作永傍非兆象也者周禮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鄭注解體爲兆象且引此經以證故此用彼注誼也圖謀釋詁文鄭注馬注並見爾雅家注茲此亦釋詁文案經傳言予一人皆是天子自傍此周公言予一人而馬云一人天子也者白虎通號篇云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爾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何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

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爾故商書曰不悉予一人是臣下亦得稱天子爲一人焉誼是也經止言公曰注云入告武王曰者史記言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无害云云則是告武王之言矣史記云旦新受命三王此云者益史記下句云維長終是新受命可也尚書則有茲鹵竣之語若以新命爲新受命則鹵竣更何所竣哉故云絜新以請命于三王必先齋宿故言絜新也云維長終周道是謀者史記云維長終是圖茲道僞孔傳云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案僞孔傳時或采取漢儒之說其說間有是者此言謀周之道似與史記誼合當不謬故畧仿其意言長終周道是謀也又案漢書儒史記所載尚書多古文說然則史記云維長終是圖茲道耐念予一人實是維長終是謀此周道則必能念我天子保安之以是知正之无害也如此解說亦甚允當此正借不別有明文以相參證不敢直改從史記聊識之于此公歸乃內冊于金縢之匱中內如注縢緘也公藏其冊于金縢之匱中誡守者勿敢言鄭康成曰凡藏祕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緘今成反藏才浪反疏縢緘說文糸部文云誡守者勿敢言者桑反祕必至反〔疏〕史記世家文也下經王得周公之冊以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公命我勿敢言是公藏冊時有此誡也鄭注見正義云必以金緘其表者謂以銅爲項以固合之若明堂月令所云鍵閉是也王翼日乃瘳瘳救注翼明釋瘳疾瘉也者留反說文疒部文武王旣喪管未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注〕鄭康成曰管國名未字周公兄武王弟封于管羣弟蔡未霍未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攝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于京師孺子謂成王也聲謂武王以十二月崩踰年周公攝政管未生當武王周公之間習聞商王舊法兄弟相及謂武王崩嗣王幼次當及已今已爲監于殷而公居攝疑公蓄異志而踊遣已故有是流言爾孺子幼少之稱時成王年十三故曰孺子霍火各反疏鄭注見詩正義又見七月正義史記周本紀云封弟未鮮于管故知管是國名未其字也又管蔡世家云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

曰管未鮮次周公旦是管未爲周公之兄武王之弟也管蔡世家又云管未蔡未疑周公之爲不利于成王衞世家亦云管未蔡未疑周公皆不言霍未鄭云羣弟則管未之外不止蔡未一人逸周書作洛解云武王克殷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未于東建蔡未霍未于殷俾監殷臣是霍未與管蔡爲殷三監則羣弟是蔡未霍未明矣洛誥云孺子來相宅立政云孺子王矣故云孺子謂成王也是皆然矣惟是言周公免武王之喪意欲攝政而致流言則是以爲武王崩後三年事恐未然也論語憲問篇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禮記檀弓云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定四年左傳云周公爲太宰然則周公攝政當在武王崩時不應待免喪後若謂免喪而始攝政則三年之內誰攝政乎豈曠年無攝政乎必不然矣故聲不從而別爲之說作洛解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逮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未及殷東徐郇及熊盈以畔下又云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然則周公攝政三未流言皆在未葬武王之前故以爲武王初崩踰年之事云管叔生當武王周公之間者據史記殷本紀自湯至紂凡二十九王計其世數兄弟相及者據管蔡世家文已具于上云君聞商王舊法不過十七是兄死弟及者多也周承殷後若依殷法則武王崩成王幼以次當及管未由是不免疑于公之欲篡忌朝攝政自不能無疑于公之欲篡忌已而使出監殷故云疑公蓋異志而踊遣已知管未監殷是周公使之者據孟子公孫丑篇文云踊遣已者何休注公羊僖十年傳云踊豫也齊人語管叔監殷在武王未崩之前故云踊也說文子部云孺輸也輸尚小也故云孺子幼小之偁云時成王年十三者伏生大傳云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衞康誥云侯甸男邦采衞則康誥作于攝政四年大傳又云天子年十八日冠天子太子年十八而冠則周公居攝之四年成王年十八逆而推之成王迎周公返即居攝之元年即成王年十五其前爲周公居東之二年是時周公將辟流言而出即是始居東之年則是時成王年十三也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不辟正義本作弗辟茲從說文所引辟入益反注辟治也我之所以不治流言之事者以疑謗未明无以告我先王也疏辟治說文辟部文諸本辟或作辟諸家輒讀爲避史記云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周无以告我先王詩七月正義引鄭注云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讓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无告于我先王言媿无古文又賈侍中達傳孔氏古文未重从達受古學是實淵原于孔氏者當从之也云我之所以不治流言之事不言不治三未而言不得不避之故誼雖相反其讀則均爲避也今皆不从而从說文作辟訓爲治者許叔重說文敘自言其傳引書皆孔氏古文未重从達受古學是實淵原于

者蓋流言雖出于三叔而公與三叔同母弟不虞三叔之叛已雖聞流言不料其出于三叔且下云罪人斯得則尼東之時方始審知流言之所自來初時固未知也然則公言我之不辟但謂不窮治流言之事非謂不治三叔之罪也周公尼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注〕鄭康成曰尼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頴君之察已聲謂罪人謂流言者初聞流言未知所自出尼東二年探得其窹知其出于三叔故曰罪人斯得〔疏〕頴相俞反俗通作須探土南反鄭注見詩七月正義逸周書作洛解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鎮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郇及熊盈以叛周公乃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千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據此則似流言之明年即東征者故矣人王肅輩據之而以尼東爲東征鄭云尼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者墨子耕柱篇云古者周公旦非關叔辭三公東處于商蓋即管叔音之轉爾商蓋即商奄奄蓋謚同也是周公遷流言實有避居東國之事居東實是避尼非東征也故鄭云然若作洛解所紀年次則或爰越而過非比年接敘者即如武王之崩在克殷之後五年作洛解于克殷云云之下即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則有似一年內事故孔晁注辨之云謂乃後之歲是爰越不聯比者也然則元年葬武王者謂武王崩後踰年改元之年二年又作師旅者謂周公攝政之二年其間實曠隔周公居東之年以尼東之避于作洛事无涉故作洛解不敘及之不得以其元年二年文相承次遂謂是此年之事而沒其避居東國之年也云罪人謂流言者者造作異言流播京師搖動王室是罪人矣云初聞流言未知所自出者造播流言之人必匿其名不使人知其所造公雖聖猶而于三叔則同母昆弟推己心以度三叔謂三叔與己必无二心始聞流言必不料其出于三叔故未知所自也經言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者史从後書之爾非初時即知之者經于尼東二年之下言則罪人斯得明初時未即罪人爲誰尼東徐探而始知之故云尼東二年探得其實知其出于三叔詩譜正義引鄭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知尼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爲成王所得又鴟鴞正義引鄭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聲雖重于章鄭顧此說殊涎不敢曲从　于後公乃爲詩以詒王名之曰雖鴞雖鴞作鴟鴞于喬反〔注〕鄭康成曰于後于二年後聲謂詒遺也公既得流言情實乃爲詩遺王言已勤勞王室管蔡侮之王室將毀託雖鴞以諭因以雖鴞名篇詩在豳風遺唯〔疏〕鄭注見詩豳譜正義云于二年後者謂尼東二年之後也正義引鄭注云公作雖鴞之詩敘其

屬臣請勿奪其官位上地詩鴟鴞正義引鄭注云治說也周公惕其屬黨无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詒王今國風鴟鴞也又鄭箋鴟鴞詩亦爲是說案毛公鴟鴞傳解既取我子无毀我室云室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解鬻子爲成王則詩意實不如鄭君所說故上文罪人斯得及此爲詩詒王皆不用鄭注而聲自爲解說詒遺釋言文云言已勤勞王室管蔡侮之王室將毀託鴟鴞以喻者其詩首言鴟鴞鴟鴞以下皆託鴟鴞以爲言也其言綢繆牖戶以爲巢喻已之勤勞王室也言今女下民或敢侮予或之言有下民有侮予者論管蔡也言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喻王室將毀也云詩在豳風者豳風詩七篇也案鄭君豳譜言周公一徳不回純似于公劉太王之所爲太師大述其志主意于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是說鴟鴞以下諸詩所以傳于豳風之意也王亦未敢誚公（誚才肖反）注諸讓也成王疑周公之意未解得公之詩怒其歸功于己委罪于人故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疏（詩鴟鴞正義引鄭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案鄭以公作詩詒王爲救其屬臣故云然茲于上經既不从其注也楊雄方言云鴟讓也說文言部云諆古文譙故此亦不用其注也楊雄功于已委罪于人故欲讓之者公詩云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言已爲王除病也又云綢繆牖戶言已勤勞王室也成王疑公爲不利方謂公有罪見公此言必怒其歸功于己矣詩又云今女下民或敢侮予又云予未有室家皆論管蔡之侮王室成王必以此言謂公委罪于人而欲讓公矣云推其恩親故未敢者公于成王爲未父故云恩親此說則用鄭注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穫戶郭反拔步八反（注）鄭康成曰秋謂周公出二年之明年秋也聲謂穫刈穀也偃仆古文家說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刈牛廢反疏）詩豳譜正義引鄭注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案鄭以周公出居東二年至明年秋即反而居攝則自出至反不出三年此秋即是作雒之年之後明年秋則似作詩之明年後字而緣之以見此秋是居東之第三年與上于後爲一年內也文人部文云偃僵也字林云仆偃也論語草上之風必偃孔氏注亦云仆偃也則偃仆同誼故云偃仆也古文家說云見王充論衡感類篇案史世家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翦其髮沈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識好神命者乃旦也亦臧其冊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奔楚成王發

府見周公藏書乃泣反周公是言周公奔楚不爲流言與古文說異未知其所本其說似不經忠世家又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木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云又後漢書周舉傳詔問曰言事者多云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及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注引鴻範五行傳曰周公死成王不圜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大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册改周公之葬奠以王禮申命告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皆以雷風示變成王開金縢書爲周公卒後事亦與古文說異蓋今文家說也論衡感類篇引此經而傅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于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于葬公人臣也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于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章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是當時今文家古文家立說各異故有此兩說也茲從古文說而不用今文說者蓋雷風之變若是周公卒後事則經于秋大熟之上當明言周公既沒以別起其文以見與爲詩語王與時如上武王既喪之文此異于周公請命時矣茲十王亦未敢諸公之下既云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明雷風之變爲于感于流言不爲王疑于葬公故知古文說是也鄭注以秋爲尸東二年之明年秋與古文說合故用古文說案周公尸東據墨子則云奔楚處所雖異其于鎬京則王商蓋也楚也皆東也二說皆未可非疑不能定益存弗論　王

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弁皮面反開爲孔本作以啟正義本作以啓鄭注周禮占人引此作閐无字注鄭康成曰弁爵弁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王此時年十五于禮已冠必爵弁者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失道焉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冠古玩反注見穀梁文十二年傳疏及正義案周禮司服及弁師皆不見爵弁之文而天子爵弁紕以日視朝然則周禮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服禮記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然則皮弁是天子平時眡朝之常服此時承天變宜有異必非皮弁也司服又云凡兵事韋弁服凡弔事弁絰服此數者又皆不言于此時故推以爲爵弁爾云天子諸侯十二而冠者此無正文約左傳之文也襄九年左傳云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鄭據此而言也云成王此時年十五者鄭以周公凡攝四年作康誥康誥有孟侯之文謂是天子太子年十八之傳而推成王于時年十八又以此年从周公反即爲凡攝之元年故推此時成王年十五也云子禮已冠者大戴禮公冠篇云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

多也祝雖曰使王近于民遠于年齒于時惠于財親賢使能此記成王之冠而不詳其冠時之年故鄭引十二而冠之禮以推成王是時已冠矣鄭必推求者之服也案成王年十二乃武王崩之年也武王未崩必不急于爲成王冠武王既崩則成王以十二月崩或歲內不及事而踰年則成王十三而冠矣但武王喪服而冠實亦不妨十三而冠也云必爵弁期節非必謂成王十二而冠者特明可冠之承天變降服者案義禮士冠禮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則爵弁尊于皮弁鄭注士冠禮亦云爵弁尊兹以爵弁爲降服者蓋以爵弁非天子之服而王服之故爲降服也云亦如國家失道而不充其服焉失道猶未道言承天變降服亦如國家未道之不充盛其服也云開金縢之書者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也者蓋金縢之匱中有先王故事必有可以攷驗災異所由起者卽可以知消伏之術故云省察變異所由故事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注得周公所臧請命冊書及命龜書臧才桑反〔疏〕言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仰上文所云公乃自以爲功告于太王王季文王者是周公之請命冊書故云得周公所臧請命冊書云及命龜書者周禮卜人職云凡卜簭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鄭注云既卜簭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于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臧焉然則周公當日卜三龜必有命龜之事書之於冊與請命冊書並內于金縢之匱中王得周公請命冊書必并其命職引此經亦謂是命龜書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注〕〔疏〕注見上注世家注對曰信意公命我勿敢言鄭康成曰問者問審然否〔疏〕毛詩意因其反正義本作噫音諧皆別釋文云馬本作懿亦非〔注〕意歎詞命猶誡也言信有是事公誡我勿敢言爾〔疏〕毛詩意傳云意歎也故云歎詞史記者勿敢言此言公命我勿敢言故云命猶誡公誡我勿敢言周公誡其冊于金縢匱中誡守家言王執書以泣〔注〕鄭康成曰泣者惕周公忠孝如是而无知之者〔疏〕注見上注世家注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章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疏〕親息仁反正義本作新逆釋文云馬本作親迎茲从焉〔注〕親讀爲新鄭康成曰新迎政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聲謂褒德報功尊尊親親禮所宜也〔疏〕褒百袍反或同用禮記大學云在親民

是以親爲新此經親字據鄭注誼實是新字故讀爲新鄭注見詩東山正義案鄭箋詩東山敘云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此解親迎爲自新箋詩東山未見言自新以迎自然親自迎之故新迎可該親迎之意東山箋言親迎者依尚書作親迎字爾安知鄭箋詩意非以親爲新乎卽此可見鄭本尚書亦作親迎與馬融本同矣據經言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是成王有深自悔禍之意則云朕小子其親迎者實謂我小子其改過自新以迎之也若但言親自迎之未合成王語意故鄭云改先時之心以更自新以從周公云褒德報功尊尊親親禮所宜也者周公有聖德有王功且又成王之尊父也尊親兼至于禮在所宜崇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注〕王出郊

迎周公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鄭康成曰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陽謂天子也天子行善以感天不回旋經日還久沿反傳直倦反〔疏〕云王出郊迎周公也者上言惟朕小子其親迎故知此出郊是郊迎周公也馬注見忘世家注云風還反者謂風還轉復其常也鄭注見正義引易傳者易緯叶覽圖中字傳文也後漢書周舉傳舉對策引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唐章懷太子賢注以爲易叶覽圖文又郎顗傳顗條便宜七事亦引此文以爲易中字傳章懷注引易中字傳曰陽感天不旋日諸侯不旋時大夫不

遍稘并引鄭注云陽者天子爲善一日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日天立應以惡諸侯爲善一時天立應以善爲惡一時天立應以惡一說不旋日立應之不旋時三辰間不過稘從今旦至明旦也陽卽指天子也此云陽謂天子也與彼注誼同云不回旋經日者謂不竟終日與彼立應之之說同王出郊天卽反風是立應之之驗故引易傳以說　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筑之歲則大熟筑中六反正義本作築釋文字當作筑〔注〕馬融曰筑拾也禾爲大本所偃者起其本拾其下禾无所凷失爲于僞反〔疏〕注見釋文及史世家注筑拾釋言文也正義引此以爲馬鄭及肅三家注同

大誥第七十一

周書十一　尚書十三

王若曰〔注〕鄭康成曰王周公也周公兄攝命大事則權稱王〔疏〕注見正義云王周公也者禮記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既言周公朝諸侯又言天子負斧依明天子卽指謂周公故鄭注彼文云天子周公也明堂位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周公既踐天子之位則稱王

自然有之此篇是周公之誥則所云王若曰自是謂周公爲王矣若謂是周公述王命以誥則當如多士言周公曰王若曰或如多士先言周公告乃後言王若曰今此文不然則王是謂周公矣云命大事則權稱王者見周公不欲終于爲王故平時不常稱王特以大事之命必由王出故當大事則權稱王以命之云權稱明不正稱矣權者公羊桓十一年傳云反于經然後有善者也大誥繇爾多邦粵爾御事爲孔本繇字在大誥上正義云作大誥繇爾多邦茲人之注繇道粵于並釋詁文思齊詩云以御于家邦鄭箋訓御爲鄭王本繇在誥下釋文云馬本臣疏繇道粵于並釋詁文思齊詩云以御于家邦鄭箋訓御爲治也漢賊王莽因翟義起兵故云御治且引此經以證茲故云以自此于周公其文具于漢書翟方而思乃依此作大誥一篇以自況于周公其文具于漢書翟方進傳莽雖矯誣然其時尚書今文古文具在其所依仿者乃大誥之文誼矣茲輒據之以爲注莽誥進傳莽雖矯誣然其時尚書今文古文具在其所依仿者乃大誥之舊文是可援以究大誥之文誼矣茲輒據之以爲注莽誥日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女卿大夫元士御事故此注云大誥道女衆國于女治事之臣弗弔天降害于我家不少延字僞孔本作割延字僞孔屬下讀釋文云馬本作害馬讀弗少延爲句正義云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茲從之注弔讀爲遭遭之言至至猶善也延長也言不善乎天降凶害于我家謂武王崩也不少

且延長之謂三監及淮夷叛也遭氏云弔讀爲遭遭之言至也从人持弓垂部云遭至也从辵曹聲二字不同今經典多通用弔爲遭如詩神之弔矣不弔昊天及爾迄赴來弔膠誼爲至者字皆作弔不復有遭字矣不弔昊天文字當從說文爲正凡弔字訓至者文當加辵此經弗弔與節南山詩不弔昊天之誼同彼毛詩傳云弔至則此弔亦當訓至字當作遭故讀爲遭云至猶善也者毛詩不弔昊天傳云弔至鄭箋云至猶善也茲用其誼延長釋詁文云天降凶害于我家謂武王崩也者周家克商而後武王未崩以前未有殃咎故知降害謂武王崩也云不少且延長之者正義以爲鄭王皆言害不少乃延長之茲从其誼云謂三監及淮夷叛也者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出兄東都兄東者二年又明年秋成王迎周公反是爲兄攝之元年于武王崩後爲四年此篇是兄攝二年時事于武王崩後五年矣而猶有叛國則凶害之延長是謂諸國叛也且此篇之敘必推本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言之益可見降害及不少延指謂是二者矣洪

天命矧式允反注洪惟詞也我幼沖人周公我成王也嗣繼矗竟秭數良事也造之言遭也迪道康安弥況也有讀曰又格量度也

言我幼沖人承繼前人无竟之大數大事弗遭逢明哲之人以道民于安況曰其又能量度以知天命乎言不能也量力羊反度代洛反

〔疏〕云洪惟詞也者謂止是發語之詞不爲誼也多方云洪惟圖天之命語與此同足相參證矣云我幼沖人周公我成王也者我是自謂然古人之言我輒有非自謂者如卷耳詩云我馬虺隤鄭君箋云我我使臣也又云我姑酌彼金罍箋云我我君也又禮記禮器云孔子曰我戰則克鄭注云我我知禮哲也諸文言我皆非自謂此文周公言我幼沖人幼沖人實是成王故云周公我成王也嗣繼秉數反事迪道康安竝釋詁文曁竟毛詩七月傳誼也云造之言遭也者呂刑雨造具備史記作雨遭具備史記以詁訓代經文也此經據王荼擬詁云予未遭其明哲則造之誼爲遭也許況釋言文云有讀曰又者終風詩云不日有曀鄭箋云有又也春秋隱公十有一年正義引干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是古字輒有以有爲又者此經有字誼亦然故讀當爲又也又也云格量度也者荅頤篇文見文選燕城賦注　已予惟小譽若涉淵水予惟往求脫蹔濟專賁專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注已歎詞專讀當皆爲倳賁讀當爲奔周公述己所以尻攝之意言我念小子若涉淵深之水我惟往求我所與濟度者疏傳奔奏之臣與之共濟以傳近前人之所受命如此則不忘大功矣我不敢閉距天之降威不顧畏之也用寧王遺我之大寶龜以紹述天之明意于是即命尻攝鄭康成曰受命曰寧王聲謂然則文王武王皆是也傳叚嗟以爲附字亡寓反讀當皆爲傳賁讀當爲奔奏叚嗟以爲走字則候反疏云專讀當皆爲傳賁讀當爲奔其聲同則其字通也故漢書地理志引禹貢禹傳土棘古定本作禹專土是專與傳通應劭風俗通云虎賁言猛怒如虎之奔赴是賁與奔通也王莽仿此作誥云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脫所濟度奔走以傳近高皇帝所受命據此則經賁字讀當爲傳奔專前人之專讀當爲疏傳疏傳奔走走亦作奏古字通也詩緜之卒章云予曰有疏傳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是謂文王之四臣茲舉其二爾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傳諭德宣譽曰奔奏鄭箋云疏傳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也尚書大傳云孔子曰文王得四臣

某亦得西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傳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走歎云云然則疏傳奔奏非必實指何人凡能率下親上諭德宜譽者卽是也周公言我往求我所濟專責是謂求所與共濟之人則專貢自是謂疏傳奔走之臣周公所欲與共濟者也云不敢閉距天之降威者說文門部云閉闔門也從門才所以距門是閉有距誼云用寧王遺我大寶之寵以紹迷天之明意者用寵以卜知天意是爲紹迷天明也云于是卽命居攝者王莽擬誥云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鹵紹天明意紹予卽命尼攝踐阼如周公故事據此則卽命謂尼攝也鄭注見詩何彼襛矣正義詩文王敘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下武敘云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是文王武王皆受天命如鄭所云受命曰寧王則文王武王皆爲寧王故云然則文王武王皆是也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粤茲

武流言謂公將不利于孺子有大難于京師京師之人惑于流言亦不安靖于是載動難乃疏云曰者迷流言也者周京在西旦反西土卽流言所云公將爲不利也王莽擬誥云故東郡太守翟義據東師動衆曰有大難于西土王莽以翟義比管蔡以彼

說此經益信有大艱之云是流言矣艱難釋詁文靖安者詩文王部云靖安也靖立靖共也則靖可訓安也說文蛔部云蠢蟲動也載古文蛔載動也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曷我周邦腆土典反誕徒旱反疵此賀反曷必圮反今軋作鄙音同誕異注鄭康成曰腆謂小國也聲謂誕大紀理敘緒疵病康安也言殷小之國大敢紀理其已隊之緒以天降凶威知我國有疵病舉心不安乃言曰我將復殷之王業反曷傷我周國矣鄙君蒲姑謂祿甫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甫及三監叛也知我有疵曷我周邦此之謂隊直類反傷七鄭注見正義誕大釋詁文鄭箋械樸詩云理攻反鄙因亡反之爲紀故云紀理敘緒疵病康安亦並釋詁文經言天降威卽云我國有疵則降威卽上文所謂天降害于我家也故云天降凶威上言予不敢閉于天降威亦言凶威也云反曷傷我周國者曷傷謂輕侮之說文人部云傷輕也鄙蒲姑以下至三監叛也尚書大傳文祿甫者武庚子也乘周之

疊而舉事是知周有疵病而侮傷之故云知我有疵罰我周邦此之謂王莽誥云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敘天降威遣我賓窮固知我國有告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與此經絕異案莽擬此經作誥而此條異者蓋莽心懷姦詐假託周公實與周公相反翟義劉信爲漢起義兵與管蔡武庚之叛并亦異若謂劉信敢紀其敘則是興復漢室名正言順不可誅矣故變言犯祖亂宗之敘又翟義劉信實扶漢室不得謂其罰我漢國故變文言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此莽窮于詞誥故支吾其說正竊此經之字而意實乖異此則不可據以推求經誼者也今戡今翼日並義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義牛奇反僞孔本作獻尚書大傳引作儀義則古儀字也敉民豐反〔注〕今翼日者謂聞武庚叛之日及明日也民義民之表義謂賢者翼敬也以謂左右之也于往敉撫武繼圖謀也今並雖戡動而于初聞殷叛之時賢人之足爲民表義者畎有十人我敬以之往以撫定民心以寧國難以繼所謀之功畎余犬反疏王莽誥云粵其承事聞之日以況此經則今翼日謂聞武庚叛之日也云及明日者翼之言明言今翼日則是今日明日二日之間也云民義

民之表義謂賢者並凝誥云民獻有我九萬夫孟康注云民之表義謂賢者此云民義即所謂民之表義也僖二十六年左傳云几師能左右之日以言能以之左右也故云以謂左右之也于往鄭箋械樸詩誼也敉撫釋言文翼敬武繼圖謀並釋詁文云畎有十人者畎與畛通語詞也云我敬以之往以撫定民心者十夫足爲民表義以此十夫往征則可以撫定民心矣云以繼所謀之功者並凝誥云我敬以終于此謀繼嗣圖功　我有六事休朕卜并吉〔注〕大事戎事休美也鄭康成曰卜并吉者以三龜皆从也時既卜乃後出誥故云然肅曰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疏〕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爲征伐而出誥作大事則戒于百官亦謂戎事矣周禮大宰云義云卜并吉者以三龜皆從也者古人卜用三龜而以玉兆瓦兆邊兆三兆各占一龜說見鴻範疏時既卜云云正義引以入紹天明即命之下爲此言也故錄其時之卜并吉乃是將出誥時之卜自是兩事鄭君必不于紹天明即觀上下文誼紹天明者謂武王初崩時周公將欲尼攝而卜此事故于上經正義引此鄭注今詳注于此肅注亦見正義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肆（肆故釋詁文于往誼具上疏字息利反）〔注〕肆故于往逋亡播棄也殷播臣謂祿甫（疏逋亡說文辵部文播棄李登聲類文敘言將黜殷此言于甫殷雖于周爲容然既受周之封不得全无臣禮既臣于周而猶叛則是叛亡之臣矣故曰之爲殷逋播之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蘱大艱予翼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粤予小（考異不可征王害不韋卜考字屬上讀害何葛反）〔注〕鄭康成曰女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无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讀爲曷曷何也女國君及衆臣无不復于我曰諸叛國之爲難大民不安靜亦惟三監在王宮邦君之室于我小子爲父行所當敬禮不可征討王何不韋卜平（難及其反疏鄭注見正義周行河岡反）〔疏〕鄭注見正義周禮宰夫云諸臣之復鄭彼注云復之言報也于此注云无不反我之意是解反爲韋反不如反復之誼長故易鄭誼訓反爲復也禮下文生曰父死曰考故云考父也云害讀爲曷曷何也者說其湯誓疏三監武王之弟于成王爲叔父故云亦惟三監在于宮邦君之室于我小子爲父行也翼不可征翼之言敬故云所當敬禮不可征討王莽擬誥云爾國君或者无不反曰難大民不靜亦惟在帝宮卜子族父敬不可征帝不韋卜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於戲允蠢矜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矜古頑反卬吾岡反）〔注〕永長允誠造遭役粤予冲人不印自郵矜寡（古頑反卬吾岡反與侃同）〔注〕永長允誠造遭役使卬身郵愚也故我冲人長思其難而言曰於虖今起師旅誠獲動矜寡宜可哀哉第我遭天之役使以重大艱難之任遺投于我身于我冲人惟愚不克任不身自愚郵也（克任如字注反）〔疏〕永長允誠並釋詁文造之爲遭說具前文弗造哲疏役使廣雅文釋詁卬身同訓我故云卬身郵愚說文心部文也莽擬誥云故予爲冲人長思卒難曰於虖義信所犯誠動繇寡哀哉予遭天使遺大艱難于予身以爲孺子不身自郵　義爾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予曰无怠于郵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是

文爲氏字竝必至反鄒正義本作㑹本同㑹注義讀爲儀儀度也古者書㑹茲从說文所引隸古定本

儀但爲義竝慎也寧考武王也度爾國君及衆士羣臣當安我

日无徒慎于㤰慮不可不黽勉以成乃寧考所謀之功也責其

不然度大㑹疏儀度說文人部文云古者書儀但爲義者鄭注周禮肆師云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竝據以爲說欲言義讀當爲儀也竝慎釋詁文上文邦君及庶士御事皆言不可征則反阻撓東伐之事不以終成寧考圖功相勸勉故云責其不然㕣于惟小邊不敢替上帝命替帖諧反㑹注替廢也

卜并吉則天命我東征可知韋卜則廢上帝之命所不敢也疏

替廢釋言文上文云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是爲東征而卜也卜所以紹天明意卜并吉則天意許可矣故云卜并吉則天命我東征可知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

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相息亮反㑹注周發迹于百里故曰小邦周相勑也天休美寧王興我周國寧王惟卜是用故能安受此天命

今天其相助我民況我亦惟卜是用則敬承天意必獲吉矣明

卜不可韋疏孟子公孫丑篇云文王治岐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又云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又云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故云周發迹于百里相勑助七詩清廟傳箋皆有是訓戲天明畏弼我丕丕基㑹注畏讀曰威弼輔

丕大也天之明威輔我以大此大基也疏畏讀曰威者古字通威畏通此據王莽擬誥云烏虖天明威輔漢始而大矣則畏讀爲威弼輔也爾雅釋詁文丕大釋詁文

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省息井反㑹注不讀曰不舊人當遠識故

事爾國君及衆臣亦惟舊人爾乃不能省識于遠爾豈知寧王

若此勤勞哉責其不知疏云不讀曰不者古字不通此據莽擬誥云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則不讀當爲不舊人當遠識故事二舊人又言不克遠省則云爾知寧王若勤乃是責其不知也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閟必至反㑹注閟勞也極讀曰亟卒終也天勞慎我周家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

而終竟寧王所謀之事疏說文示部云祕神也鄭箋閟宮詩云閟神也是閟與祕通廣雅云祕勞也凝此經閟字非凝忠字也故訓勞我成功所有忠无閟則彼勞字因訓閟爲慎非也云極讀曰亟者荀子賦篇云出入甚極楊倞注云極讀爲亟又易說卦傳坎爲亟心荀爽本作極心則古字極與亟通此經極字讀當爲亟也卒終釋詁文孟康注漢書云天慎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彼順恭諸忠勞之文故云天勞慎功之所在勞慎猶慎勞文雖到而誼則同肆今誘道厥緒以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諶辭其考我舉子害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棐方尾反篇內皆同注肆今誘道厥緒諶誠考顯也今我大化道我友邦諸侯天輔有誠道者天其顯我以民我曷其不于前王安人之功謀其所終乎疏肆今釋詁文說文人部羨字亟文作誘古羨則誘羨同字馬融注顧命云羨道也故云誘道也棐輔說文木部文諶誠亦釋詁文維商祀論訓曰文說林訓曰璧有考不得爲寶足諸云天輔誠辭天其顯我以民則考

當訓顯故云考顯也漢書孔光傳光日食對云書曰天棐諶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故云天輔有誠道者用孔光誼天亦惟用勤恣我舉若有疾子曷敢不于前寧人圖受休畢注畢終也天亦惟用能勞眷我民視民若有疾者文王視民如傷故爲天所用而受美命我曷不敢于前王安人所受之美命終畢之乎疏禮記檀弓下云生事畢而鬼事始以謂生人之事終而鬼神之事始畢對始言則誼爲終故云畢終也文王視民如傷孟子離婁文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藉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垂子乃弗肯堂矧肯構矧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底中辨反構古侯反一音居逅反此經垂考翼以下十二字爲孔本刪節之止一見于攸肯獲下正義云鄭王本于攸肯構下亦有此一經吾从鄭注若順逝往構蓋也言順昔前王之事則我其當往征征討之事我亦言難而日思之我思子孫不終祖父之業祖父其曷賴譬若作室若考既底定其法矣其子弗肯爲堂基況肯爲蓋屋

乎或以構爲棬字椽匚曰棬兄肯架其椽棬乎言不肯也鄭康
成曰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椽直
然反架吉化反疏若順釋言文逝往釋詁文構蓋說文木部文云
反棬所追反疏或以構爲棬聲杜林以爲椽棬字云椽方曰棬者亦說文木部文云兄肯架
其椽棬乎者木部又云椽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椽齊魯名椽曰棬然則椽椽棬三者異
字林亦云周人名椽曰棬齊魯名椽曰棬者經承弗肯之下而云弃肯則弗肯
名而同物也云言不肯也者鄭注見詩文王有聲下義
是反詞以設言其不肯也鄭注云其父敬職之人畢父蕃毕
經云厥考翼翼之言敬也故鄭云厥父敬職之人畢父蕃毕
子乃弗肯播矧肯穫毕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蕃扶反播
注蕃反草也一曰田一歲曰蕃播布穀也穫斂禾也疏云蕃反
草也者
堇過注易无妄六二註也田一歲曰蕃釋地文孫炎注云蕃始熬
殺其草木也郭璞注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蕃然則一歲
曰蕃即以初反草而得名二說
一曰布也七月詩云其始播
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穡是則
穫斂同故云穫斂禾也
肆予害敢不尽卬救寧王大命注

今我曷敢不于我身撫定寧王所受之大命乎疏救之言撫故云
撫定寧王所受之大命也
救注管叔于周公兄也于成王則父行也友譬武庚也管蔡啟
商恭間王室是兄考有友伐毕子也養長也民長邦君御事皆
是也段若父兄有友與共伐其子長民者其相勸止不救乎明
邦君御事當相救助也故下文以肆哉勉之行河岡反慈求記
賞反段疏云管叔于周公兄也子成王則父行也者欲見經言
吉下反疏兄考是此兄管叔
未與武庚同謀則譬若同志
定四年左傳文夏小正曰執
云民長其勸弗救則養之
君御事皆是也者邦君有土
民長也土文邦君越庶士御
勸弗救則此是責其當相救
助下文故以肆哉勉之王曰戲
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緐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粤

天棐諶爾時罔敢易定殃今天降戾于周邦〔鄂正義本作由注茲从隸古定本〕肆力也勉邦君御事勤力也爽之言貳貳猶輔也十人民義十夫也迪道也粵从爾从于其誰爾也于也故書定作企企乃古法字變古者遂改作法矣此誤也當爲定戾亦定也輔國必由賢哲亦惟十人賢哲道之以知上帝命爾亏天意輔誠爾當知天命有定无敢易定命矣況今天降定命于周國乎爾即審字今皆用審〔疏〕肆力釋言文爽有差也戚經既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則爽有貳誰故賈逵注國語云爽貳也貳也明也四誰皆不可施于此輔也云十人民義十夫也者王莽誥儜前經民義有十夫云宗室之儁有四百人民獻義九萬夫儗此經云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義迪知上帝命則此十人即前文所云民義有十夫也迪道釋詁文說文于部云粵于也爾从亏其誰爾也亏也爾篆文作審古今字也云故書定作企者隸古定本作企也云企乃古法字者說文鷹部濮字重文作企古文云法今文省企又作企云法今文省企古文云變古者遂改作法矣者唐

石經時衛包奉敕改隸古爲時俗字遂改企爲法矣云此誤也當爲定者謂隸古定之企及後改之法皆誤也據王莽誥云粵天棐諶爾不得易定則此當爲定也必據莽誥而不从隸古定者蓋隸古定書起于東晉其書輒有改竄增損多不可信王莽雖篡漢之賊其所疑者乃西漢時之尚書伏孔二家之舊文也故寧从之焉桑柔詩云民之未戾毛傳云戾定也彼正義曰釋詁云類定止也俱訓爲止是戾得爲定此經據王莽誥云況今天降定于漢國則戾當訓定因經文先有定字故云戾亦定也惟大慕人誕鄰胥伐于毕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注惟大爲難之人謂三監也鄰近也三監于王室大近矣乃相伐于其同室弟天叛親不容不討今爾不欲征之爾亦不知天之定命不改易乎〔疏〕三監與武庚及淮夷俱叛今云惟大爲難之人謂三監也旦反監也旦三監于周公爲同母弟經云誕鄰言大近也則是專謂三監矣鄰近毛詩正月傳訓也云三監于王室大近矣者讀誕鄰二字上屬爲句也正義引王肅注云惟大爲難之人謂管蔡也大近相伐于室家是讀誕鄰屬下則不詞矣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齊夫予害敢不終朕畝喪色〔注田夫謂之齊夫我長念曰天之喪殷如

田夫之務去草焉我曷敢不順天意以終竟我田畝之事乎去曲呂反〔疏〕云田夫謂之嗇夫者說文嗇部云嗇愛濇也从來回來者回而臧之故田夫謂之嗇夫是其誼也云如田夫之務去草焉者憲六年左傳云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薀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田夫卽農夫也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害其極卜害敢不卜从害敢不卜从莽擬誥云然也僞孔本作敢弗于从〔注〕天休美于前王安人之功吉可知矣予曷爲究極之于卜哉以爾眾心不安故今既卜矣曷敢不惟卜是從乎〔疏〕云以爾眾心不安故者前文言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是眾心皆惶怖不安也率寧人有肯曰疆土既卜陳惟若茲肯僞孔本作指茲據王莽誥所僭〔注〕率循旨美也率循前王安人之功以安天下固有美利于天下之疆土況今卜三龜皆吉乎故我大以爾眾東征也天命不僭言必信也卜龜所陳之兆若此則天命可知矣〔疏〕率循

釋詁文旨美說文旨部文云天命不僭言必信也者劉熙詩巧言及簡兮二篇皆云僭不信也不信爲僭則不僭言必信矣云卜龜所陳之兆若此則天命可知矣者卜所以紹天明意卜之所陳如此其吉則天命可知明東征之必吉所以厲庶邦君及庶士御事也

微子之命第七十二〔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十二

歸禾第七十三〔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十三

嘉禾第七十四〔注〕篇亡孔氏書亦未有

周書十四

周公奉嗇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逮政勤和天下嗇丑尚反阼才故反逮徒耐反〔注〕時陳天子之命當在廟中方東征之時所冗无廟當爲

壇壝宮以象廟而于其中陳之也㠯者釀鬱爲酒芬芳條㠯故
曰㠯所以禮神阼階東階也延進之也從後詔侑曰延周公奉
㠯立于東階贊者延之登堂乃贊曰假王逮政勤和天下此成
王命書發端之語也假升逮臨也嗇王以嘉禾之瑞歸美于
公言公升王位臨政事勤勞燮和天下其下當言致治升平天
報休祥之意今其書亡餘文不可得聞矣明堂位曰周公踐天
子之位以治天下是假王逮政之事也釀女恙反鬱紆勿反芬
直吏疏漢書王莽傳羣臣上奏多完反變心叶反致治
反　疏誼以嫺莽意其說雖哀辟然其所引故是尚書逸文不
得以其引自詔臣而遂處之也故錄其文而解之但孔氏古文
无此篇不審莽臣何自引之蓋或見于先秦諸子之書而得引
之與今不可攷矣注云時陳天子之命者此篇敘云周公既得
命禾旅者陳也云當在廟中者義禮娉禮羅既拱以竢矣禮記娉誼云君親拜送
于大門而廟受是諸侯受賜㠯君之命猶且在廟中況陳天子之命
于自當在廟中矣云方東征之時者大誥云肆予誕以爾東征
疏禾敘云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是周公于時東征未返也東
征暫處于外但以齋車奉㠯廟土而以不須立廟故云所尸无
廟云當爲壇壝宮以象廟爲壇壝宮之事謂築壇而又委壝土
廟自當爲此以象廟而于其中陳之也孝周禮掌舍職有
酒芬芳條㠯故曰㠯者鄭注周禮掌舍職有委壝土起堣坪以爲宮也于時无
芳條㠯故曰㠯者釀鬱爲酒芬芳條㠯故曰㠯者鄭注周禮掌舍職有委壝土起堣坪以爲宮也于時无
上下也鬱如黑黍一秬二米云㠯所以禮神者禮記
曲禮云凡摯天子㠯爲摯者所以唯
用告神爲至也是㠯所以禮神云阼階東階也者鄭注義禮士
冠禮云阼猶酢也東階爲阼階也云延進
之也從後詔侑曰延者案彼文尸至西階此
進者義禮特牲饋食禮曰尸至于階祝延
尸尸升入鄭注云延進則公立阼階階雖不同其
是從後詔侑者矣彼言旅由階登堂則同則延之之義亦同亦
命故以假王逮政勤和天下爲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是成王之
文逮臨說文立部文歸禾之瑞爲周公之德所致故云嗇王以嘉禾之瑞歸美于
以嘉禾之瑞爲周公之德所致故云嗇王以嘉禾之瑞歸美于
公也其曰假王逮政勤和上下是但言其致瑞之由而語意未
了故知其下當言致治升平天報休祥之意但此篇已亡不得
聞其詞矣明堂位者古書篇名在
禮記引之者以證假王逮政之事

康誥第七十五

周書十五　尚書十四

維三月哉生霸霸音百反从說文所引隸古定本同注哉始也霸月始生

霸然也承大月二日小月三日馬融曰霸朏也謂月三日始生

兆朏名曰霸朏方尾反疏哉始釋詁文云霸月始生霸然也承大月

以證然則唐本改霸爲曉非也承大月二日者謂前月有三十

日則是月合朔旦至二日初昏月去日差遠已有微明見于西仄

矣小月三日者謂前月二十九日小盡則是月合朔晚至二日

之昏月去日未遠未可得見必三日之昏乃始見西仄也馬注

見釋文說文月部云朏月未盛之明也从月出聲漢書律曆志

引古文月采曰三日曰朏禮記鄉飲酒誼云月者三日則成霸

朏名曰霸案說文兼二日三日言之馬故云謂月三日始生兆朏

專言二日者以二日則月有時未見三日則必見故也說雖似異

要皆以生霸爲月始生是則同也劉故特加異說以生霸爲望誤矣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

國洛四仁舉大和會注鄭康成曰基謀也岐鎬之域處五嶽之

內周公爲其于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冗

四仁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卽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冗攝四

年也爲于僞反注見正義及周禮天官敘官地官大司徒春

樂協各反疏官大司樂等疏基謀釋詁文云岐鎬之域處

五嶽之外者五嶽東嶽岱山在沇州南嶽衡山在荆州中嶽崇山

西嶽華山皆在豫州北嶽恆山在幷州岐鎬則雍州之地是處

五嶽之外也史記封禪書云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

并在東仁秦故周之地也云周公爲其于政不均者岐鎬偏在

西垂頒政令于天下四仁遠近不平均也多士云今朕作大邑

于茲洛予惟四仁罔卤賓召誥曰上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是

洛邑爲土中于四方遠近適均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

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

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

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是周公爲岐鎬之域于政不

均故東行于洛邑謀作天子之冗也云是時周公冗攝四年也

者伏生大傳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卽此下所云侯甸男邦采衛是故鄭云冗攝四年也案大傳言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

年也樂協各反疏正義及周禮天官敘官地官大司徒春

此時冗攝四年則周公初基不得謂是經營之始故鄭君不以基爲始而解爲謀也侯甸男邦采衛百工

播（注）侯甸男采衛九服之五也大傳曰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
謂是也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
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蠻服以內爲中國蠻服亦謂之
要服時蕃建此九服止言五服者蠻服以外遠于役事而極闕
焉也工官播布也百官布政職于五服也周禮大司馬掌邦國
之政職（疏）云大傳曰周公攝政四年建侯衛謂是也者國語周語云侯衛
賓服韋昭注云此總言之也侯圻衛圻言自侯圻至衛圻
其間凡五圻者侯圻之外曰甸圻甸圻之外曰男圻男圻
之外曰采圻采圻之外曰衛圻衛圻之外曰蠻圻蠻圻之
然則侯衛是總言侯圻至衛圻周書康誥曰侯甸男采衛是也
故知大傳所言建侯衛卽謂此

經侯甸男邦采衛也引周禮職方氏之九服于大司馬職爲九畿
皆作圻古畿圻近三字皆通九畿卽九服也云蠻服以內爲中
國蠻服亦謂之要服者周禮大行人職衛服外方五百里謂之
要服鄭注云要服蠻服也于要服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鄭
云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是則蠻服以內爲九州九州則
中國也據大傳之言建侯衛今云時蕃建此九服者周公既分
天下置九服自然九服同時俱建大傳依此經之文故止言建
侯衛爾唯是九服既同時俱建而經止云侯甸男邦采衛故又
推其止言五服之故云蠻夷服以外遠于役事而極闕焉也正
義引鄭注云不見要服者遠于役事而極闕焉茲用其語也工
官毛詩臣工傳語也播布說文手部文周禮大司馬職云乃以
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施者謂按其籍而頒其令爾其布于
九畿則大司馬不親自布之必遣百官分頭頒布故以百工
播爲百官布政職言五服且引大司馬文以證而又推其當有百官布政職之事

（注）士事也民皆和說效見職事于周者周公皆勞之

（疏）士事說文士部士事也民說文民部民衆也皆和見職事于周說文
同（傳）誥周公咸勤（注）勤勞也民見士于周者周公代成王大
釋誥文　乃鴻大誥治（治直吏反注同）（注）鄭康成曰鴻代也周公代成王大

誥康叔以治道聲聞之師曰周公代成王誥故下倘王若曰然仍是周公之命故又云朕其弟篇首申明代王誥則下不嫌仍述周公之言也春秋傳富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明康誥之作成王周公命之也閒吉(疏)鴻代釋詁文正義云覓反(疏)鄭注以鴻爲代言周公代成王誥茲用鄭注而稍增潤之聲聞之師者聞之惠先生也引春秋傳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寄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郤何事相之不享于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誥改祀命是其文也此衛之臣子衛其先君受封之命豈或不審是可據以證此篇之誥出于成王周公于以申鄭君周公代成王誥之說故云明康誥之作成王周公命之也王若曰孟侯(注)大傳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于四匸諸侯來朝迎于郊者問其所不知也鄭康成曰孟迎也孟侯呼成王也時成王年十八聲謂呼成王與俱誥康叔使誥詞若自成王出朝直遥反(疏)引大傳者略說文侣反(疏)鄭注孟迎也者大傳之注也義謂鄭依畧說以太子十八爲孟侯而呼成王詩爾雅正義引鄭注金縢云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故擬鄭注云孟侯呼成王也時成王年十八案伏生傳尚書者之鼻祖其大傳所說是未經秦火之時所受于先師之遺誼蓋自七十子以來遞有師承者不可駁也故鄭君從其誼以孟笑爲呼成王也禮記文王世子云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又云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无爲也是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之與成王兄弟處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誼也是周公尻攝時以世　朕其弟小子封(注)孟侯不足異也康叔周公母弟也封康叔名(疏)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之同母弟封則康叔之名也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慈畜罰(注)丕大釋詁文釋詁云顯光也光明同誼故云顯明克能周也(疏)釋言文引春秋傳者成二年左傳文申公巫臣者楚之大夫也時莊王既討陳夏氏欲內夏姬巫臣欲止之偁此經以說且云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案此巫臣斷章

取誼非此經正解故節去之

不敢侮矜寡庸庸祇祇威威顯舉用罼造我區夏粵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昔怙矜古頑反罼治小反俗作罼聲肯圳矣〔注〕庸用祇敬也威讀當爲畏罼始怙賴也言文王不敢侮慢鰥寡之人用可用敬可敬畏可畏慮顯著于民用是始造我區域于中夏于我一二友邦肯以修治我西土岐周惟是怙賴治直吏反〔疏〕庸用說文用部爻祇敬釋詁文下經惟文王敬忌鄭注云祇祇威威是也則威威爲畏忌故云威讀當爲畏徐幹中論法象篇云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亦讀威爲畏也罼始釋詁文怙賴韓詩蓼莪傳誼也見詩蓼莪釋文云用可用敬可敬畏可畏者宜十五左傳云周書所謂庸庸祇祇者杜解以爲用可用敬可敬案杜未見僞孔傳其解必依漢諸爲說故依用之庸庸祇祇既爲用可用敬可敬則威威爲畏可畏矣昌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盩戎殷誕受厥命昌矛報反〔注〕昌猶上進也盩古文殪从古文从壹省聲戎誕皆大也文王之慮上聞于天天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彼大商大受其命大命者非諄諄然有聲音也聖人動作與天合同若天命之矣上時賞反殪乙計反〔疏〕云昌猶上進也者說文卩部出又汜勝之農書云十上昌熾是昌爲上進之誼也云壹古文殪者說文歹部文說文从部云尗古文从盩从尗故云从古文从壹省聲者取壹字之聲爲諸聲也釋詁戎誕同訓大故云戎誕皆大也大命者以下用伏生大傳及王充論衡之誼有聲音也文王在位而天下大服施政而物皆聽令則行禁則止動搖而不迨天之道故曰天乃大命文王論衡初稟篇云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云矣是其誼也　粵厥邦厥準惟昔敉〔注〕寡兄詔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注〕寡兄有之兄言賢也肆今也女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故今女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爲諸侯〔疏〕思齊詩云刑于寡妻鄭箋云寡寡有之妻言誼故云寡兄有之兄言賢也且引此寡兄與詩寡妻同云肆故也又云肆故今也是訓肆爲故又訓肆故皆爲今非以

故今訓肆也茲訓肆爲故今者詩思齊毛傳及大明鄭箋皆如是以訓云王曰嗟戲封女念哉今舉將在祇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適余律反〔注〕在視也上所爲民所視也詩云小人所視馬融曰適述也聲謂衣讀當爲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故爲衣也今民將視女之敬述乃文考紹聞殷之德言女當以民爲念〔疏〕云在視也者義禮聘禮記云賄在聘于賄鄭注云賄財也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所爲之財也是解在爲視也禮記文王世子云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是在有視誼也引詩者大東篇文其詩云周道如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如厎謂貢賦平均如矢謂賞罰不偏言天子之政令君子皆法效而履之小人皆視之以共職茲節引之上取證上之所爲輒爲民所視也馬注見釋文適述釋言文云衣讀當爲殷齊人言殷聲如衣故爲衣也者禮記中庸云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云衣讀爲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與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亦云沈州人謂殷氏皆曰衣尚書先有棘下生之傳後則濟南伏生皆齊人也古人書字聲同則輒假借齊語殷衣同聲故或以衣爲殷如中庸壹戎衣是明證矣此下文言敉求殷先哲王又言丕遠惟商耆成人則此必讀衣爲殷乃與下文意相貫也云紹文考所聞殷之德言者逸周書世俘解云古陟聞文考修商人典是文考嘗聞商先王之德言而奉行之者茲承祇適乃文考之下而言紹聞衣德言則是紹述文考所聞于殷者矣云女當以民爲念者謂當念民之在視女也往專求于殷先哲王用保嬖塾〔注〕女往之國其徧求商先哲王之道以安治斯民〔疏〕專之言布布則均徧故解專求爲徧求

耆成人宅心知訓〔注〕惟思考老也商老成人商之遺賢若所謂殷獻民也宅讀當爲度訓道也欲求商先王之道必由商之老成人女大遠思商老成人之道度之于心則可以知商先王之道〔疏〕惟思釋詁文說文老部云耆老人面凍梨若垢从老省句聲故云耆老也云若所謂殷獻民也者若洛誥所云其大惇典殷獻民是也云宅讀當爲度者古者宅度同字文王有聲詩云宅是鎬京禮記坊記引作度是鎬京堯典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匚今文宅皆作度是宅度同字此經宅字解作度義乃爲允協故讀从度訓道釋詁文商老成人是守商家舊法者故云欲求商先生之道必由商之老成人謂商老成人可蕃以考知商先王之道也故因解知訓爲知商先王

之道別求聞緜古先哲王用康保[注]緜道也又進而上之別求聞道于虞夏先王以安保斯民鄭康成曰古先哲王此又別言虞夏也[疏]上時賞反緜道釋詁文鄭注見正義上言殷先哲王此又別言古先哲王則是從殷而追溯其前故鄭君云虞夏也宏覆乎天若惠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疏]宏覆釋詁文云乃荀子富國篇所引覆方貿反[注]偽孔本无覆字乎作于茲从若如在存也求古先哲王之道以保民有宏覆乎天之惠惠足以裕民如惠裕乎女身斯則不廢弛而存在王命矣[疏]弛式氏反下經若保赤子義禮鄉飲酒禮云公如大夫入鄭注云如讀若今之若則如若同誼故云若如在存釋詁文云求古先哲王之道以保民有宏覆乎天之惠者蒙上別求聞緜以爲說也荀子富國篇云足國之道古先哲王用康保民之文以爲說也然則宏覆乎天以裕民言節用裕民而善臧其餘又云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誼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邱山之積矣其下反覆惟言之乃後引康誥曰宏覆乎天若惠裕乃身此之謂也然則宏覆乎天以裕民言若惠裕乃身言裕民即所以裕女身也故云惠足以裕民如惠裕乎女身王曰[疏]戲小子封恫鰥乃身恫土紅反鰥古頑反从魚眾聲俗書從疒眾非[注]恫痛鰥病也鄭康成曰刑罰及己爲痛病聲謂言當視民如傷若痛病之在女身[疏]恫痛釋言文也鰥病釋詁文鄭注見正義其詳不可得聞聲籍下已意申說之云言當視民如傷若痛病之在女身未知當鄭君意否　敬哉天威棐諶[注]偽孔本威作畏諶作忱朱儁往盡乃心毋康敢逸豫乃其辟[疏]辟壁卑表引作天威棐諶見風俗通誣五卷郭璞注爾雅引作天威棐忱玆從漢人所引[注]棐輔諶誠也其敬之哉天之明威惟誠是輔于民情大可見矣顧小民不易保也女往臨民其盡女心毋苟安而敢佚豫乃其治民之道[疏]易亦敢反[疏]棐輔說文木部棐陶基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孟子萬章篇引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皆謂天意惟民是從所謂善言天者必有驗于人也則此言天威棐諶民情大可見者蓋古有是言引之以證小人之難保也言民之怨不在于大者蓋亦不在小惠不惠忝不忝[注]偽我聞

亦不在小惩起于不意此其所以難保也惠順悉勉也當順攸其不順者勸勉其不勉者攸人〔疏〕云俾我聞者蓋古有是言者周反〔疏〕以言我聞則是聞之古訓也云惩起于不意度是難保之故也惠順釋言文悉勉說文心部文釋詁云可意度也者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則不茂勉也茂勉悉通也云順攸之使順也者攸謂教攸之言順攸之使順也已女惟小子乃服惟宏王應保殷舉〔注〕已詞應和也衛有殷民七族言女守乃服惟宏大王道和安殷民蓋殷民未盡服于周容有不和故以和安言之〔疏〕已詞謂語詞也說文曰部云和相應也故云應和也云衛有殷民七族者定四年左傳云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旂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鮮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是其文也云殷民未盡服于周容有不和者此篇後文云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畏未同是有不和者也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注〕亦者亦惟宏王也宅讀亦當爲度謂助王圖度天命也民被紂化日久當作新斯民與之更始度大洛反更公行反〔疏〕亦者承上之詞上言惟宏王此言亦惟則是承上惟字而言亦惟故

云亦者亦惟宏王也云宅讀亦當爲度者亦上宅心知訓之宅也古宅度字同說已詳上疏宅之誼爲尻天命不可以尻宅言則宅天命云者當如无逸言天命自度多方言圖天之命之誼乃爲尤帖故讀宅爲度謂助王圖度天命也云民被紂化日久者康叔封于殷虛其民郎紂之民也被紂化日久則漸染惡俗當革故更新故云當作新斯民與之更始王曰嗣戲封敬明乃罰〔注〕康叔封于衛又入爲周司寇故以明罰敕戒之〔疏〕云又入爲周司寇者定四年左傳云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冉季爲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是康叔爲周司寇也乃有小辠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辠小乃不可不殺〔注〕典法式用也言人有小罪非以過差爲之乃欲終身行之自爲不法故用如此則其罪雖小不可不殺也堯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眚或爲省省所〔疏〕釋詁典法訓常也故云典法式用釋言文云言人有小罪非以過差爲之也乃欲終身行之故雖小不可不殺也堯典所謂怙終賊刑也者鄭注堯典云怙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則怙

終賊刑正是此經之誼故引之也云眚或爲省者潛夫論引此非眚及下文乃惟眚哉皆作省蓋古字眚省通也乃有大皐非終乃惟眚哉適爾既道極畢辜眚乃不可殺〔注〕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適然爾既開道之極盡其罪猶審其過誤是不可殺雖赦之可也堯典所謂眚哉肆赦是也〔疏〕潛夫論說此經云言人雖有大罪非欲以終身爲惡乃過誤爾是不殺也若此者雖曰赦之可也茲用其說而稍增潤之云堯典所謂眚哉肆赦是也者鄭注堯典云過失雖有害則赦之則眚哉肆赦亦正是此經之誼也王曰嗣戲封有敘眚乃大明服惟孚其勑悉和若有疾惟孚其畢棄咎〔注〕勑力代反與勑字不同正義本輒以勑爲敕如咎繇謨敕我五典多士敕殷命告敕于帝皆作勑字誤也輒改正之惟此經不可作敕正誼當从勑字爲是〔注〕敘順時是勑勤也若亦順也疾速畢盡棄捐也言有順是殺終赦眚之法則罰大明而民服惟民其勤勉于和順甚疾速矣惟民其盡捐去咎惡矣〔疏〕釋詁云順敘也茲亦轉相訓也時是勑勤並釋詁文釋言云若順也茲承敘順之訓故云若亦順也釋詁云速疾也茲云疾速亦畢盡亦釋詁文棄捐說文棄部文云言有順是殺終赦眚之法者讀經時字屬上有敘爲句也知當然者據僖二十三年左傳晉卜偃引此乃大明服之句子富國篇引乃大明服有敘讀也上文言非眚惟終不可不殺眚哉不可殺此承上文而云有敘時則是謂有順是殺終赦眚之法也荀子富國篇云君國長民者欲趨時遂功則和調囂解速乎急疾其下引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悉和若有疾此之謂也據此則經和若之誼爲和順有疾之誼爲急疾故云惟民其勤勉于和順甚疾速矣若保赤樂惟孚其康叚〔注〕赤子无知或觸陷于死地惟在保之者安全之小民亦猶是也保民亦保赤子則民其安治矣〔疏〕孟子滕文公篇畺者夷之求見孟子孟子以爲惡无差等施由親始孟子解之曰彼有取爾也亦子匍匐將入井非其罪也詳孟子之意謂愚民无知與赤子同其或入于刑辟猶赤子之入井保民者當明其政教以教道之使不陷于罪戾是之謂若保赤子此孟子說書之意正此經之指也故云赤子无知或觸陷于死地即所謂匍匐將入井正用孟子誼也王光祿鳴盛嘗曰康誥若保赤子須用孟子誼乃始允合聲讎

其言故依孟子爲說非女封刑人殺人(注)刑殺皆由天討非女封所得專毋或擅刑殺人也(疏)咎繇謨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故曰刑殺皆由天討

非女封又曰劓刵人毋或劓刵人劓牛器反(注)劓割鼻刵斷耳雖刑之輕者非女封又曰得專之者毋或劓刵人也斷多管反(疏)劓或作劓劓从刀鼻故云割鼻易睽六三云其人天且劓虞幡注云割鼻爲劓云刵斷耳者說文刀部文刵从刀耳斷耳之誼也云雖刑之輕者者劓刵皆非死刑比刑殺爲輕也案呂王曰刑劓罰二百鋟大辟之罰千鋟是劓爲輕刑刵與劓等爾

外事女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旨丕蔽要囚臬牛列反要一(注)外事聽獄之事也聽獄在外名反蔽必世反(疏)

朝故曰外事臬者躲準的以譬法也倫理也要囚爲其臬法之要辭蔽斷也春秋傳曰蔽罪那侯言外外朝之事女陳列是法使百司法此殷罰之有倫理者又戒之曰爲臬人之要辭既具

矣當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挾日至于三月乃大斷之頭旬時者徐求其情覬有可以出之亦容其自反覆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周禮小司寇云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蔽之鄉士云辯其獄訟異其狀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遂士二旬而職聽于朝縣士三旬而職聽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亦此意也朝直遥反的丁瀝反斷多亂反于絹反上時賞反(疏)云外事聽獄之事者周禮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是外朝爲聽獄之處故鄭于地官稟人注云外朝司寇斷獄蔽訟之朝也此經言聽獄而云外事明是以其在外朝而謂之外事也云臬敹的者說文木部文準的猶準則故云以譬法也倫理說文侖部文云要囚爲其臬法之要詞者周

禮鄉士云異其外刑之辠而要之鄭注云要之爲其辠法之要斷也者周禮大宰云八曰官計以蔽邦治小宰云以聽官府之六計蔽斷也引春秋傳者昭十四年左傳云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未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內其女于未魚未魚蔽罪邢侯是其文也引之以證蔽之誼爲斷也云至于挾日者鄭注周禮太宰云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此言挾日解經旬字也云至于三月者三月爲一時解經時字也云顓旬時者徐求其情覬詳愼而誤入人于刑服膺思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反覆詳求或可得減死論是覬有可以出之也云亦容其自反覆者恐囚有不勝楚而虛承其辠者其情必不甘承任終必反覆遲至旬時顓之也是不但覬有以出之兼亦容其自反覆也云刑者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者節用禮記王制文漢書路溫舒傳溫舒上書曰獄者天下之大患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是之謂一成而不可變也引周禮小司寇及鄉士遂士縣士方士諸文者彼文或言旬或二旬或三旬或三月皆是重刑之意正與此至于旬時同故云亦此意也　王曰女陳嵗臬事罰蔽殷彝誼刑誼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荀子致仕篇引書曰誼刑誼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又宥過篇引之但女惟作予維爲異爾餘悉同是古尚書原文也僞孔本作用其誼刑誼殺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孫曰時敘惟曰未有孫事葢僞孔氏妄增以亂經也吾从荀子（注彝常也法也誼之言宜也女陳是法以從事于罰斷以殷之常法雖宜刑宜殺勿庸以即刑殺女惟曰未有順導民之事言當先教後罰也女惟或爲予維予字葢誤也當爲女（斷多疏釋詁云彝亂反（疏常也鄭注周禮司尊彝云彝常也法也禮記中庸云彝倫攸斁是二誼乃完足故也故云誼之言宜也說文言部云誼人所宜字讀絕以事罰蔽殷彝作一句也知當然者上文云女陳時臬茲亦當同若以事字屬上則罰蔽殷彝爲不詞矣故以事字屬下爲誼荀子兩引此經而說之皆云先教也先教則後罰故解勿庸以即刑殺未有順事謂未有順導民之事且申之云言當先教後罰也云女維或爲予惟者荀子致仕篇引作女惟曰宥過篇引之則作予維曰據文周公誥康叔云女者女康叔也不當作予故云予字葢誤也當爲女然而猶存予荀子故兼存而辯之已女惟小子未其有若女封之心朕心朕惪惟乃知上讀朕心屬（注心朕心言以我心爲心也大姒之子惟周

公康未爲相睦故曰未有如女封之心我心者我之惠惟女知之也周公推心致誠欲康未深念己訓〔疏〕若以朕心向下爲誼則朕心朕惠語似重累必非周公語意故以朕心屬上讀之云太姒之子惟周公康未爲相睦者定六年左傳文據此可見康未與周公一心則此經當斷讀心朕心爲誼也云推心致誠者言周公推己心致誠于康未〔注〕散省囚反慈徒對反凡民罔弗慈悔孔本作罔弗慈无凡粵人于貨殷不畏死凡造罔不慈民字茲从孟子萬章篇引作殺越人趙岐以爲殺于人據其斷越爲于則越乃假借字當以粵爲證也云此民字茲从孟子萬章篇及說文心部所引〔注〕自由粵于也于猶取也殷冒慈怨也凡民所由得皋以寇攘姦宄殺人取貨也殺于人取其貨冒冒然自由轉相訓也粵于釋詁文七月詩云一之日于貉毛傳云于猶取也殷冒慈怨說文支部心部文貉謂取狐狸皮也故云于猶取也孟子萬章篇引作殺越人趙岐以云殺于人者趙岐孟子注也越爲于則越乃假借字當以粵爲證也云此爲殺于人據其斷越爲于說此經云是不待教而誅者也茲用也茲云不畏死刑凡民无不怨之此言不待教而誅者也〔疏〕釋詁云由自也茲云用具誼上文誼刑誼殺勿庸以即云云言當先教後罰此言殺人取貨冒冒然

人取貨則强暴之人不可教訓者明不在先教之列故用孟子誼誼不待教而誅者下三條同此迺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祇服厥父事大惕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鞏子哀大不友于弟惟逆厥不于我政人厥天惟與我民奭大泯亂曰乃其速絲爻王作罰刑茲毋赦惕式革反能奴代反逆惡反俗作泯說文泯无泯字古通用泯〔注〕元首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鞏穆迺至政正曷取也泯讀爲泯泯滅也言首惡大可疾惡弥惟不孝不友之人乎子不敬服其父事大惕其父心爲父者不忍性以子其子乃疾惡其子爲弟者不念天之顯道乃不恭其兄兄亦不念稱子之可哀大不友于弟君上所以正人也民至此不孝不慈不恭不友而不于我正人者取而罪之則天所與我民之

彝倫大滅亂矣女其速行文王所作之罰刑此毋赦稡直利反泯米忍反疾惡並流元首稡詁文善父毋爲孝善兄弟爲友稡訓文翰稡温路反流釋言文也通至政正尋取說文疋部足部見部文也云洵讀爲泯者隸古定書作泯據說文无泯字則泯非古字周禮小宗伯云王崩大肆以柩哭泯之然則泯乃古泯字作泯而讀從泯泯滅毛詩桑柔傳詁云爲父者不忍性以字其子者以也經言干父不能字孝子注云爲解干以忍性解能也義禮聘禮記曰賄在聘于賄鄭注云于讀曰爲言視寘之聘禮而爲之財是古書有以于作爲詁者故此解干父言爲父者下句干弟亦解云爲弟者焉能耐二字古今反易古讀能如代反耐如登反今則反則爲忍能故解能爲忍性下文不能卒家人同此音詁　不率大戛陖惟外庶子訓人惟孚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鰥孚君皆乃引惡惟朕憝己女乃其速鰥茲詁率殺戛己反注率循戛常也庶子言外者對小臣近君者而言故爲外也庶子周禮謂之諸子其職掌國子之卒使之修息學道而攷其孰以進退之者故曰

訓人事康成以訓人爲師長是也小臣掌君之小命者其傳命外或受節以出故曰小臣諸節庸亦常也鰥病也言不循大常之道陖惟外庶子訓人之官乎訓人惟其正人者也乃與小臣受節者比別有敷施以造作民之大譽而怨歸于君是不顧念不守常以病其君是乃引長其惡惟我所深惡以女其速行此詎率殺之近其斬反卒七內反師長中疏率循戛常並釋詁文云庶子言外者賞反比貧畀反深惡昷路反對小臣近君者而言故爲外也者庶子之官見于禮記燕詎未嘗言外此言外庶子外是對內之言故云對小臣近君者而爲外近君則在內矣據周禮小臣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則是近君者諸侯之小臣當亦然也云庶子周禮謂之諸子者禮記燕詎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云云與周禮諸子職同文是庶子即周禮之諸子故鄭君注周禮于教官諸子云或曰庶子是也云其職掌國子之卒使之修息學道而攷其孰以進退之者故曰訓人者周禮云諸子掌國子之卒又云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息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

兢而進退之燕誼傅庶子官職亦云然然則庶子主訓教國子者旦爲訓人以此故也正義云鄭以訓人爲師長故云鄭康成以訓人爲師長是也云小臣掌君之小命者周禮小臣職云掌王之小命周禮紀天子之官故言王之小命此則謂諸侯之小臣故變王言君也云其傳命者節所以爲瑞信持節以傳命于外或受節以出言此者欲見諸節非別一官乃是小臣諸受節者也釋詁庸夏同訓常也此注先有夏常之訓故云庸亦常也鄭康成亦釋詁文云訓人惟其正人者也者訓導人使歸于正則是正人者解經惟孚正人即據庶子訓人而言也云乃與小臣受節者比別有敷施者假小臣所受之節乃得擅有作爲故知越小臣諸節謂與小臣受節者比假其節以別有敷施也云以造作民之大譽而怨歸于君者樹私恩以說于民以要民譽則已任其惠君必任其怨篡殺之事恆由此起經所謂鰥寡君也亦惟君惟長不能孚家人越孚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惠用僻長中賞反能奴代反注同注亦者亦弥惟也君長謂他國諸侯康叔爲牧伯得征諸侯故及之不能不相能也春秋傳曰閼伯實沈不相能也外正謂正長之官亦對小臣而言外也亦惟

他國之君長不能其家人及其小臣外臣惟爲威虐于下大放棄其王命乃非德教可用以治也言當征討之閼冤葛反注云沈直深反疏亦者亦弥惟也者亦是承上之詞上文兩言弥惟此承上弥惟而言亦惟則是亦上弥惟也此謂康叔之詞上文不孝不友之民君長必不就衛言也故云君長謂他國諸侯康叔之詞上文不孝不友之民諸康叔而及他國諸侯故申說之云康叔爲牧伯得征諸侯之君長謂他國諸侯弟諸侯各治其國衛言若君長于衛者即康叔也則諸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則衛之有臯者故及之詩旄邱敘云衛

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僞孔本改作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甚茲據荀子（注）典常也法也惟思也鄭康成曰敬忌祇祇威威所引訂正之（疏）亦釋詁文鄭注見正義云敬忌祇祇威威曰畏忌爲畏也聲謂一人以擇言擇一人而用之所謂庸庸也一人若師是也者祇之言敬威讀曰畏忌爲畏也聲謂一人以擇言擇一人而用之所謂庸庸也者荀子君道篇云明主急得其人而閽尚父是與言欲正人當先正己女亦毋不能敬常法能敬常法乃所繇以寬裕其民也當思念文王祇祇威威庸庸之道而法之（疏）釋詁典法並訓常故云典常也法也惟思兩反與曰諸反（疏）亦釋詁文鄭注見正義云敬忌祇祇威威是也者祇之言敬威讀曰畏忌爲畏也聲謂一人以擇言擇一人而用之所謂庸庸也者荀子君道篇云明主急得其人而閽士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人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于擇之而休于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據此則一人以擇謂擇人而用也前文言文王庸庸祇祇威威庸庸謂用所當用也此言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故忌既是祇祇威威則一人以擇謂庸庸矣云一人若師尚父是與者用賢多多益善豈一人之足云茲言一人以擇必推惠望最隆之一人于罷賢中尤傑出者毛詩大明傳云尚父文可尚可父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又君奭傳文王五臣鄭注云不及呂望者太師也敎文王以大惠周公不敢以自比是則文王賢臣雖多師尚父乃其惠王曰封爽惟望尤隆者故推僞之不敢質言故云與以疑之

爰迪吉康我嘗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雙爰作求（注）爽貳吉善作爲求終也言爽貳者惟民道之善則安靜我是以思惟殷先哲王之德以安治民庶爲終成殷先王之道（疏）道之徒報反下注道之道民皆同（疏）堀詩云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故云爽貳賈侍中注國語實有爽惠亦云爽貳也下文云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則此爽惟民謂民心爽貳也吉善說文口部文作爲釋言文求終釋詁文下武詩云世德作求鄭箋詩亦云作爲求終也故今爰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注）況今民无道之者則不有以道民則无政以存其國矣在存也（疏）在存釋詁文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女惠之說于罰之行（注）監視也言我思不可不視法文王故告女以明惠之說于眷

罰之行（疏）監視釋詁文云言我思不可不視法文王者篇首以文王明憲誓罰告康未以下又告以祇遹乃文考又告以惟文子敬忌一人以釋則文王也上詳告以明憲誓罰則此云憲之說謂明憲之說罰之行謂誓罰之行也今惟皐不靜未厥心迪曩未同其反（注）厥止曩數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止其心道之者數矣猶未和同數色角反（疏）厥止釋詁文釋言云曩亟也郭注云亟亦數也故云曩數鄭君箋巧言詩君子曩盟亦云曩數也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臯臯无在大亦无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注）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民心爽貳惟天其罰極我乎我其不敢怨天怨民祇自思惟其臯臯无在乎大也亦无在乎多也況曰其昭著而上顯聞于天乎尚之言上也（疏）著中云民之所欲天必引見左傳及國語皆再引之云民心爽貳者經承迪曩未同而言爽則是謂民之爽貳與上爽惟民同誼也云我其不敢怨天怨民者承爽惟天其罰殛我而言我其不怨則是謂不怨天不怨民也云尚之言上也者鄭君康成書贊云尚者上也

曰維戲封敬哉毋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吉忱丕則敏悳用康乃心顧乃悳遠乃猶裕乃以辟寧亟不女瑕殄（注）蔽塞忱誠也敏悳仁誼順時者行之本也以猶與也戒康叔其敬之哉毋造作私怨勿用非道之謀非常之法以蔽塞是誠大則效敏悳以康定女心顧省女悳遠大女之謀猶寬裕以臨民乃與民相安不女疵瑕不女殄絕也（疏）行下敬塞鄭君論語注誼也見文選辯孟反（疏）命論注忱誠說文心部文周禮師氏職以三悳教國子一曰敏悳注云敏悳仁誼順時者也故云敏悳仁誼順時者行之本也仁誼順時謂春夏生長宜行仁秋冬嚴肅宜行誼此所以爲行本鄭注云敏悳仁誼順時者義禮鄉射禮曰主人以賓揖鄭君注云以猶與也是其誼王曰維戲肆女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注）命天命也天命不于常言不專右一家也太學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疏）道徒報反記禮太學引此經而說之云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鄭注云天命不于常言不專右一家也是皆正說此經之誼故采彼書鄭

注及太學文以爲說女念哉无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辟享〔注〕享祭祀也凡封諸侯必命之祭其封內之山川社稷所謂命祀國亡則絕其祀故言女其念天命之无常毋殄絕我之命祀服七章之服命七命也侯國服命以七爲節高乃聽毋偏聽也〔疏〕說文享部云享獻也从高省曰象進熟物形故云享祭祀也案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天神言祀地祇言祭人鬼言享各有當所施異詞今云享祭祀也者蓋對文則異散文則通易隨上六云王用享于西山又鼎彖云聖人亨以享上帝是天神地祇亦得言享則祀享祭通也云凡封諸侯必命之祭其封內之山川社稷者禮記王制云諸侯祭社稷又云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是山川社稷諸侯之所當祭周禮大祝云禁督弗祀命者鄭注云督正也正王之所命諸侯之所祀是王于諸侯必命之祭其所當祭也云所謂命祀者所謂左傳文左傳僖三十一年衞遷于帝邱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密武子曰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是其文也侯國之享祀而言毋殄我珍良由其祀命于王故誥詞言我則豈謂命祀寖矣周禮典命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義皆以七爲節又大行人職言諸侯之禮冕服七章康叔爵爲侯故云服七章之服命七命也七章者鷩冕之服自華蟲而下其衣三章華蟲也火也宗彝也其裳四章藻也粉米也黼也黻也云高乃聽毋偏聽也者偏聽謂聽一偏之言漢書鄒陽傳陽上書所謂偏聽生姦也高乃聽則聽之聰是戒康叔毋偏聽也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誥女乃以殷墝世享敬字誥字皆絕句誥正義本作告茲从唐石經本〔注〕往就所封也典常也戒康未持敬勿替常聽我誥則女乃用是殷民世世長享其國康未封于殷墟故以殷民爲言〔疏〕康未是時始封于衞既受封自當之國故知往謂就封也典常釋詁文云戒康未持敬勿替常聽我誥者讀勿替敬作一句典聽朕誥作一句也蓋能敬典自然不替不須以勿替發言自當讀敬字絕之言勿衰替其敬也酒誥末云女典聽朕忠正與此典聽朕誥文同皆是言終重丁寧之語以彼文況此自當讀典聽朕誥爲句也云康未封于殷墟者定四年左傳衞祝佗說成王封康叔之事云命以康土而封于殷墟是其證

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疏〕僖三十三年左傳如此春秋正義以臼季所引卽康誥子弗祇服厥父事云云之文但引其意非全文也聲案子弗祇服父事云云未有臯不相

及之意則所引自是異文而逸者故錄于此又昭二十年左傳齊莊何忌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乃是隱括此文非別一條故不別錄周禮族師疏引鄭志趙商問族師之識鄭康誥之說門內尚寬書禮是錯未達惴趣鄭荅云族師之職周公新制禮使民相共較之法康誥之時周法未定又新誅三監務在尚寬以安天下先後異時各有云爲乃謂是錯據此則似康誥父不慈云云在漢時尚未闕逸豈僞孔氏刪之與今无考其弟次姑附篇末云

酒誥弟七十六

周書十六　尚書十五

成王若曰僞孔本无成字據正義則馬鄭王本及三家今文並有成字又據馬注則衛賈本亦皆有之吾从眾可也

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殁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未以酲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无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从故曰未聞斯亦疑事毋質之謂也但馬君止言後錄書者加之未推究其所以必加之故聲是馬說而更推求之康誥篇首言乃鴻大誥治鴻之言代是既標明周公代王誥矣此篇與康誥並是誥康叔者史官並臧其書後世或不知容或疑此亦是周公代誥不容不有以兆之故衛成王爾故云史氏從後加成字以兆異于康誥之周公代誥也明大命于沫邦爲說必鄰〔注〕大命嗣爾殷左以下是也使康叔明是命于沫邦本實作沫

錄書者加之是也蓋此篇之誥成王親之史氏從後加成字以兆異于康誥之周公代誥也少式昭反疏馬注見釋文是書記或云王曰未有僞說者蓋生存未得其說故云言成王者未聞成立然則馬言俗儒以爲成王當自有說不家爲俗儒也衛賈者東漢衛宏字敬仲扶風賈徽之子達字景伯皆傳古文者也說文西部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故云戒成康未以酲酒成就人之道也云此三者吾无取焉者三者謂俗儒說或說及衛賈說也三說皆迂曲故馬君皆不取云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者馬君自述已說以爲成王殁後錄此篇者加成字也云未敢專从已說以爲必是故先日未聞斯亦疑事毋質之謂也但馬君止言後錄書者加之未推究其所以必加之故故聲是馬說而更推求之康誥篇首言乃鴻大誥治鴻之言代是既標明周公代王誥矣此篇與康誥並是誥康叔者史官並臧其書後世或不知容或疑此亦是周公代誥不容不有以兆之故衛成王爾故云史氏從後加成字以兆異于康誥之周公代誥也明大命于沫邦沫莫未反僞孔本作殊桑中詩作沫鄭注引詩爲說必鄰〔注〕大命嗣爾殷左以下是也使康叔明是命于沫邦

鄭康成曰沫邦者紂之所都處于詩國屬鄘鄘故其風有沫之鄉
其民尤化紂者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聲謂泰秋
傳矣公子札請觀周樂工爲之歌邶鄘衛而曰吾聞衛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然則康叔兼有邶鄘沫邦固其封內之地也處曰
者在至反父方武疏云大命嗣爾殷云以下是也者謂下文沫
反爲之于僞反疏云土嗣爾殷云以下是也者謂下文沫
其待舉沫上而言之故知即是紂都處者紂都朝
詩桑中正義云沫邦在朝歌南畔也云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者桑
歌沫邦在朝歌南畔也云于詩國屬鄘故其風有沫之鄉者桑
中詩云爰采唐矣沫之鄉今矣案中詩有鄘風也詩輯歌其土風沫
見于鄘風之詩故知屬鄘也云其民尤化紂者酒者紂沉湎于
酒庶民化之都邑之民其被化尤深也云康叔爲其連屬之監
者禮記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則連
帥屬長皆兼統數國者鄭必言此者案鄭君詩譜云自紂城而
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又云更于此二國建諸侯以殷
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爲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是鄭君以
康叔未有邶鄘沫邦在鄘則非康叔所治而使之明大命于其
所故說其得統之由以爲其連屬之監故也又案鄭必以康叔
爲不有邶鄘者鄭君詩譜誤以邶鄘衛爲商畿千里之內
康其太大不可盡以封康叔故言更于此二國建諸侯是詩箋
不从之者蓋如鄭說邶鄘衛凡紂城之三面即不能盡商畿
亡千里之地以周制攷之王城之外盡鄉遂之地面有二百里
四面相距爲亡四百里邶鄘衛之大當不是過也周制封侯亡
四百里康叔侯爵安見邶鄘不以封康叔乎若云後世并彼
二國則二國實封何人丁何時爲衛所并皆未有據鄭誼似非
故聲不从之而引春秋傳以證康叔兼有邶鄘以言沫邦內其
封內之地也春秋傳者襄二十九年左傳文　乃穆考
文王弟當穆故僞穆考厘始開也文王遷酆故言始開國弟高辰反
疏云周家世次文王弟當穆者鄭注周禮小宗伯云白始祖之
後父曰昭子曰穆德五年左傳云太伯虞仲太王之昭號仲
季爲昭故其子爲穆則王季亦爲昭矣王
戶部文云文王遷酆者文王有聲之
詩云作邑于酆文王烝哉是其證也畢詔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厘我民惟元祀少詩召反注
文王詔眷眾國眾士及少正之官治事之臣朝夕教之曰祭祀則

用此酒惟天之下教命始開導我民者惟始于祀也文王爲雒州伯商兼梁荆故得誥眚眾國下行嫁反眚古愼字也悉愼雒州伯商兼梁荆者鄭注用反疏文云文王爲雒州伯商兼梁荆者鄭注西伯既用兵黎云然也說卽其西伯戡黎疏天降威我舉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辜喪色盎反注天行下孟反疏說文比部文云降威我舉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辜喪色也盎者喪色也辜罪也降下也言天降威罰我舉用大亂喪德之人亦無非以酒爲罪也降嚴威監臨于下我民所以大亂喪德性者亦无非以酒取辜也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毋彝酒注正長也小子有長上之人有服勞之事常酒則必慢上而廢事故戒令毋然韓非子曰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長中賞反疏正長釋詁文注令力因反疏小子是卑幼者故云有長上之人有服勞之事論語爲政篇卑庶國飲惟祀云有事弟子服其勞引韓非子者說林篇文惠將無醉注于是眾國用文王教飲酒惟于祭祀必以惠將之

无有醉者惟曰我舉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注臧善也惟是我民亦能用文王教導其小子惟土物是愛其心甚善王制曰志淫好辟道徒報反愛惡恩槩反俗輒反疏臧善釋詁文王制者禮記篇名也鄭注王制云民之志淫衰則其所好者不正引之以證土物是愛則所好不辟斯其心善矣聰聽祖考之彝訓粤小大惠小子惟一注其小子聰聽祖父之常訓于是其所造就有小惠有大惠小子惟皆純一矣造七報反沫土嗣爾股肱純其執黍奔走事厥考厥長考厥長長中賞反注純專也敕康叔告沫土之民嗣續爾股肱之力專其種執之事服勞奔走以事其父兄五穀惟言黍稷之總名也疏純專釋詁文注誰也見文選七發汁云服勞奔走誰也言黍稷者沫土所宜也者五穀者黍稷菽麥稻皆當種執此惟言黍稷故決之鄭君詩譜云邶鄘衛在冀州大行之東周禮職方氏云河內曰冀州其穀宜黍稷則沫土宜黍稷也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

父母輦沿小反賈國戶反養弋尚反〔注〕輦謀服事也賈之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故曰賈用其爲商者謀牽車牛遠從事于賈用以其賈易之利孝養其父母商式陽反从貝商省聲行賈也俗輒作商非其義矣〔疏〕輦謀服事並釋詁文云賈固固有其用物以賈莫故反〔疏〕待民來以求其利者白虎通商賈篇文也彼文且引尚書曰輦牽車牛遠服賈用則此用字當上屬賈讀故云遠從事于賈用　毕父母慶自洒腆致用洒洒心典反此古音也今俗音洗先禮反且或作洗字非也〔注〕慶善洒滌也腆亦善也其父母善子之行自是可洒爵善致酒于父母言孝養父母乃得用滌徒歷反傳註也洒滌說文水部文鄭注酒行下孟反〔疏〕義禮士昏記云腆善也兹承慶善之訓故云腆亦善也云其父母善子之行者農勑黍稷商服賈用皆勤力以事其父母則爲父母所善矣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餘餘古飽字〔注〕典常羞進也耆謂老成有德者若三老五更是也告衆士及衆臣爾其常聽我教命爾大能進耆老干君助君養老爾乃得飲食醉餘焉更公行反〔疏〕典常羞進並釋詁文云耆謂老成有德者若三老五更是也者禮記樂記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鄭注云三老五更互言之爾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則三老五更是老成有德者耆者老人之稱故知耆謂老也云告衆士及衆臣者上文言勑黎庶服賈用是告洙土之民此言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則是告洙土之士大夫亦命康未往告之者也云助君養老者古者天子諸侯皆有養老之禮百官與執事焉此言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則助君養老可知矣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惠爾尚克羞遺祀爾乃自介用逸〔注〕稽合也尚庶幾也遺祀助祭于君逸旅醻也詩曰舉醻逸逸爾能羞耆惟君則君必謂爾能長觀省法則所爲合乎中惠則爾庶幾與乎助祭之選能進而助祭于君爾乃自介與于助祭之人以次相醻斯亦得飲酒矣戒爼酒而示以飲酒之則則人易从而亦不至于酗酒矣幾今衣反醻上流反〔疏〕鄭仲師注周與爰茹反易羊救反〔疏〕禮小宰云稽

稽計也合也釋言云庶幾尚也故云尚庶幾也云饋祀助祭于君者正義禋鄭注誼然也知饋祀是助祭于君者君之祭祀必擇羣臣之賢者使之助祭茲以能觀省法則所爲合中意之故而克羞饋祀則是爲君所擇取而得與于君之祭祀故以爲助祭于君也云逸旅醵也詩曰舉醵逸逸者所引詩是賓之初筵文彼毛傳云逸逸往來次敘也案義禮鄉飲酒禮云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醵鄭注云旅敘也于是介醵衆賓衆賓又以次敘相醵則逸與旅皆有次敘之誼故云逸旅醵也但詩之言舉醵謂射時今引以證此用逸爲旅醵者禮記中庸說宗廟之禮而云旅醵下爲上是祭時亦有旅醵之禮也云戒酋酒而示以飲酒之則則人易從而亦不至于酗酒矣者酋酒是人之性不能禁絶示之以則則不絶其欲故人易以且使知有節度則當自知勤節則不縱酒矣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注〕允信也正讀當爲政若元皆善也言所爲合乎中德此乃信惟王者任政事之臣此亦惟天善其善矣將存在王家長不忘矣自沫土至此使康叔明于沫邦之大命也下文乃正告康叔〔疏〕允信釋詁文鄭注周禮小宰云凡其字或作政或作正或作征又注凌人云故

書正爲政則古字正政通此言正事乃以正爲政爾故云正讀當爲政釋詁云若善也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故云若元皆善也云下文乃正告康叔者以上未名呼康叔下文乃輒呼康叔名而言是正告康叔也王曰封我西土棐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注〕棐輔徂往腆多也我西土之輔左若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庶幾能用文王教不務多于酒故我今能受殷之命也〔疏〕棐輔徂往釋詁文腆多說文肉部文云若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者經之徂字與往字與至于今相應故以徂之言往爲往日也云勸勉康叔戒毖沫邦之人聽從其教則亦當膺受多福是勸勉之也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子乘經德秉恬于威用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疏〕迪字屬上讀恬知列反本或作胖才故反胖才之則坐反胖才故反說文口部云恬安也从口折聲古文作嘉从三吉或作恬从心又心部云慙敬也从心折聲然則哲嘉慙雖三文同字而誼爲敬者毋

寧作悊相心匠反注經常悊敬也我聞在昔殷先哲王之道上畏天之明命下畏小民經常其德秉持其敬咸徧也自成湯徧至于帝乙也帝乙紂父也柳或咸字當在帝乙下屬下讀咸皆也言自湯至于帝乙皆成就王悳敬畏輔相也國語曰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諒同此也柳因卽反屬之欲反疏經常者易屯彖曰君子以經論荀爽注云經者常也悊敬說文心部語云小賜不咸不成民弗歸也莊十年左傳云小惠未徧民弗從也二文實一事而或作咸或作徧故云咸徧也史記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故云帝乙紂父也案易卦泰與歸妹之六五皆云帝乙歸妹乾鑿度云孔子曰泰者正月之卦也陽气始通陰道執順故因此以見湯之嫁妹能順天地之道立教戒之諒也至于歸妹八月卦也陽气歸下陰气方盛故復以見湯妹之嫁以天子貴妹而能自卑順從變節而欲承陽者以執湯之戒是以因時變一用見帝乙之道所以彰湯之美明陰陽之諒也據此則帝乙卽湯也而紘不謂然者此言咸湯咸至于帝乙則帝乙與湯非一人矣故乾鑿度又云孔子曰自成湯至于帝乙帝乙紂之元孫也此帝乙卽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名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絶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教興矣故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案殷本紀商家世數不數兄弟相及者從湯至帝乙十有六世而云元孫之孫又云六世王者蓋言元孫以見恩所殺止更言之孫則无恩見矣孫者通遠近言之雖百世亦孫也六世王者謂六世後之王以恩絶于乙爲六世學者多執泥可也云柳或咸字當在帝乙下屬下讀者謂當讀咸成王畏相爲句也咸皆釋詁文此正訓也自成湯皆至于帝乙則似不詞當逸咸字在帝乙下向下爲諒文似明順但與經文韋異不敢以爲正解故先訓咸爲徧順經文言自成湯徧至于帝乙乃後言柳或當然疑事不敢質言也引國語者周語文晉叔向說昊天有成命之詩之諒也成王不敢康者詩詞也言文王武王皆自勤以成其王功與此言成王諒同敬百姓也韋昭注云百姓百官然則敬百姓亦徧此經畏相之諒雖詩所云謂文武此則謂殷先王言各異指而說不異故云諒同此也惟御事厎乘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厥曰其敢崇飲注崇充也惟是治事之臣其輔治有恭慤不敢自寬暇自逸豫況曰敢充其飲酒之欲乎治直吏反慤苦角反疏崇充釋詁文越在外服侯

匍男衛邦伯越在內服伯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
罔敢湎于酒湎米沇反〔注〕外而眾服之諸侯牧伯內而眾臣以及百
官族姓之致仕家尻者皆无敢湎于酒鄭康成曰飲酒齊色曰
湎〔疏〕鄭注見詩蕩正義云飲酒齊色謂飲酒醉則面盡
紅赤顏色齊一也蕩詩云天不湎女以酒鄭君箋云天不
同女顏色以酒亦解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粵尹人
祇辟辟房益反〔注〕尹正辟法也非徒不敢且亦不暇惟助其君成就
王德使之顯著于以法敬舊中庶反從竹俗書作廿非〔疏〕尹正釋
詁文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酣侯廿反〔注〕後嗣王紂也飲酒
合樂曰酣〔疏〕說文西部云酣酒樂也是謂飲酒而作樂也呂氏
春秋分職篇云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籥等高
誘注云飲酒合樂曰酣　乃命罔顯于群祇保粵怨不易祇之是反
又中匙反〔注〕祇詞也其命令无所顯示于民祇安于作怨之事而不改易〔疏〕祇詞
者謂語詞明此祇不作敬解也易復初九
云无祇悔易釋文引馬融注祇詞也誕惟乃縱淫泆于非彝
用燕喪威義縱子用反喪息宕反義牛奇反〔注〕紂爲酒沱肉林使男女裸而相
逐其間故言大放縱淫泆于非法以燕飲喪其威義詩云既愆
爾止沱徒何反俗作水傍也〔疏〕云紂爲酒沱肉林使男女裸而
非女乃呂反裸郎可反相逐其間者史記殷本紀言紂
大取樂戲于沙邱以酒爲沱縣肉爲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爲
長夜之飲是正其事也劉向列女傳亦云然引詩者大雅蕩篇文其詩
諫厲王无道而託于文王之容殷商則所謂既愆爾止正謂
紂酒于酒德其頌止則即此用燕喪威義之謂故引以爲證　民
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泆盡嘉力反傷式羊反〔注〕盡痛也
民无不痛傷其心而紂惟荒多于酒不思自止息仍然淫泆乃
之言仍也〔疏〕盡痛說文血部文云乃之言仍也者鄭注周禮司
几筵云故書仍爲乃則乃仍同字釋詁云仍乃也
轉相訓則乃爲仍也　辜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粵殷國滅无
注很蠻離息也紂秉心疾很恃有命在天不知畏死惟爲虐以

積罪于商邑于殷國之滅亡會无所悳鑰力系反(疏)很鑰說文
憂釋詁文恃有命在天者酉伯餞黎云王曰於戲我生
不有命在天是紂恃有命在天也恃有天命故不畏死弗惟悳
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烝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愆于殷惟泆馨舊形反腥息形反喪色葬反(注)馨香之遠聞者紂不惟以
明悳之馨香薦祀升聞于天誕惟民之怨气眾羣臣之酒臭腥
聞于上故天降喪亡于殷无愆于殷惟以紂淫泆故遠聞也(疏)
云馨香之遠聞者說文香部文　天非虐惟烝自速烝(注)民之言冥也速召也
言天降喪亡天非虐也惟冥冥昏亂自召烝爾(疏)孝經援神契
鄭箋靈臺詩亦云然故云民之言冥也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
誥(注)言不徒如此多誥欲康叔有所法戒古人有言曰人毋于
水監當于民監(監工陷反下同)(注)監視也湯曰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

不治亂(疏)監視釋詁文湯曰云云商書湯征文也治不猶治亂
也此申說毋監水而監民之意則毋于水監之言猶
在其前矣故引湯言以見經之所以稱古人也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是
隊直類反(注)今惟殷已隕隊其命矣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是乎
監監紂也撫循也謂循商先王之道也時是也指謂殷隕爰閔反(疏)
撫循說文手部文上備言殷先哲王及後嗣王此言監撫于是
故知監謂監紂撫之言循謂循商先王之道也時是釋詁文
予惟曰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
工矧惟爾事服休服矧惟若壽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
辟矧女剛制于酒僞孔本劼毖上有女字據徐鍇本無是說文所引无有茲
圻求圻反父方武反辟必益反(注)劼固毖慎從之劼起頡反壽依注直售反
言記行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若順也壽讀曰疇
圻父謂司馬主封圻之事馬融曰違行也聲謂太史內史在君

之子故曰友友从二又誼猶又也越踰薄迫也農父司徒也保安也宏父司空也辟君也我思念曰固眷殷之賢臣在侯甸男衛之服者況太史內史常在君之踰賢臣百尊官而密近者乎況惟女之執事服職于燕息及朝祭之臣乎況惟順壽萬民之所父迫行萬民之農父順安萬民之宏父三卿所以匡定其君者乎況爾自爲敎令剛制于酒者乎言皆當固眷也

行下孟反朝直遥反

疏　勘固眷並釋詁文鄭注論語八佾云獻猶賢也故云獻賢也鄭注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見禮記玉藻正義周禮云內史掌書王命宣二年左傳云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然則內史記言太史記行也云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見正義說文木部云休息止也故云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若順釋言文也詩所父正義引鄭注云順壽萬民之所父所父謂司馬主封所之事則鄭君訓若爲順讀壽爲壽聲爲補其誼而用其注焉案毛詩所又傳云所父司馬也職掌封所之兵甲此鄭君所本也馬注見釋文釋詁云違違也毛詩殷其雷傳云違去違有違去之誼故爲行也聲謂太史內史在君之子將生也恒公使卜楚邱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子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是其宜在公之而以手文著其誼則友爲在之誼故又申之云友从二又誼猶又也友从二又說文又部文也越踰說文足部文之韋昭注云薄迫也周禮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敎稼穡樹執則農事屬司徒詩毛傳鄭箋皆輒有是訓也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所父農父既是司馬司徒則宏父自是司空可知故云宏父司空也辟君釋詁文鄭君以若壽爲順若保爲順安萬民也司徒主敎故曰順安萬民也此承勘恙之文歷告以所當勘恙者故云言皆當固

畢或誥曰羣飲女勿佚盡執拘獻以歸于周尋其殺

孔傳畢羣也

本拘作拘无獻字玆从徐注鐍本說文所引拘火河反〔注〕佚縱拘撟也獻當爲瀗壞字也瀗議羣也从水獻聲水取其平也其有告女以羣聚飲酒者女勿縱佚盡執拘而平議其羣以歸于周其當殺者我其殺之戒康

未毋專殺撟虛爲反〔疏〕說文手部云失縱也失者古佚字也故獻牛列反〔疏〕云佚縱拘撟亦說文手部文南唐徐鉉

及其弟錯皆肄習說文凡有所不解者鉉輒以意增損改竄錯則雖有未達仍守舊文不敢改易錯本說文手部柯字下引周書曰盡執柯鉉本所引无獻字蓋說文引此經于柯字下故書而改柯爲拘獻字則據之以削去吾从錯本可也惟是獻者進于上也卽是歸于周也不應重累其文故云獻當爲瀕瀕字也蓋書字容有破壞而損其偏旁者瀕字水傍摩滅則爲獻矣故曰壞字若鄭注禮記擅弓云衣當爲齊壞字也云瀕議皇也从水獻聲者說文水部文云水取其平也者案說文申說瀕字从水之意云與法同意其鷹部解濛字云平之如水从水皆有取乎平誼也云其當殺者我其殺之者周家寬厚成王又是賢王經言尋其殺雖冢盡執之文必不謂盡殺之正謂擇其當殺者殺之爾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注惟工之惟衍字也有讀當爲又鄭康成曰斯析也聲謂享獻也又惟殷之爲紂所道之諸臣工乃沉湎于酒是其久染惡俗故非不可化道者勿用殺之姑且教之又分析其明用我教者獻之古者諸侯有獻士于天子之制道徒報反疏云惟工之惟衍字也者臣惟工之云不辭不

云諸臣工爲明順故以惟爲衍字僞孔傳說雖有惟字僞孔固不可信且甚支離不足據也但相沿既久不敢削去姑存之而曰爲衍字可也云有讀當爲又者古文或以有爲又大誥咈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召誥咈曰其有能矜謀自天以及詩終風云不日有曀皆是也此文有字亦作又讀乃合經意墓門詩云夫也斯之毛傳云斯析也箋以斯析也詩釋文引鄭注尚書云斯析也以證毛訓所引鄭注未明言何篇之注尋繹二十九篇之中鴻範金縢皆有兩斯字皆不可訓爲析惟此經斯字必作析解乃合故以鄭注屬于此焉享獻釋詁文云又分析其則用我教者獻之者上言有享皆以歸于周則賢者亦當獻之于上下言不用教者我弗恤之則用教者自當錄用參之上下文以享爲獻其誼確矣禮記射誼云古者諸侯有獻士于天子之制云古者天子之誼言此者以證成享爲獻士于天子故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蠲古玄反時俗音古閑反注恤收蠲絜也言教之而乃不用我教詞惟我不憂恤之此其人將不絜于女之政事言其傷化也是當同于誅殺之皋絜今泉反疏恤收說文心部文蠲絜毛詩天保傳誼也云言其傷化也者不絜謂濁亂也濁亂乃事則是傷害教化也王曰封女典聽朕毖勿辯乃司

舉湎于酒（注）勿猶弗也辯古偏字上既歷告以所當劼毖者此承上而言女常聽我之告毖若弗偏毖女之有司則民終湎于酒不可化矣（疏）勿是禁之之詞于此則不可作禁之詁詩王風云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也是古文有以勿爲弗者故云勿猶弗也鄘注義禮鄉飲酒禮及燕禮皆云今文辯皆作徧故云辯古徧字云上既秝告以所當劼毖者女典聽朕毖是承上劼毖而言也此言王曰封予往曰若圭璧（疏）此酒誥逸文引見尚書大傳案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豈此文在脫簡中間梓材弟七十七

周書十七　尚書十六

王曰封以孚庶舉暨孚臣達大家以孚臣達王惟邦君（注）達通也大家卿大夫有采地者之家鄭康成曰于邑言達大家于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聲謂如鄭君說則經惟字蓋誤也當爲暨暨與也以臣民達大家則聯上下之情以臣達王與邦君則聯邦交之詁（疏）說文辵部云通達也玄云達通轉相爲訓也鄭注周禮載師云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則家邑不兼卿此云大家卿大夫有采地者之家者禮記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鄭注云上大夫曰卿是卿亦大夫也孟子萬章篇云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是卿亦偁家故總言卿大夫有采地者之家鄭注周禮家司馬敘官云家卿大夫也鄭注見正義云于邑言達大家者大家皆有采邑故云于邑謂國中之都邑也云于國言達王與邦君者王與邦君各君其八國故云于國是通言國也云王謂二王之後者以王與爲二王後聲謂如鄭君說則經惟字蓋誤也當爲暨暨與也者惟字无訓與者若經是惟字鄭君必不云達王與邦君據鄭言達王與邦君則鄭本尚書必作以孚臣達王暨邦君暨之言乃爲與也僞孔氏强改經字以就其謬說故作惟爾今僞孔書單行无他本以校正其誤故不敢于注中辨之故云蓋誤也當爲暨云蓋者謙不敢質言也暨與釋詁文孟子離婁云爲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也以臣民達大家則一國之情皆通故云聯上下之情

以臣達王與邦君謂使其臣往來媾問故云聯邦交之誼女若恆粵曰我有師師〔注〕恆常也聯上下之情聯邦交之誼是常典也女順此常典聯邦交之誼則與諸侯朝媾會同攷禮正刑一悳以尊天子于是曰我有以相師法矣朝直俗反媾匹正反經典相承作聘〔疏〕恆常釋詁文案說文聘訪也媾問也則當作媾周禮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媾也世相朝也鄭注云此皆所以習禮攷義正刑一悳以尊天子也故云聯邦交之誼則與諸侯朝媾會同攷禮正刑一悳以尊天子攷禮政刑一悳以尊天子者禮記王制文攷禮正刑一悳是與諸侯相講習以攷正得失故云有以相師法矣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畢君先敬勞力報反注及下同〔注〕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尹正也正大夫也旅眾也謂眾士也厲虐也亦古掖字女順常典聯上下之情則臣下皆自敕戒曰予慎毋虐殺人于是掖助其君以敬勞民爲先務〔疏〕云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者鄭注禮記內則云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案兼職者禮王制正義引崔

靈恩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家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尹正釋言文旅眾釋詁文承三卿之下而言尹旅故以尹爲大夫旅爲士也逸周書謚法解云殺戮无辜曰厲故云厲虐也云亦古掖字者說具咎繇謨疏云以敬勞民爲先務者務趣也先務謂以爲先而趣務之若孟子盡心云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是囂徂厥敬勞囂徂姦宄殺人秅人宥囂息利反殺人屬上爲句〔注〕囂遂徂往也遂往敬勞民遂往詳察姦宄殺人之人詰姦所以安民也于是閱秅皐人有所寬宥〔疏〕說文眚部文引堯典囂類于上帝史記五帝本紀引呂叔王注國語肆夏云肆遂也囂肆古今字也徂往釋詁文云詰姦所以安民也者欲見詳察姦宄殺人之人即是敬勞民之事囂亦見畢君戕敗人宥見亦燕反注同〔注〕遂掖持而見于君以事謂以閱秅皐人之事獻于君也戕殺也敗衍字戕人宥者皐人有殺有宥也既獻于君獄乃成戕人宥今文作彊人有

君也禮記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鄭注云讞之言白也是勦獄必白于君故解此經云然也擇文引馬注云戕殘也案殘是加虐殺之仁君之言當止言殺必不謂加虐殺之鄭注周禮大司馬職訓戕爲殺故云戕據今文作彊人有戕彊宥有昔聲相近宥有旦字相似由是而誤以相比況則不應有敗字但不更有他證故不敢削去姑存之而目爲衍字可也云戕人宥于戕宥之間言之是以戕與宥意若義禮士冠禮云若殺則特豚覡合升鄭注云煮于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覡覡合升者之合字通毋上下爲誼又如周云三物有清有濁是亦以醴醫醴酏通毋上下爲誼是古書文詞有然者故此亦以人字通毋之猶待讞于君此戕人宥則既讞而後應殺宥乃定也云今文作彊人有者見王充論衡詳下疏

〔疏〕云遂掖持而見于君以事謂以閹秬皋人之事讞于君也者承上秬人宥而言鬻亦見秬君事是持所閹秬之事以白于君也禮記文王世子云獄成有司讞于公鄭注云讞之言白也是勦獄必白于君故解此經云然也擇文引馬注云戕殘也案殘是加虐殺之仁君之言當止言殺必不謂加虐殺之鄭注周禮大司馬職訓戕爲殺故云戕據今文作彊人有戕彊宥有昔聲相近宥有旦字相似由是而誤以相比況則不應有敗字但不更有他證故不敢削去姑存之而目爲衍字可也云戕人宥于君而後應殺宥乃定也云今文作彊人有者見王充論衡詳下疏王啓監乃亂爲毒監吉嚴反下並同爲于僞反注同

〔注〕監謂諸侯監一國亂治也言王者開置諸侯使監其國其治爲民也今文作王開賢厥率化民聯上彊人有讀

誤解不詞之甚治直吏反〔疏〕周禮太宰云立其監鄭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乃亂爲民故云監謂諸侯監一國用書曰王啓監乃亂爲今文及其說者王充論衡效力篇云秬材云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于禮誼故能開賢其率化民案戕聲近彊宥聲同有而字亦相似自左傳臣而誤爲賢毒與厥古今字古亂字或作亂故說作率爲化亦聲相近此皆致誤之由因此譌字而妄爲諺解支離庸劣誼不可曉故云是承譌字而誤解不詞之甚春秋襄五年書吳人鄫人公羊傳云吳何以稱人于此也知此是今文說者鄭君習古文鄭注周禮引作王啓監乃亂爲率是古文矣則云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自是今文矣毒亂爲率典篇首正義引鄭君書贊云歐陽氏失其本誼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斷據此經之說則今文說大槩可知宜其爲鄭君所譏也曰毋昏戕毋昏虐至于矜婦合緜以容矜古昏反僞孔本作哀敬以彼況此則本作敬不詞案呂洲云哀矜折獄僞孔此敬字乃僞孔氏所改當作矜矜子讞反正義本作屬玆从說文所引

〔注〕昏相也矜讀曰鰥嫠婦孕婦也王者昌監之命曰毋相

殘殺母相暴虐至于鰥寡孕婦皆繇以包容之使不失職孕于朕反
疏晉相釋詁文云嫋婦孕婦也者孕是裹妊也則是孕婦也王其效邦君越御
說文女部云嫋婦人妊身也葛反正義本作曷茲
事毖命害以引養引恬害河葛反注同古定本恬狹拈反注引長恬安
也王者責效國君及共治事者其命何以哉惟欲其長養民長
安民而已疏引長釋詁文說文心部文云其命何以哉者害之言何也自古王若茲監罔
鹵辟皮益反注同注自古王者如此啓監无所任乎刑辟惟曰若稽
田既勤專畜惟其陳修爲毖畜亾注稽猶計也計其廣袤爲之
經制也畜發土也畜畜吁也亾古畎字言爲國如稽田既勤力以
布發其土當思陳列修治爲其畜畎以諭爲國當先立綱紀廣古
況袁反鄭注周禮宮正職云稽猶攷也計也故云稽猶計也
門澈反疏云計其廣袤爲之經制也者東西曰廣南北曰袤謂
計度其地使縱橫分數若一而規畫之若匠里而井井間爲之
溝二十里爲成成間爲之洫二百里爲同同間爲之川是也云

畜發土也者鄭箋大田詩云民以利耜薅發所受之地是畜
爲發土也畜畜吁說文畜部文畜从畜三其吁畫故爲吁也說文
亾部云畎篆文亾則亾爲古畎字矣云以諭爲國當先立綱紀
者此以下凡三設諭當有次第正其經畎但大段規模初定若
譬猶爲國之先立綱紀也若作室家先勤垣墉惟其堲墉乃
垣于元反墉余封反此及下兩堲字正義本皆作塗茲從隸古
定本堲讀若杜茲喈以爲涂則音同都反既旣反茨夕私反
注馬融曰牆鬼曰垣高曰墉既旣堲色聲謂堲猶涂也堲墉以堲涂
牆也茨以茅葦蓋屋也此諭政事修舉乃爲有成堲阿馬注
文說文土部云垣牆也釋宮云牆謂之墉書大傳云天子賁牆各反疏見釋
賁大也言大則高可知國語吳語云君有短垣而自踰之則垣
是卑者矣故云牆鬼曰垣高曰墉墉堲色者釋宮云牆謂之
堲說文土部云堲白涂也然則堲色白色也謂以蜃灰飾牆使
白若周禮掌蜃職所謂白盛之屬也聲謂堲猶涂也堲墉以堲
涂牆也者堲之言閉茲堲墉聯文不可訓堲爲閉說文土部云
既旣仰涂也堲云堲猶涂下文堲丹臒聲相近蓋段喈
謂以丹臒涂器物則堲之爲涂謂審矣云茨以茅葦蓋屋者說
文艸部文云此諭政事修舉乃爲有成者爲國者必庶
政具舉乃能有成功猶作室者必堲墉茨然後成室若作梓

材死勤樸斲惟其斲丹臒梓郎里反樸匹角反斲中角反臒字從說文丹部所引隸古定本同臒乙反〔注〕梓材木材之美者樸木素也斲斫也馬融曰臒善丹也鄭康成說以山海經曰青邱之山多有青臒聲謂然則臒有丹有青也言治梓材以爲器既斫治其素質當加以采色以諭國既治理更須修明制度典章使粲然可觀也梓字或作杼聲聞之師曰杼者子道也樸斲丹臒諭父子繼業故篇名誥焉斫之若直吏反杼〔疏〕國語楚語云如杞梓皮革焉楚實遺之韋昭注云杞梓美材也故云梓材木材之美者云樸木素也者說文木部文木素謂木之素質未斫治者釋文引馬注云未成器也意略同也斲斫說文斤部文馬注見釋文云臒善丹也者說文丹部亦云然也鄭注見正義引山海經者案南山經云青邱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臒是其文也據馬注及鄭君所引則丹臒丹青二色故云然則臒有丹有青也云以諭國既治理更須修明制度典章使粲然可觀也者國既平治須有制度典章以潤色其治以爲國華猶治器既成須加采色乃華美此最後之諭故及于文飾之事也云梓字或作杼者伏生大傳作

杼材故釋文云梓本亦作杼云杼者予道也者大傳杼材傳文也樸斲丹臒事有相須猶父子繼業云故篇名取誥焉者杼之材是以諭之言而以名篇是必有取乎父子相繼之意也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裒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夾今陝反〔注〕自此以下不似成王之言意康赤荅戒成王故聯合于此與參觀上下文亦可知矣裒聚來享獻也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方並也言今王當思念曰先王以勤用明德裒聚來獻作動其兄弟之國並來朝獻亦諸侯以爲夾輔于是眾國來獻作動其兄弟之國並來朝獻亦皆以視法先王用明其德與妄茹反〔疏〕此言今王及下言肆王朝直遥反惟王皆不應出于成王當是臣下所傳說其詞意亦似成王之言夫既非成王之似臣戒君之語且上文取諭梓材推求其故而云意康赤荅戒成王故聯合于此與以是推測之詞故云與以疑之蓋史官因是荅戒成王之言遂與王之誥詞同錄而未皇識別若康王之誥命異篇因是康王報誥之詞

今文家遂以合于顧命同爲一篇矣云參觀上下文亦可知矣者上言達王惟邦君是諧康叔聯邦交之誼此下勉王和叡先後迷民上終之以杼其國此下終之以惟王子子孫孫永保邦上諧康叔養民安民此下勉王和叡先後迷民上終之以杼其國此下終之以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林意取父子相繼世守其國此下終之以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以此上下兩文合比觀之若重規疊矩无不合者亦可知是苔戒之詞矣裘來釋言文亨獻釋詁文云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者鄭君注義禮媾禮記云然也案成二年左傳云晉與魯衛兄弟也是同姓爲兄弟釋親云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云婦之黨爲姻兄弟又韓非子說難鄭武公以女妻胡君而曰胡兄弟之國也是婚姻甥舅爲兄弟也鄭注義禮鄉射禮云方猶併也又云並併也故云方並也

注后繼體君也后之言後對先王言故曰后式用也人讀若集

后能用先王之常典以和人諸侯則衆國大來朝享矣朝直遥反〔疏〕云后繼體君也者說文后部文云后之言後者鄭君注禮記曲禮詛也后亦王也上傳先王丕不言王而曰后蓋取後諸故云對先王言故曰后式用釋言文

皇天旡附中國蠻越旡曁土于先王肆王惟恵用歜叡先後迷民用叡先王受命附僞孔本作付釋文云付馬本作畀說文卧部云付與也从寸持物以與人从卩寸手也

作附吕寧从馬叡正義本作懌釋文云字又作叡當从叡先後上悉茜反下河豆反注肆今也歜叡說也謂安集之先後謂教道之迷惑也迷民未服从之民也叡終也皇天既附中國之民與其曁土于先王矣今王惟恵之用以歜說先後此迷惑之民用終先王受命之功也說于曼反〔疏〕肆今釋詁文釋詁叡說同訓樂故云歜叡說也毛詩緜傳云相道前後曰先後故云先後謂教道之迷惑釋言文云迷民未服从之民也者康誥云今惟民不靖未厌厥心迪畏未同是民猶有未服从之民矣叡終說文支部文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注已詞監臨也言如此臨民惟欲至于萬年无曁惟王子子孫孫長保有斯民矣〔疏〕已詞謂語詞也說文臥部云監臨下也故云監臨也

皇清經解卷三百九十五終

漢軍生員樊封校